

國文精選叢書

中國文學批評論文集



葉楚傖主編  
王煥鑣編註

正中書局印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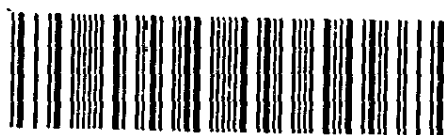
國文精選叢書

中國文學批評論文集

葉楚傖 主編  
王煥鑣 編註



正中書局印行



3 0663 1501 5

## 序言

我國幾千年來，一般聰明才智之士，受了科舉取士的影響，幾於百事不管，把一生光陰都用在文學上。所以科學工業等等，一切都不發達，惟有文學光輝日新，始終不衰，體裁也愈變愈多，幾乎一時代有一時代的特色。不過論文的專著，卻極不發達。現在流傳的，只有劉勰文心雕龍，是一部有系統有價值的名著。餘如劉知幾史通，章學誠文史通義，雖頗有精采，但重在史學方面，不是專門論文。專門論文有名的書，如藝文類聚，文章流別論，傅亮續文章志，又散佚不傳，現在只能從太平御覽，文選注等書中輯出若干條，不能窺其全豹了。至如宋李耆卿文章精義，王正德餘師錄，陳騃文則，王應麟辭學指南，元陳繹曾文說，明宋濂文原文斷，楊慎文事文藝，王文祿文脈，朱荃宰文通，不過數十種；清代的著作，比較多些。總之是發抒個人的心得，隨手割記，散而不該，偏而不全，不能和文心雕龍相提並論。可見中國文家，向來是不喜歡做大部的書，來議論文章的。所以他們對於文學的意見，只有在寫信給朋友，或是做詩文集序跋等文的時候，盡量地發抒討論。現在要研究他們的見解，除了從各家文集裏，搜羅些斷簡零篇，更沒有好的方法。

他們論文的方面是很多，有的討論文學的界說，有的討論文學的起源，有的討論文學的內容，——感情，思想——至於文章的體裁，流別，標準，作法……等等，也隨在可以發現他們研究的結果。現在選這本書，雖沒有把他分類，假使讀者從這裏面，就每一題目，作個有系統的研究，也可以得一概念。

論文的始祖，要算孔子了，孔子在易經上說，「修辭立其誠」，又說，「言有物，言有序。」在論語上說，「辭達而已矣。」寥寥數語，後世文家卻奉爲圭臬，不能跳出他的範圍。孔子要「修辭立其誠」，即是不打誑語。凡後世帝王欺百姓的詔誥，文家諛慕的墓誌，恭維人的壽詩壽序，一切言過其實的作品，皆不算佳文。孔子要「言有物」，即是要內容充實。如敘述政教制度，描寫人情風土，發抒個人的真知灼見，烈情熱腸，使人有所依據，有所感發興起，方謂之文。凡一切矯揉造作，無病呻吟，搭空架子的文章，皆在所屏棄了。孔子要「言有序」，序即有次序的意思。凡後世「文法」「修辭學」之類，總不外乎求一個「言有序」，可見魯莽滅裂，亂雜無章，便不得謂之文了。孔子要「辭達」，是要將胸中要說的話，能完全達出，沒有一毫的缺憾，方算盡達的能事。若是艱深晦澀，格磔鉤轉，便非佳文。如樊宗師的文章，有意「句斷欲學盤庚書」，韓退之卻以爲「文從字順」，我們讀來，總覺得晦

澀了。孔子所提出的幾點，已成了千古顛撲不破的標準，沒有人能非難的。不過文章的體裁，既隨時代不同，文人的好尚，便不能一致。秦漢有秦漢的風格，魏晉六朝有魏晉六朝的風格，唐宋八家有唐宋八家的風格，入主出奴，是丹非素之見，是文人所不能免的。其實各有各的好處，不必互相非笑的。在能文的人，確達了一種境界，說幾句畸輕畸重的話，尚不爲過。最發鬆的，是一般毫末研究文學的人，學會了一些門面話，便也依草附木，搖旗吶喊，真是可怪可憐呢。現在選的文章，也免不了有門戶之見，惟在舉者，平心靜氣，不存成見的讀好了。

我國學者，受儒家思想的影響最深，以爲一切文學美術，和道德是不可離的。離了道德，文學美術，便不能登峯造極。這種見解，和希臘人有點相同。希臘人定最高尚的人格，要「善與美合一」。西洋古學派的作者，從希臘到現在，如但丁，米爾頓，葛德，約翰生，卡萊爾，愛謀孫，安諾爾德諸人，總能合這「美善合一」的標準。我國的文人尤其是散文作家，也大多數是「蓄道德，能文章」的，這般人都是實行家，不是空言的。因此浪漫派文學，在我國不能發達，或曇花一現，不久便消滅了。「美善合一」是我國的優點，應當繼續效法保存的。現在有一般人，對於這種思想，發生厭倦的心理，又因他能束縛行爲，不能任意放縱，感覺極端的不便，所以要把他推翻，另用浪漫派來代替。其實古人的學

說，何曾動搖得分毫，不過這種放蕩浪漫的思想，引起了社會無數未成熟的青年的苦惱，這又何嘗是文學的進步呢？我現在編這本書，是要叫青年讀者們曉得前人論文的本來面目，不肯將他一筆抹殺，至於其他的理想，也同樣的介紹。但是限於篇幅，不能盡量選出，須向讀者抱歉的。

參攷書舉要

文心雕龍注

今人范文瀾注。北平文化學社出版。

史通通釋

清浦起龍釋。商務印書館萬有文庫本。

文史通義

清章學誠撰。商務印書館國學基本叢書本。

藝舟雙楫

清包世臣撰。商務印書館國學基本叢書本。

藝概

清劉熙載撰。開明書店出版。

文品彙鈔

今人郭紹虞輯。北平國社出版。

論文雜記

劉師培著。北平國社出版。

中國文學批評史

今人陳鐘凡撰。中華書局出版。

中國韻文通論

今人陳鐘凡撰。中華書局出版。















詩序

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

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

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至於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性情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

詩

序

一



820.71  
118  
3



(南)

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

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

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

### 【傳略】

卜商，字子夏，衛人也，孔子弟子，爲魏文侯師。

### 【結構大旨】

文分五段，自首至「教以化之」爲第一段，詳釋關雎一篇之旨。「詩者志之所之也」至「移風俗」爲第二段，泛論詩之起源及其功用，蓋關雎爲詩經首篇，故于序中舉詩之大綱。「故詩有六義焉」至「詩之至也」爲第三段，言詩之六義，先總後分。「主文而譎諫」一節，指作詩者而言。「國史明乎得失之迹」一節，指采詩者而言。「然則關雎麟趾之化」

至「王化之基」爲第四段，釋周南召南之義。「是以關雎樂得淑女」至末，復詳釋關雎一篇之義。

### 【注釋】

①關雎，詩國風篇名。

②后妃，指文王妃太姒，或謂泛指爲王后妃者。

③孔穎達曰：「儀禮鄉飲酒禮，乃合樂周南關雎，是用之鄉人也，燕禮遂歌鄉樂周南關雎，是用之邦國也。」

④上風字，讀平聲，指國風之風。下風字，讀去聲，風化之意。

⑤下之字，往也，向也。

⑥中，謂心也，形見也。

⑦鄭曰：「聲謂宮商角徵羽也。聲成文者，宮商上下相應。」

⑧經，治也。

⑨孔曰：「詩之六義，以風爲先，風之所用，以賦比興爲之辭，故於風下，卽次賦比興，而後次以雅頌，雅頌亦以賦比興爲之。」賦者，鋪陳物事也，比者，比方於物，興者，託事於物，比顯而興隱，毛詩特言興也，爲其理隱故也。

⑩主文謂立辭主於文雅，諷，誘也，謂以微言誘諫人君，不直言也。

⑤鄭志云：「國史采衆詩時，明其好惡，令譬諫歌之是也。」

⑥孔曰：「風言諸侯之政，行風化於一國，以其狹故也。雅言天子之政，施齊正於天下，以其廣故也。」馬其昶《毛詩學》曰：「按風雅之分有二，此以所被之廣狹言，上文「故曰風」云云，是以體製言，雅多直陳，雅者正也，風則諷喻也，體製不同，故雖天子詩，亦有入國風者。」

⑦孔曰：「訓頌爲容，解頌名也，成功告神，解頌體也。」

⑧史記云：「關雎之亂，以爲風始，鹿鳴爲小雅始，文王爲大雅始，清廟爲頌始。」

⑨麟趾，詩國風篇名。

⑩鄭曰：「從岐周被江漢之域。」

⑪鶴巢麟趾，詩召南二篇名。

⑫馬其昶曰：「於周南言化自北而南，於召南言先王之所以教，互文也。周召雖同施先王之教，而凡陝東之國，主之周公者，尤欽聞周家先德，如關雎麟趾諸篇，多詠王室內事，故云諸侯之風。若召南諸詩，則多詠侯國事，故曰諸侯之風。其曰「繫」者，以諸國非盡二公采地，特分主東西而繫之云爾。」

⑬即端本之道也。始，本也。

◎憂，說文和之行也，今通作優。進賢而不淫其色，爲優點之所在，卽論語所謂聞唯樂而不淫也。

◎此教語引申論辨「哀而不傷之意。」王肅曰：「哀窮寤之未得，思賢才之良質，無傷善之心焉，若苟慕其色，則善心傷也。」

## 史記司馬相如傳贊

司馬遷

太史公曰：「春秋推見至隱，◎易本隱之以◎顯，◎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小雅譏小己之得失，其流及上。◎所以言雖外殊，其合德一也。相如雖多虛辭濫說，然其要歸，引之節儉。◎此與詩之風諫何異？揚雄以爲靡麗之賦，勸百風一，猶馳騁鄭衛之聲，曲終而奏雅，不已虧乎？余采其語可論者著于篇。」

### 【傳略】

司馬遷，字子長，夏陽人，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間，年十歲誦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浮沅湘，北涉汶泗，講學齊魯之邦，過梁楚以歸，仕爲郎中，奉使巴蜀，還爲太史令，李陵降匈奴，武帝怒甚，遷極言陵忠，下腐刑，乃輸金匱石室之書，上起黃帝，下止獲麟，作史記百三十篇，序事辨而不華，質而不俚，詞向揚雄皆稱爲良史之材。



【結構大旨】

稱誦相如辭賦合於經旨，先旁文，次及相如正文，未引揚雄語，明辭賦末流之失。

【注釋】

①章昭曰：「推見事至於隱諱，謂若晉文召天子，經言『狩河陽』之屬。」

②索隱曰：「李奇曰，隱，猶微也，言其義彰而文微，若隱公見弑，而經不書，諱之也。」

③張文虎史記札記：「之以漢書作以之，據索隱則所見史本，與漢書同，今本誤倒。」

④章昭曰：「易本隱微，妙出爲人事，乃顯著也。」

⑤索隱曰：「虞喜志林曰，『春秋以人事通天道，是推見以至隱也，易以天道接人事，是本隱以之明顯也。』」

⑥章昭曰：「先言王公大人之德，乃後及衆庶也。」

⑦索隱曰：「張揖曰：『謂文王公劉在位，大人之德，下及衆民者也。』」

⑧章昭曰：「小雅之人，材志狹小，先道己之憂苦，其末流乃及上政之得失也。」

⑨索隱曰：「張揖云：『己，詩人自謂也，己小有得失，不得其所，作詩流言，以諷其上也，故詩緯云：小雅譏己得失，及之於上也。』」

相如本傳，「請爲天子遊獵之賦，上令尙書給筆札，相如以子虛，虛言也，爲楚稱，烏有先生者，烏有此事也，爲齊難，亡是公者，亡是人也，欲明天子之義，故虛藉此三人爲辭，以推天子諸侯之苑囿，其本章歸之於節儉，因以風諫。」

## 法言問神篇節錄

揚雄

君子之言，幽必有驗乎明，遠必有驗乎近，大必有驗乎小，微必有驗乎著。無驗而言之謂「妄」。君子妄乎？不妄。

言不能達其心，書不能達其言，難矣哉！惟聖人得言之解，得書之體，白日以照之，江河以滌之，灑灑乎其莫之禦也。面相之辭相適，揜中心之所欲，通諸人之嚙嚙者，莫如言；彌綸天下之事，記久明遠，著古昔之喑喑，傳千里之恣恣者，莫如書。故言，心聲也；書，心畫也。聲畫形，君子小人見矣！聲畫者，君子之所以動情乎。

### 【傳略】

揚雄，字子雲，蜀郡成都人，好爲沈深之思，著太玄以儷易，法言以儷論語。（四庫提要謂方言疑後人依託，非雄所撰，）混揚諸賦，文章殊絕，訓纂諸書，於小學亦深。惟仕王莽，爲後人嘖議耳。

【結構大旨】

「君子之言」段。蓋取《易》經「修辭立其誠」之意，而演之也。幽微遠大之境，易於向壁虛造，故必有驗於今，始可不刊，否則言辭雖工，終爲誕妄而已。「言不能達其心」段，發揮言書之效用。

【注釋】

①上句係問語，下句係答語。

②司馬光曰：「難以明道也。」

③聖人發言成教，肆筆成典，故能得其解與體也。

④宋咸曰：「有所發明，如白日所照，有所蕩除，如江河所滌，浩浩洪盛，無能當之者。」

⑤「面相」猶「面對」也。此謂對面之時，直接以言通意。

⑥捨引也，音同虛反。

⑦噓噓，猶憤憤也。吳秘曰：一作「噓噓」，猶聲聞也。通衆人善惡之聲。噓音晉。

⑧噓噓，目所不見，恣恣，心所不了，古昔難知之迹，千里難了之情，有暫記之，不難得之於耳目之近也。

⑨言書皆由心出，故謂之心聲心畫。

◎宋咸曰：「君子所動情者道，小人所動情者利，各見其言查矣。」

## 論衡書解篇節錄

王充

或曰：「士之論高，何必以文？」答曰：「夫人有文，質乃成。物有華而不實，有實而不華者。易曰：『聖人之情見乎辭。』出口爲言，集札爲文。文辭施設，實情敷烈。夫文德，世服也；空書爲文，實行爲德，著之於衣爲服。故曰：『德彌盛者文彌緝，德彌彰者文彌明。』大人德擴其文炳，小人德熾其文班，官尊而文繁，德高而文積。」華而晚者，◎大夫之簪，曾子寢疾，命元起易。◎由此言之，衣服以品，賢賢以文爲差，愚傑不別，須文以立折。◎非唯於人，物亦咸然。龍鱗有文，於蛇爲神；鳳羽五色，於鳥爲君；虎猛毛蚡蚴，◎龜知背負文，四者體不質。◎於物爲聖賢。且夫山無林則爲土山，地無毛則爲瀉土。◎人無文則爲樸人。土山無麋鹿，瀉土無五穀，人無文德，不爲聖賢。上天多文，而居土多理。二氣協和，聖賢稟受，法象本類，故多文彩，瑞應符命，莫非文者。晉唐叔虞，◎魯成季友，◎惠公夫人，號曰仲子，◎生而怪奇，文在其手。張良當貴，出與神會，◎老父授書，卒封留侯。河神放出圖，洛靈放出書。◎竹帛所記，怪奇之物，不出潢滂。物以文爲表，人以文爲基。棘子成欲彌文，◎子貢譏之，謂文不足奇者，子成之徒也。」

【傳略】

王充，字仲任，上虞人，嘗爲掾功曹。永和二年徙家，辟詣揚州部丹陽九江廬江，後入爲治中，章和二年罷州家居。著論衡八十餘篇，傷時命之癢，疾世俗之僞，持論往往偏激失中。問孔刺孟諸篇，至與聖賢相抗，尤所謂能言人所不敢言者。

【結構大旨】

自首至「德高而文積」論有德者必有文之旨。「華而晚者」至末，論人之賢愚，判於有文無文。雜引譬喻事實以證明其說。篇中多有協韻處，如「文」「成」相協，「服」「德」「服」相協，「積」「養」「易」相協，「別」「折」相協，「然」「文」「神」「君」「翰」「文」相協，「鹿」「穀」相協，「友」「子」相協，「侯」「圖」「書」「滂」相協，「基」「之」相協。

【注釋】

- ①華者，畫飾之美好，晚者，節目之平淺，養，尊也。
- ②語詳禮記檀弓。
- ③折，分也，愚傑以文而分。
- ④切論，疑紛綸之誤。

④龍鳳虎龜，四者皆有文彩，故曰「不質」。近人孫人和論衡舉正謂「不」當作「文」，非是。

⑤瀉，鹵也。

⑥左昭元「呂姜方震，夢帝謂「命而子虞」及生，有文在手曰「虞」遂以命之。」

⑦左閔二昭卅二「生而有文，在手曰友，遂以命之。」

⑧左隱元「孟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爲魯夫人。」」

⑨張良見黃石公事，詳史記留侯世家。

⑩易經「河出圖，洛出書。」

⑪論語顏淵「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爲？』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設君子也，網不及舌，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鞞，猶犬羊之鞞。』」  
「鞞」通作「弭」，弭，滅也。

### 漢書司馬遷傳贊

班固

贊曰：「自古書契之作，而有史官，其載籍博矣。至孔氏纂之，上繼唐堯，下訖秦繆。唐虞以前，雖有遺文，其語不經，故言黃帝顓頊之事，未可明也。及孔子因魯史記，而作春秋，而左丘明論輯其本

事，以爲之傳，又箋異同爲國語。又有世本，錄黃帝以來至春秋時，帝王公侯卿大夫祖世所出。春秋之後，七國並爭，秦兼諸侯，有戰國策。漢興伐秦，定天下，有楚漢春秋。

故司馬遷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接其後事，訖于天漢。其言秦漢詳矣，至于采經撫傳，分散數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牾。亦其涉獵者廣博，貫穿經傳，馳騁古今，上下數千載間，斯以勤矣。又其是非，頗繆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遊俠則退處士而進姦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此其所蔽也。然自劉向揚雄，博極羣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

嗚呼！以遷之博物洽聞，而不能以知自全。既陷極刑，幽而發憤，書亦信矣。迹其所以自傷悼，小雅巷伯之倫。夫唯大雅，既明且哲，能保其身，難矣哉！

【傳略】

班固，字孟堅，安陸人，九歲能屬文，及長博覽載籍，漢明帝奇之，以爲郎，典校祕書，續父所著漢書，積思二十餘年，至建初中乃成，當世甚重其書，後遷玄武司馬。帝會諸儒講論五經，作白虎通德論，令固撰集其事。竇憲出征匈奴，以固爲中護軍，行

中郎將事，憲敗，洛陽令種兢捕繫固，死獄中。

【結構大旨】

首段敘歷代史書沿革，爲遷史所本。第二段評遷史之得失，末段惜遷之不保其身。

【注釋】

①師古曰：「纂與撰同。」

②師古曰：「非經典所說。」

③服虔曰：「關東六國，與秦七國。」

④師古曰：「據，拾也。音之亦反。」

⑤如淳曰：「梧讀如注，相觸注也。」師古曰：「抵，觸也。梧，相支柱不安也。梧，音悟。」

⑥劉德曰：「俚，鄙也。」

⑦師古曰：「核，堅實也。」

⑧應劭曰：「言其錄事實。」

⑨師古曰：「言其報任安書，自陳已志，信不謬。」

⑩師古曰：「卷伯，奄官也。遇讒而作詩，列在小雅，其詩曰：『萋兮非兮，成是貝錦。』是也。」



○鍾古曰：「尹吉甫作豳民之詩，以美宣王，而論仲山甫之德，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詩列於大雅，故贊云然。」

## 漢書藝文志詩賦略序

班固

傳曰：「不歌而誦謂之賦。」登高能賦，可以爲大夫。○言感物造端，材知深美，可以圖事，故可以爲列大夫也。古者諸侯卿大夫交接鄰國，以微言相感，當揖讓之時，必稱詩以諭其志。蓋以別賢不肖，而觀盛衰焉。故孔子曰：「不學詩，無以言也。」春秋之後，周道寢壞，聘問歌詠，不行於列國，學詩之士，逸在布衣，而賢人失志之賦作矣。大儒孫卿及楚臣屈原，離讒憂國，皆作賦以風，咸有惻隱古詩之義。其後宋玉唐勒，漢興枚乘司馬相如，下及揚子雲，競爲侈麗閎衍之詞，沒其風諭之義。是以揚子悔之曰：「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如孔氏之門人用賦也，則賈誼登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自孝武立樂府，而采歌謠，於是有代趙之謳，秦楚之風，皆感於哀樂，緣事而發，亦可以觀風俗，知薄厚云。序詩賦爲五種。

### 【結構大旨】

是篇自首至「故可以爲列大夫也」言賦之可貴。此下至「而賢人失志之賦作矣」言賦之所由出。此下至「如其不

用何，「言賦有詩人之賦，有辭人之賦。此下至末，敘歌謠。」

【注釋】

①詩定之方中傳：「故建邦能命，田能施命，作器作銘，使能遺命，升高能賦，師旅能誓，山川能說，喪紀能誅，祭祀能語，君子能此九者，可謂有德音，可以為大夫。」

②感於物而能造端緒。

③左傳：二十三年，秦穆公享公子西耳，公子賦河水，公賦六月，文三年，公如晉，晉侯享公，賦菁菁者莪，公賦嘉樂，文十三年，鄭伯與公宴于斐，子家賦鶉之奔奔，文子賦四月，子家賦載馳之四章，襄八年，公享范宣子，宣子賦摯有梅，季武子賦角弓，宣將出，武子賦彤弓，襄十六年，穆叔如晉，見中行獻子，賦圻父，見范宣子，賦鶉之奔奔，襄二十年，季武子如宋，受享，賦常棣七章以卒，歸復命，公享之，賦魚麗之卒章，公賦南山有臺，襄二十六年，齊侯鄭伯如晉，晉侯兼享之，晉侯賦嘉樂，國景子相齊侯，賦蓼蕭，子展相鄭伯，賦緇衣，國子賦鸛之柔矣，子展賦將仲子兮，昭元年，楚令尹享趙孟，賦大明之首章，趙孟賦小宛之二章。此類甚多，不具舉。

④逸，佚也。

⑤漢書禮樂志：武帝定郊祀之禮，祠太一於甘泉，就乾位也，祭后土於汾陰，澤中方丘也，乃立樂府，采詩夜誦，有趙代秦楚

之賦，以李延年爲協律都尉。

### 典論論文

魏文帝

文人相輕，自古而然。傅毅之於班固，<sup>①</sup>伯仲之間耳，<sup>②</sup>而固小之，與弟超<sup>③</sup>書曰：「武仲以能屬文，爲蘭臺令史，下筆不能自休。」<sup>④</sup>夫人善於自見，而文非一體，鮮能備善，是以各以所長，相輕所短。里語曰：「家有弊帚，享<sup>⑤</sup>之千金。」斯不自見之患也。今之文人，魯國孔融，文舉，廣陵陳琳，孔璋，山陽王粲，仲宣，北海徐幹，偉長，陳留阮瑀，元瑜，汝南應瑒，德璉，東平劉楨，公幹，斯七子者，於學無所遺，於辭無所假，咸以自騁，驥驟於千里，<sup>⑥</sup>仰齊足而並馳，<sup>⑦</sup>以此相服，亦良難矣。蓋君子審己以度人，故能免於斯累，而作論文。王粲長於辭賦，徐幹時有齊氣，<sup>⑧</sup>然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樓槐賦，征思，幹之玄猿漏卮，圓扇橘賦，雖張蔡<sup>⑨</sup>不過也，然於他文，未能稱是。琳瑀之章表書記，今之雋也。應瑒和不壯，劉楨壯而不密。孔融體氣高妙，有過人者，然不能持論，理不勝辭，<sup>⑩</sup>至於雜以嘲戲，及其所善，揚班<sup>⑪</sup>儔也。

常人貴遠賤近，向聲背實，<sup>⑫</sup>又患闇於自見，謂己爲賢。夫文本同而末異，蓋奏議宜雅，書論宜理，

銘誄尙實，詩賦欲麗。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備其體。文以氣爲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彊而致，譬諸音樂，曲度雖均，節奏同檢，至於引氣不齊，巧拙有素，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是以古之作者，寄身於翰墨，見意於篇籍，不假良史之辭，不託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於後。故西伯幽而演《易》，周旦顯而制禮，不以隱約而弗務，不以康樂而加思。夫然，則古人賤尺璧而重寸陰，懼乎時之過已。而人多不彊力，貧賤則攝於飢寒，富貴則流於逸樂，遂營目前之務，而遺千載之功。日月遊於上，體貌衰於下，忽然與萬物遷化，斯志士之大痛也。融等已逝，唯幹著論，成一家言。

### 【傳略】

文帝，卽曹丕，字子桓，操子。嘗著典論十二篇，論古者經典、文事，全書已佚，今僅存論文一篇。

### 【結構大旨】

通篇分二段，第一段分二節，自「文人相輕」至「斯不自見之愚也」爲第一節。言文人徒能見己之長，不能見己之短，故常至於相輕。「今之文人」至「而作論文」爲第二節。言孔融等七子獨能審己度人，故免於相輕之惡習，爲下文分論諸子之纒掣。「王粲長於辭賦」至「揚班儔也」爲第三節。分論諸子文章之得失，以見文非一體，鮮能備善之意。「常

貴人遠賤近」以下爲第二段，「常人」句至「不能以移子弟」爲第一節，泛論文人之病，與文體各有所宜，與第一段第一節相應。「蓋文章經國之大業」至末爲第二節，論人宜及時努力於文，末附記諸人，與第一段論七子處相應。

【注釋】

①班固，字孟堅，北地人，博賞載籍，著漢書。

②言無甚高下也。

③班超，字仲升。

④譏其文字汗漫冗散，不能休止也。

⑤注享亨通也，享或爲享。梁章鉅文選旁證云：「胡公考異曰：依法則正文之享當作亨，說文享獻也。」

⑥梁章鉅曰：「三國魏志王粲傳注引「以自」作「自以」，「騏驎」作「騏驎」，按作「自以」者是也，「以自」恐係誤例。」

⑦毛萇詩傳曰：「田獵齊足，尙疾也。」

⑧梁章鉅曰：「魏志注引作「幹詩有逸氣，然非梁匹也。」此作「齊氣」，謂齊人文氣舒逸也。」

⑨張揖，字平子，南陽人。蔡邕，字伯喈，陳留圉人。

⑤ 謂辭勝而理弱也。

⑥ 揚指揚雄，字子雲，蜀郡成都人，班指班固。

⑦ 謂但崇虛名，不重實際。

⑧ 檢，法度也。

⑨ 史記周世家曰：「西伯蓋卽位五十年，其囚羑里，蓋益易之八卦爲六十四卦。」

⑩ 史記魯周公世家曰：「天下已安，周之官政未次序，於是周公作周官。」

⑪ 上句承西伯，下句承周且，謂無論處境窮達，皆致力於著述。「加思」謂於著述之外，起他念也。

⑫ 幹著中論二十餘篇，今存。

## 與楊德祖書

曹植

植白，數日不見，思子爲勞，想同之也。僕少小好爲文章，迄於今二十有五年矣。然今世作者，可略而言也。昔仲宣獨步於漢南，①孔璋鷹揚於河朔，②偉長擅名於青土，③公幹振藻於海隅，④德璉發跡於大魏，⑤足下高視於上京。當此之時，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⑥家家自謂抱荆山之玉，⑦吾王於

是設天網以該之，頓八紘以掩之。今悉集茲國矣。然此數子，猶復不能飛騫絕跡，一舉千里也。以孔璋之才，不閑於辭賦，而多自謂能與司馬長卿同風，譬畫虎不成，反爲狗者也。前有書嘲之，反作論盛道僕讀其文。夫鍾期不失聽，於今稱之，吾亦不能妄歎者，畏後世之嗤余也。

世人之著述，不能無病。僕嘗好人譏彈其文，有不善者，應時改定。昔丁敬禮嘗作小文，使僕潤飾之。僕自以才不過若人，辭不爲也。敬禮謂僕：「卿何所疑難？文之佳惡，吾自得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邪？」吾嘗歎此達言，以爲美談。昔尼父之文辭，與人通流，至於制春秋，遊夏之徒，乃不能措一辭。過此而言不病者，吾未之見也。

蓋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論於淑媛；有龍淵之利，乃可以議於斷割。劉季緒才不能逮於作者，而好詆訶文章，拊摠捩病。昔田巴毀五帝，罪三王，叱五霸於稷下，一旦而服千人。魯連一說，使終身杜口。劉生之辯，未若田氏；今之仲連，求之不難，可無歎息乎？

人各有好尚，蘭茝蓀蕙之芳，衆人之所好，而海畔有逐臭之夫；咸池六莖之發，衆人所共樂，而墨翟有非之之論。豈可同哉？今往僕少小所著辭賦一通，相與夫街談巷說，必有可采。擊轅之歌，有應風雅；匹夫之思，未易輕棄也。

辭賦小道，固未足以揚揄大義，彰示來世也。昔揚子雲先朝執戟之臣耳，猶稱「壯夫不爲也。」  
吾雖薄德，位爲藩侯，猶庶幾戮力上國，流惠下民，建永世之業，流金石之功。豈徒以翰墨爲勳績，辭賦爲君子哉？若吾志未果，吾道不行，則將採庶官之寶錄，辨時俗之得失，定仁義之衷，成一家之言。雖未能藏之於名山，將以傳之於同好。非要之皓首，豈以今日之論乎？其言之不慚，恃惠子之知我也。明早相迎，書不盡懷。曹植白。

### 【傳略】

曹植，操第三子，字子建，封陳王。卒諡曰思，十歲善屬文，授筆立成，甚爲武帝所愛，文帝忌而疏之。既就國，每欲求別見，幸竊試用，終不能得，恨然絕望，遂發疾薨。植文才富麗，謝靈運嘗言天下文章只一石，子建獨得八斗，其推重如此。有曹子建集。

### 【結構大旨】

第一段評當世作者，第二段論文不能無病，須人譴彈修改。第三段詆劉季緒之妄。第四段論自己之文。第五段言自己之志。

### 【注釋】

○魏志本傳注引典略曰：楊修字德祖，太尉彪子也，謙恭才博，遂安中舉孝廉，除郎中丞相，請罷倉曹屬主簿，是時軍國多



求，修繕知外內，事皆稱意，自魏太子已下，並爭與交好，又是時臨苗侯植，以才捷愛幸，衆意投移，數與修密。

⑤李注：「仲宣在荊州，故曰漢南。」

⑥李注：「孔璋在冀州袁紹記室，故曰河朔。」

⑦李注：「徐偉，長居北海郡，禹貢之青州也，故云青土。」

⑧李注：「公幹，東平寧陽人也，寧陽邊齊，故云海隅。」

⑨依曹集詮評作「大魏」，他本「大」字作「北」，或作「此」。

⑩李注：「淮南子曰：『隋侯之珠。』高誘曰：『隋侯見大蛇傷斷，以藥傅而塗之，後蛇於大江中，銜珠以報之，因曰隋侯之珠。』」

⑪李注：「韓子曰：楚人和氏得玉璞於楚山之中，奉而獻之，文王使玉人治其璞而得寶。」

⑫李注：「吾王謂操也。」崔實本論曰：「舉關天之網，以羅海內之雄。」淮南子曰：「九州之外，是有八澤，八澤之外，乃有八紘。」

⑬李注：「列子曰：『伯牙善鼓琴，鍾子期善聽。』」

⑭若人，謂敬禮也。

◎語見史記孔子世家。

◎李注：「戰國策曰：『晉平公得南威，三日不聽朝，遂推而遠之曰：後世必有以色亡國者。』爾雅曰：『美女爲媛。』」

◎李注：「戰國策蘇秦說韓王曰：『韓之劍戟，龍淵大阿，陸斷牛馬，水擊鴻雁。』」

◎李注：「樂府文章志曰：『劉表子，官至樂安太守，著詩賦頌六篇。』」

◎詞，大旨也。

◎拈，偏引也。

◎李注：「魯連子曰：『齊之驕者曰田巴，辯於狙丘，而議於稷下，毀五帝，罪三王，一日而服千人，有徐劫弟子曰魯連，謂劫曰：臣願當田子，使不救復說。』七略曰：『齊有稷城門也，齊談說之士，期會於稷下者甚衆。』」

◎李注：「喻人評文章，愛好不同也。呂氏春秋曰：『人有大臭者，其親戚兄弟妻妾知臭，无能與居者，自苦而居海上，人有悅其臭者，晝夜躡而不去。』」

◎李注：「樂動聲儀曰：黃帝樂曰咸池，韓書曰：顛頊作六壑樂。」

◎李注：「墨子有非樂篇。」

◎李注：「崔駰曰：『竊作頌一篇，以當野人擊壤之歌。』」

李注：「揚子法言曰：『騷蟲篆刻，壯夫不爲也。』」

謂功可刻於金石也。

## 文賦 并序

陸機

余每觀才士之所作，竊有以得其用心。夫其放言遣辭，良多變矣，妍蚩好惡，可得而言，每自屬文，尤見其情，恆患意不稱物，文不逮意。蓋非知之難，能之難也。故作文賦，以述先士之盛藻，因論作文之利害所由，他日殆可謂曲盡其妙。至於操斧伐柯，雖取則不遠。若夫隨手之變，良難以辭逮，蓋所能言者，具於此云爾。

佇中區以玄覽，頤情志於典墳。遵四時以歎逝，瞻萬物而思紛。悲落葉於勁秋，喜柔條於芳春。心懷懷以懷霜，志眇眇而臨雲。詠世德之駿烈，誦先人之清芬。游文章之林府，嘉麗藻之彬彬。慨投篇而援筆，聊宣之乎斯文。

其始也，皆收視反聽，耽思傍訊，精鶩八極，心游萬仞。其致也，情曠曠而彌鮮，物昭晰而互進。傾羣言之瀝液，漱六藝之芳潤。浮天淵以安流，濯下泉而潛浸。於是沈辭怫悅，若游魚

銜鉤而出重淵之深；浮藻聯翩，若翰鳥繆繆而墜曾雲之峻。收百代之闕文，採千載之遺韻。謝朝華於已披，啓夕秀於未振。觀古今之須臾，撫四海於一瞬。

然後選義按部，考辭就班。抱景者咸叩，懷響者畢彈。或因枝以振葉，或沿波而討源。或本隱以之顯，或求易而得難。或虎變而獸擾，或龍見而鳥瀾。或妥貼而易施，或岨嶮而不安。罄澄心以凝思，眇衆慮而爲言。籠天地於形內，挫萬物於筆端。始躑躅於燥吻，終流離於濡翰。理扶質以立幹，文垂條而結繁。信情貌之不差，故每變而在顏。思涉樂其必笑，方言哀而已歎。或操觚以率爾，或含毫而邈然。

伊茲事之可樂，固聖賢之所欽。課虛無以責有，叩寂寞而求音。函綿邈於尺素，吐滂沛乎寸心。言恢之而彌廣，思按之而愈深。播芳蕤之馥馥，發青條之森森。粲風飛而森豎，鬱雲起乎翰林。

體有萬殊，物無一量。紛紜揮霍，形難爲狀。辭程才以效伎，意司契而爲匠。在有無而備侷，當淺深而不讓。雖離方而逐員，期窮形而盡相。故夫誇目者尙奢，愜心者貴當。言窮者無隘，論達者唯曠。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碑披文以相質，誄纏綿而悽愴。銘博約而溫潤，箴頓挫而清壯。頌優游以彬蔚，論精微而朗暢。奏平徹以閑雅，說煒燁而譎誑。雖區分之在茲，亦禁

邪而制放，要辭達而理舉，故無取乎冗長。

其爲物也多姿；其爲體也屢遷；其會意也尙巧；其遣言也貴妍；暨音聲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雖逝止之無常，固崎嶇而難便。苟達變而識次，猶開流以納泉；如失機而後會，恆操末以續顛，謬元黃之秩序，故澳涩而不鮮。或仰逼於先條，或俯侵於後章；或辭害而理比，或言順而義妨。雖之則雙美，合之則兩傷。考殿最於錙銖，定去留於毫芒。苟銓衡之所裁，固應繩其必當。或文繁理富，而意不指適，極無兩致，盡不可益，立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機策。雖衆辭之有條，必待茲而效績，亮功多而累寡，故取足而不易。或藻思綺合，清麗芊眠，炳若繡繡，悽若繁絃，必所擬之不殊，乃關合乎曩篇。雖杼軸於予懷，忱他人之我先。苟傷廉而愆義，亦雖愛而必捐。或若發穎豎，離衆絕致，形不可逐，響難爲係，塊孤立而特峙，非常音之所緯。心牢落而無偶，意徘徊而不能掃。石韞玉而山暉，水懷珠而川媚。彼榛楛之勿剪，亦蒙榮於集翠。綴下里於白雪，吾亦濟夫所偉。

或託言於短韻，對窮迹而孤興，俯寂寞而無友，仰寥廓而莫承，譬偏絃之獨張，合清唱而靡應。或寄辭於瘁音，言徒靡而弗華，混妍蚩而成體，累良質而爲瑕，象下管之偏疾，故雖應而不和。或遺理以存異，徒尋虛而逐微，言寡情而鮮愛，辭浮漂而不歸，猶絃之而徵急，故雖和而不悲。或奔放以諧合，

務嘈囂而妖冶，徒悅目而偶俗，固聲高而曲下，寤防露與桑閒。又雖悲而不雅，或清虛以婉約，每除煩而去濫，闕大羹之遺味。同朱絃之清汜，雖一唱而三歎，固既雅而不豔。

若夫豐約之裁，俯仰之形，因宜適變，曲有微情。或言拙而喻巧，或理樸而辭輕；或襲故而彌新，或沿濁而更清；或覽之而必察，或研之而後精。譬猶舞者赴節以投袂，歌者應絃而遺聲，是蓋輪扁所得，故非華說之所能精。

普辭條與文律，良予膺之所服。練世情之常尤，識前修之所淑。雖濬發於巧心，或受嗤於拙目。彼瓊敷與玉藻，若中原之有菽。同囊籥之罔窮，與天地乎並育。雖紛藹於此世，嗟不盈於予掬。患挈瓶之屢空，病昌言之難屬。故蹉跎於短韻，放庸音以足曲。恆遺恨以終篇，豈懷盈而自足。懼蒙塵於叩缶，願取笑乎鳴玉。

若夫應感之會，通塞之紀，來不可遏，去不可止。藏若景滅，行猶響起。方天機之駿利，夫何紛而不理。思風發於胸臆，言泉流於脣齒。紛葳蕤以馭選，唯毫素之所擬。文徽徽以溢目，音泠泠而盈耳。及其六情底滯，志往神留。兀若枯木，豁若涸流。攪營魂以探賾，頓精爽而自求。理翳翳而逾伏，思軋軋其若抽。是以或竭精而多悔，或率意而寡尤。雖茲物之在我，非余力之所勦。故時撫空懷

而自惋，吾未識夫開塞之所由。

伊茲文之爲用，固衆理之所因，恢萬里使無闕，通億載而爲津。俯貽則於來葉，仰觀象乎古人。濟文武於將墜，宣風聲於不泯。塗無遠而不彌，理無微而不綸。配霑潤於雲雨，象變化乎鬼神。被金石而德廣，流管絃而日新。

【傳略】

晉書陸機傳：機字士衡，天才秀逸，辭藻宏麗，張華嘗謂之曰：「人之爲文，常恨才少，而子常患其多。」葛洪稱「機文弘麗妍瞻，英銳深逸，亦一代之絕乎。」

【結構大旨】

此篇文體，屬辭賦類。共分十二段，第一段係總序，不用韻，第二段言作文之由，爲賦之發端，填粉，春雲，芬彬，文，諸字協韻。第三段言運思之功，訶，進，潤，浸，深，（叶去聲）峻，韻，振，瞬，諸字協韻。第四段言措辭之致，班，彈，溲，離，瀾，安，言，端，翰，繁，頡，歎，然，諸字協韻。第五段言成篇之妙，欽，音，心，深，森，林，諸字協韻。第六段言文之體格，量，狀，匠，讓，相，當，曠，亮，愉，壯，暢，誑，放，長，諸字協韻。第七段詳言利害之所由，第一節遷妍二韻以變化言，宣便二韻以聲音言，泉韻鮮三韻以次第言，第二節章，妨，傷，芒，當，數韻言以辭理定去取，第三節適，益，策，績，易，駘，韻言文宜扼要，第四節眠，絃，篇，先，捐，數韻言文當避同，第五節致，係，緯，掩，媚，翠，

偉數韻言文雖當創造而庸常之句亦可化爲神奇不必盡廢也。第八段論文之病，第一節興，承，應，相協，言辭寡之病。第二節華，瑕，和，相協，言夾雜之病。第三節微，歸，悲，相協，言浮泛之病。第四節治，下，雅，相協，言諧俗之病。第五節澄，汎，豔，相協，言簡質之病。第九段論文之妙，情，輕，清，精，聲，精，七韻相協。第十段言當注重文律，力求美妙，不可徇世俗之見，而貽識者之嗤也。服，淑，目，殺，育，掬，屬，曲，足，玉，相協。第十一段形容文思之通塞。第一節紀，止，起，理，齒，擬，耳，數韻，言文思通暢時情形。第二節留，澆，求，抽，數韻，言文思滯塞時情形。第三節尤，勳，由，數韻，總結上二節之意。第十二段論文之功用，作，結，因，津，人，泯，綸，神，新，七韻相協。

### 【注釋】

① 患意不似物之情態，詞不能盡如意所欲出也。

② 藻，水草之有文者，「藻藻」猶云「盛文」。

③ 謂賦成之後，異日觀之，乃委曲盡其妙道也。

④ 詩幽風伐柯云：「執柯伐柯，其則不遠。」柯，斧柄也，執柯以伐柯，比而視之，其大小之度，以舊柯爲準，故取法近在目前。

此喻作文，取法於古之文，其法亦不遠也。

⑤ 佇立也。



④玄覽，遠觀也。

⑤頤，美也。

⑥典墳，六臣註左氏傳楚子曰：「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此言書籍也。

⑦懷懷，寒也，眇眇，遠也，懷懷，喻心之潔也，臨雲，喻志之高也。

⑧駿烈，駿五臣作俊，美也。

⑨林府，謂多如林木，宮如府庫也。

⑩彬彬，文質相半之貌。

⑪言思想專一，視聽皆息。

⑫李善注：「靜思而求之也。」訊，求也。

⑬言思想高遠，無所不屆。八極言其遠，淮南子曰：「八紘之外，乃有八極。」萬仞言其高，七尺曰仞。

⑭曠囑，欲明也。言文情始乎不明而漸至鮮明也。

⑮昭晰，明也。言物情昭然並呈也。

⑯羣言，謂羣書也。六藝，謂六經也。二句言六藝羣籍，皆取其精粹，而傾寫之，蕩激之。

④言思想无微不至也。

⑤沈，深也。佛悅，難出貌。此句形容吐辭紆緩之象。昌黎所謂「盤馬彎弓惜不發」也。

⑥浮，發也。騁，高飛貌。此句形容出語駿快之狀。

⑦言貴自創造，不宜勦襲陳言也。

⑧六臣注銑曰：「朝華已披，謂古人已用之意，謝而去之；夕秀未振，謂古人未述之旨，開而用之，啟開也。」

⑨言措辭宜有次序也。

⑩言文能發萬物之光輝，狀萬物之聲音也。

⑪枝源喻正義，所謂綱領也。波葉喻旁文，所謂條目也。

⑫虎變形容陽剛之文，獸擾形容陰柔之文，擾，順也。

⑬形容文之變化無端。

⑭呶，不安貌。

⑮謂天地雖大，可歸納於文中，萬物雖衆，可描摹於筆端。

⑯踳，不進貌。謂構思之始，口唇亦乾。

⑤ 流離，津液流貌。瀉，瀉也。翰，筆也。

⑥ 言文以理爲本，以辭爲飾也。

⑦ 觚，木也。古人用之以爲筆。率爾，速也。

⑧ 邈然，杳渺貌。謂文之邈成也。

⑨ 蕤，草木華垂貌。馥馥，香也。

⑩ 五臣向注：「粲然如風飛颯立，鬱然如雲起翰林。」

⑪ 揮霍，疾貌。

⑫ 李善注：「衆辭俱淺，加程才效伎。取捨由意，類司契爲匠。」

⑬ 僂僂，猶勉強也。言文思當僂僂求之也。錢大昕謂勉卽僂字。

⑭ 言辭雖盡而意若有餘，論能放達，由識之放曠。

⑮ 綺靡，精妙之言。

⑯ 瀏亮，清明之稱。

⑰ 碑敘德行，故重其實，誅述哀情，故意密而心悲也。

⑤博謂意深，約謂文省。

⑥箴主刺前事之失，故須頓挫清壯，不宜失之平弱也。

⑦頌以歌頌功德，故須優遊縱逸而華盛也。彬蔚，華盛貌。

⑧平徹，平順通暢也。

⑨煒燁，明曉也。

⑩暨，至也。音聲謂宮商合韻。若五色間錯，以相宣明也。

⑪崎嶇，不安貌。

⑫難便，難得合宜也，便，宜也。

⑬比，合也。

⑭下功曰殿，上功曰最，八兩爲鎰，百黍重一銖，言考優劣於細微處。

⑮銓所以稱輕重，衡所以平輕重。喻爲文之義法也，言以義法裁定文章。

⑯滋，不合乎正指。

⑰警猶驚也，有生動之意。警策謂一篇中之最生動者。策卽策書。

⑤ 芊眠，盛貌。

⑥ 草莖謂之蒼，禾穗謂之穎，以喻精思妙辭，發放豎立也。

⑦ 摛，去也，當依五臣本作禠。

⑧ 椽，小槩，楮木可以爲箭，喻平庸之音也。

⑨ 下里，俗曲，喻常調也，白雪，師曠所爲曲名，喻佳句也。

⑩ 言能化腐朽爲神奇也。

⑪ 么，小也。

⑫ 嘈噴，浮豔聲。

⑬ 楊慎云：防露桑間，皆古淫曲。謝莊月賦「徘徊房露，惆悵陽阿。」注房露古曲名，房與防古字通，以防露對陽阿，可知非雅曲也。此孫志祖說。禮記曰：「桑間濮上，亡國之音也。」

⑭ 大羹，酒汁，不調以鹽菜也。

⑮ 言聲澆也。

⑯ 輪扁，古之善斲輪者。

⑤ 華說，華美之辭。

⑥ 常尤，通病也。

⑦ 李善曰：瓊敷玉藻，以喻文也。毛詩曰：中原有蕝，庶人采之。朱琦謂此二句，謂瓊敷玉藻之文，惟勤學能致。晉書：京武昭王

傳經史道德，若采蕝中原，動者多獲。此語六朝人習用之。

⑧ 桑，排棗，籥，樂器。二物中空，故能發聲氣。

⑨ 挈瓶，小器，喻小智也。

⑩ 蹉跎，無常也。韻一作垣。

⑪ 善注：「缶，瓦器而不鳴，更擊之以塵，故取笑乎玉之鳴聲也。」

⑫ 蔚蕤，盛美貌。馭選，壯貌。

⑬ 徽徽，文章盛貌。

⑭ 泠泠，音韻清也。

⑮ 六情，謂喜怒哀樂好惡也。

⑯ 翳翳，暗貌。

文

賦

⑤軋軋，難近貌，一作乙乙。方以智曰：乙乙，思欲出而屈鬱也。

⑥戮力，併力也。

### 抱朴子外篇辭義

葛洪

或曰：「乾坤方圓，非規矩之功；三辰摘景，非瑩磨之力；春華粲煥，非漸染之采；菑薰芬馥，非容氣所假；知夫至真貴乎天然也。義以罕覲爲異，辭以不常爲美，而歷觀古今屬文之家，豈能挺逸麗於毫端，多斟酌於前言，何也？」抱朴子曰：「清音貴於雅韻，克諧著作，珍乎判微析理，故八音形器異而鍾律同，黼黻文物殊而五色均，徒閑澀有主賓，妍蚩有步驟，是則總章無常曲，大庖無定味，夫梓豫山積，非班匠不能成機巧，衆書無限，非英才不能收膏腴，何必尋木千里，乃構大廈，鬼神之言，乃著篇章乎？」

抱朴子曰：「夫才有清濁，思有修短，雖竝屬文，參差萬品；或浩漑而不淵潭，或得事情而辭鈍，遠物理而文工，蓋偏長之一致，非兼通之才也。關於自料，強欲兼之，遠才易務，故不免嗤也。」

抱朴子曰：「五味舛而竝甘，衆色乖而皆麗，近人之情，愛同憎異，貴乎合己，賤於殊途。夫文章之

體，尤難詳賞，苟以入耳爲佳，適心爲快，豈知忘味之九成，<sup>①</sup>雅頌之風流也，所謂考鹽梅<sup>②</sup>之鹹酸，不知大羹<sup>③</sup>之不致，明飄飄之細巧。蔽於沈深之弘遠也。其英異宏逸者，則網羅乎玄黃之表；其拘束齷齪者，則羈縻於籠罩之內。振翅有利鈍，則翔集有高卑；騁迹有遲迅，則進趨有遠近；鴛銳不可<sup>④</sup>。膠柱調也。文貴豐贍，何必稱善如一口乎？不能拯風俗之流遞，世塗之凌夷，通疑者之路，賑貧者之乏，何異春華不爲肴糧之用，菑蕪不救冰寒之急？古詩刺過失，故有益而貴；今詩純虛譽，故有損而賤也。」

抱朴子曰：「屬筆之家，亦各有病；其深者則患乎譬煩言冗，申誠廣喻，欲棄而惜，不覺成煩也；其淺者則患乎妍而無據，證援不給，皮膚鮮澤，而骨骸迴弱也。繁華曄曄<sup>⑤</sup>，則竝七曜<sup>⑥</sup>以高麗，沈微淪妙，則儕玄淵之無測，人事靡細而不泐，王道無微而不備，故能身賤而言貴，千載彌彰焉。」

### 【傳略】

葛洪，字稚川，句容人。晉元帝爲丞相時，辟爲掾，以平賊功，賜爵關內侯，遷散騎常侍，自乞出爲句瀾令，後終於羅浮山，年八十一。著有肘後備急方，抱朴子內外篇。抱朴子，洪自號也。內篇爲道家之言，外篇論時政人事，饒有名理。

### 【結構大旨】

第一段論製作文章，須賴巧思，故必英才，始能收膏腴，若純任天然，安能使雅韻克諧，微理俱列乎？第二段論爲文，當自量



其所短而不犯。第三段自「五味舛而竝甘」至「蔽於沈深之弘遠也」，論文之體滋至多，一人之力，不能盡通貫之，當兼取以自廣，不宜憎異以自隘也。「其英異去逸者」至「如一口乎」，論文有高下，不能隨筆稱善也。自此以下，論文貴於世人有匡正之益，不當虛譽失實也。

【注釋】

① 王褒洞簫賦，「班匠施巧，變襲准法。」班指公輸班，匠指匠石。

② 「文工」藏本作「言功」，今從孫氏平津館刻本。

③ 書「籥詔九成，鳳凰來儀」，疏「成猶終也，每曲一終，必變更奏。」

④ 書「若作和羹，爾惟鹽梅。」

⑤ 禮記「大羹不和，有遺似者矣。」又「大羹不和，貴其實也。」

⑥ 孫星衍云：「疑此下有脫文。」

⑦ 暉暉，光盛貌。

⑧ 穀梁傳：「七曜爲之盈縮」注七曜，日月五星。

雕蟲論 并序

裴子野

宋明帝博好文章，才思朗捷，嘗讀書奏，號稱七行俱下。每有禎祥，及幸讌集，輒陳詩展義，且以命朝臣，其戎士武夫，則請託不暇，困於課限，或買以應詔焉。於是天下向風，人自藻飾，雕蟲之藝，盛於時矣。

梁鴻臚卿裴子野論曰：「古者四始六藝，總而爲詩，旣形四方之風，且彰君子之志，勸美懲惡，王化本焉。後之作者，思存枝葉，繁華蘊藻，用以自通。若悱惻芬芳，楚騷爲之祖，靡漫容與，相如和其音。由是隨身逐影之儔，棄指歸而無執，賦詩歌頌，百帙五車。蔡應等之俳優，揚雄悔爲童子。聖人不作，雅鄭誰分。其五言爲家，則蘇李自出，曹劉偉其風力，潘陸固其枝葉。爰及江左，稱彼顏謝。箴繡聲輓，無取廟堂。宋初迄於元嘉，多爲經史。大明之代，實好斯文。高才逸韻，頗謝前哲。波流相尚，滋有篤焉。自是閭閻少年，貴游總角，罔不擯落六藝，吟咏情性。學者以博依爲急務，謂章句爲顯。魯淫文破典，裴爾爲功。無被於管絃，非正乎禮義。深心主卉木，遠致極風雲。其興浮，其志弱。巧而不要，隱而不深。討其宗途，亦猶宋之風也。若季子聆音，則非與國。鯉也趨室，必有不敢。苟卿

有言，「亂代之徵，文章匿而采，」斯豈近之乎？

【傳略】

裴子野，梁聞喜人，字幾原，武帝以爲著作郎，再遷員外郎，諸符檄皆令具草，在禁書十餘年，未嘗有所請謁，及歸，妻子恆苦飢寒，唯以教誨爲本，人以師道推尊之，卒諡貞子，有宋略，喪服集注，衆僧傳等書，所爲雕蟲論，見文苑英華卷七百四十二及通典卷十六。

【結構大旨】

序述宋世文勝，爲作論之由。論先述詩經之旨，次及楚騷漢賦，及五言詩之作者，以見由質趨文之勢，大明以後，靡敝極矣！子野「興浮志弱，不要不深」之評，極確。

【注釋】

①揚子法言，以辭賦爲童子雕蟲琢刻之事，壯夫不爲者，子野故借以喻繁縟之文。

②禎祥，福之兆也。

③鴻臚，官名，掌贊導相禮之事。

④莊子：「惠施多方，學富五車。」言書多也。

⑤ 蔡應，通典作蔡邕。

⑥ 論語：「惡鄭聲之亂雅樂也。」

⑦ 此句有誤，通典「爲」字下有「詩」字，亦不可通，疑「爲」字係「詩」字之譌。

⑧ 蘇武 李陵 有贈答詩。

⑨ 曹植 劉楨。

⑩ 潘岳 陸機。

⑪ 顏延之 謝靈運。

⑫ 元嘉，宋文帝 義隆 年號。

⑬ 大明，宋武帝 駿 年號。

⑭ 不及前哲也。

⑮ 禮記 學記：「不學博依，不能安詩。」注：博依，廣譬喻也。

⑯ 顧，蒙也。

⑰ 左傳 襄公 二十九年，「吳公子札來聘，請觀於周樂，爲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

論語季氏，「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

### 陶靖節集序

蕭統

夫自衒自媒者，士女之醜行；不伎不求者，明達之用心。是以聖人韜光，賢人遁世。其故何也？含德之至，莫踰於道；親己之切，莫重於身。故道存而身安，道亡而身害。處百齡之內，居一世之中，倏忽比之白駒，寄遇謂之逆旅，宜乎與大塊而盈虛，隨中和而任放，豈能戚戚勞於憂畏，汲汲役於人間？齊謳趙女之娛，八珍九鼎之食，結駟連騎之榮，侈袂執圭之貴，樂既樂矣，憂亦隨之。何倚伏之難量，亦慶弔之相及。智者賢人，居之甚履薄冰；愚夫貪士，競之若洩尾閭。玉之見山，以見珍而終破；蘭之生谷，雖無人而自芳。故莊周垂釣於濠，伯成躬耕於野，或貨海東之藥草，或紡江南之落毛，譬彼鴛鴦，豈競鳶鷂之肉？猶斯雞豚，寧勞文仲之牲？至於子常，留喜之倫，蘇秦衛鞅之匹，死之而不疑，甘之而不悔，主父偃言「生不五鼎食，死即五鼎烹」，卒如其言，豈不痛哉？又楚子觀周，受折於孫滿，霍侯驂乘，禍起於負芒，饕餮之徒，其流甚衆。唐堯四海之主，而有汾陽之心，子晉

天下之儲，而有洛濱之志，<sup>⑤</sup>輕之若脫屣，視之若鴻毛，而況於他人乎？是以至人達士，因以晦迹，或懷盪而謁帝，<sup>⑥</sup>或被裘而負薪，<sup>⑦</sup>鼓枻清潭，棄機漢曲，情不在於衆事，寄衆事以忘情者也。

有疑陶淵明詩，篇篇有酒。吾觀其意不在酒，亦寄酒爲迹者也。其文章不羣，辭彩精拔，跌宕昭彰，獨超衆類，抑揚爽朗，莫之與京，橫素波而傍流，干青雲而直上，語時事則指而可想，論懷抱則曠而且真。加以貞志不休，安道苦節，不以躬耕爲恥，不以無財爲病。自非大賢篤志，與道污隆，孰能如此乎？余愛嗜其文，不能釋手，尙想其德，恨不同時，故加搜校，粗爲區目。白璧微瑕，惟在閑情一賦，<sup>⑧</sup>揚雄所謂勸百而諷一者，卒無諷諫，何足搖其筆端，惜哉！亡是可也。并粗點定其傳，編之於錄，嘗謂有能觀淵明之文者，馳競之情遣，鄙吝之意祛，貪夫可以廉，懦夫可以立，豈止仁義可蹈，抑乃爵祿可辭，不必傍游秦華，遠求柱史，此亦有助於風教也。

### 【傳略】

蕭統，梁武帝長子，字德施，小字維摩，生而聰睿，五歲遍讀五經，天監中，立爲皇太子，東宮有書三萬卷，引納賢士，商榷古今，性至孝，明於庶事，卒諡昭明，有文集及文苑英華等書，所撰文選三十卷，哀集秦漢以來詩文甚富，實爲總集之祖，唐後文士多重之。

【結構大旨】

第一段言人生無常，宜自樂其道，不可浮慕榮華，而蹈危亡之禍，首二句總括全篇之意，一反一正，次言賢人智士避世韜光之由，次引莊周伯成唐堯子晉，能任放而安榮，子常甯喜蘇秦衛鞅，主父偃楚子孫蒯聩，貪勢利而危辱，證據歷歷，文意益明，此段稱贊避世處，皆為陶淵明地也。第二段說入淵明，先稱誦其詩文，發明其志節，次述編錄情形，末以康食立結為結，仍與第一段相應。

【注釋】

①莊子：「人生天地之間，如白駒之過隙，忽然而已。」

②老子：「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

③言懼其危也。

④尾閭，海水所歸也。莊子：「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洩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

⑤莊子：「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願以境為累矣，莊子持竿不顧。」

⑥莊子：「伯成子高者，唐虞之時為諸侯，至禹去而耕，禹往趨而問之……偃偃乎耕而不顧。」

⑦後漢書章帝傳：「延熹二年，桓帝公車備禮徵至霸陵，稱病歸，乃入雲陽山采藥不返。」

又後漢書韓康傳：「韓康字伯休，常采藥名山，賣於長安市，日不二價。」

①皇甫謐高士傳：「老萊子者，楚人也，逃世耕於蒙山之陽……或言於楚王，王於是駕至萊子之門，萊子方織春，王曰：『守國之政，孤願煩先生。』」老萊子曰：『諾。』王去，其妻馮暹曰：『子許之乎？』老萊子曰：『然。』妻曰：『妾聞之，可食以酒肉者，可隨而鞭捶，可擬以官祿者，可隨而鐵鉞。』投其春而去，老萊子亦隨其妻至於江南而止，曰：『鳥獸之毛可績而衣，其遺粒可食也。』」

②莊子：「鷓鴣非梧桐不止，非椽實不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鷓鴣得腐鼠，鷓鴣過之，仰而視之，曰：『嚇。』」

③爾雅：「爰居，鷓鴣也，大如馬駒，一名雜縣。」

④論語：「臧文仲居蔡，」按蔡，大鷓也，「雜縣」海鳥，臧文仲不得宰割之也。

⑤左傳：「蔡昭侯爲兩佩兩裘，以如楚，獻一佩一裘於昭王，昭王服之以享蔡侯，蔡侯亦服其一，子常欲之，弗與，三年止之，」唐成公如楚，有兩肅爽馬，子常欲之，弗與，亦三年止之。」

⑥蘇秦爲齊所刺，衛鞅車裂於秦，事見史記兩人本傳。

⑦主父偃，涿郡人，初學縱橫術，晚乃學易春秋百家之言，元光時上書言事，拜郎中，一歲四遷爲中大夫，大臣畏其口，賂遺累千金，或謂偃太橫，偃曰：「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即五鼎烹耳，吾日暮途遠，故倒行逆施之。」後以告齊王與妨好事



族誅。

⑤左傳：「宣公三年，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於雒，觀兵於周疆，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對曰：『在德不在鼎，……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

⑥霍光，字子孟，武帝朝爲奉車都尉，後元初爲大司馬，大將軍，受遺詔，輔幼主，封博陸侯，政事一決於光，訖十三年，百姓充實，四夷賓服，昭帝崩，立昌邑王賀，多淫行，廢之，復迎立宣帝，地節初卒，謚宣成，光不學無術，闇於大理，族黨滿朝，權傾內外，光卒，宣帝親政，收霍氏兵權，遂以謀反致夷族，當宣帝始立，光從膠乘，帝內憚之，若有芒刺在背，及光死而宗族竟誅，故俗傳曰：「霍氏之禍，萌於膠乘。」

⑦莊子：「堯治天下之民，平天下之政，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杳然喪其天下形。」

⑧列仙傳：「王子喬好吹笙，作鳳鳴，遊伊洛間，道士浮丘公接上嵩山，三十餘年。」

⑨未詳。

⑩列子：「林類年且百歲，底春被裘，拾遺穗於故畦，並歌並進。」

後漢書嚴光傳：「嚴光字子陵，少有高名，與光武同遊學，及光武卽位，光乃變姓名，隱身不見，帝思其賢，乃令以物色訪之，後齊國上言一男子被羊裘釣澤中，帝疑其光，乃備安車元纁，遣使聘之，三反而後至。」

◎閑情賦序云：「初張衡作定情賦，蔡邕作靜情賦，檢逸辭而宗澹泊，始則蕩以思慮，而終歸閑正，將以抑流宕之邪心，諒有助於諷諫，綴文之士，奕代繼作，並因觸類，廣其辭義，余園圃作暇，復染翰爲之，雖文妙不足，庶不謬作者之意乎？」

蘇軾曰：淵明作閑情賦，所謂國風好色而不淫，正使不及周南，與屈宋所陳何異，而統大體之，此乃小兒強作解事者。

## 誠當陽公大心書

梁簡文帝

汝年時尙幼，所闕者學，可久可大，其惟學歟？所以孔丘言：「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若使面牆而立，◎沐猴而冠，◎吾所不取。立身之道，與文章異，立身先須謹重，文章且須放蕩。

## 【傳略】

梁簡文帝，武帝第三子，名綱，字世讚，在位二年，爲侯景所弑。帝六歲能屬文，及長，辭藻豐發，所爲詩傷於輕豔，當時號爲宮體。

## 【結構大旨】

先喻以力學，次言立身爲文之道。

誠當陽公大心書

【注釋】

①論語陽貨，「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言卽其至近之地，而一物無所見，一步不可行也。

②史記項羽本紀，「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張晏注：「沐猴，獼猴也，蓋言獼猴不任久著冠帶，以喻楚人無恆也。」

文心雕龍情采

劉勰

聖賢書辭，總稱文章，非采而何。夫水性虛而淪漪結，木體實而花萼振，文附質也；虎豹無文，則鞞同犬羊，①犀兕有皮，而色資丹漆，②質待文也。若乃綜述性靈，敷寫器象，鏤心鳥跡之中，織辭魚網，③之上，其爲彪炳，縟采名矣。故立文之道，其理有三：一曰形文，五色是也；二曰聲文，五音是也；三曰情文，五性是也。五色雜而成黼黻，④五音比而成詔夏，⑤五性發而爲辭章，神理之數也。孝經垂典，喪一言不文，⑥「故知君子常言，未嘗質也。老子疾僞，故稱「美言不信，⑦」而五千⑧精妙，則非棄美矣。莊周云：「辯雕萬物，⑨」謂藻飾也。韓非云：「豔采辯說，」謂綺麗也。綺麗以豔說，藻飾以辯雕，文辭之變，於斯極矣！研味李老，則知文質附乎性情，詳覽莊韓，則見華實過乎淫侈。若擇源於涇渭之流，按轡於邪正之路，亦可以馭文采矣！夫鉛黛所以飾容，而盼倩⑩生於淑姿；文采所以飾言，而辯麗本於性

情。故情者文之經，辭者理之緯，經正而後緯成，理定而後辭暢，此立文之本源也。

昔詩人什篇，爲情而造文；辭人賦頌，爲文而造情；何以明其然？蓋風雅之興，志思蓄憤，而吟詠情性，以諷其上，此爲情而造文也；諸子之徒，心非鬱陶，苟馳夸飾，鬻聲釣世，此爲文而造情也。故爲情者要約而寫真，爲文者淫麗而煩濫。而後之作者，採濫忽真，遠棄風雅，近師辭賦，故體情之製日疎，逐文之篇愈盛，故有志深軒冕，而汎詠臯壤，心纏幾務，而虛述人外，真宰弗存，翻其反矣！

夫桃李不言而成蹊，有實存也；男子樹蘭而不芳，無其情也。夫以草木之微，依情待實，況乎文章述志爲本，言與志反，文豈足徵。是以聯辭結采，將欲明經，采濫辭詭，則心理愈翳。固知翠綸桂餌，反所以失魚，言隱榮華，殆謂此也。是以衣錦褻衣，惡文太章，賁象窮白，貴乎反本。夫能設謨以位理，擬地以置心，心定而後結音，理正而後摘藻，使文不滅質，博不溺心，正采耀乎朱藍，間色屏於紅紫，乃可謂雕琢其章，彬彬君子矣！

贊曰：言以文遠，誠哉斯驗。心術旣形，英華乃瞻。吳錦好渝，舜英徒豔。繁采寡情，味之必厭。

### 【傳略】

劉勰，字彥和，東莞莒人，梁天監中兼東宮通事舍人，遷步兵校尉，兼舍人如故。後出家爲沙門，改名慧地，著《文心雕龍》二篇，

上寫論體裁之別，下寫論工拙之由。四重簡明日錄謂其於文章利病，窮極微妙，學虞流別，久已散佚，論文之書，莫古於是篇，亦莫精於是篇矣。

### 【結構大旨】

一寫大旨，言爲文當以情理爲主，不當但尙辭采，以至有文無實也。蓋舍人處齊梁之世，目覩當時之文，日趨於綺麗，采溢於情，故愷切救正之也。首段由辭采說入情理，第二段分別詩人辭人之異，與後之作者，采溢忽真之失。第三段詳言事理反本之義，其屬辭之法，不外先設譬喻，或徵引成言，然後說出正意。

### 【注釋】

① 羆，皮去毛之稱也。論語：「虎豹之羆，猶犬羊之羆。」

② 黃叔琳注：「左傳華元答城者譎曰：『牛則有皮，犀兕尙多。』役人又歌曰：『縱其有皮，丹漆若何。』」

③ 黃叔琳注：「東觀漢記：『黃門蔡倫典作上方，用樹皮及敝布魚網作紙，帝善其能，自是莫不用，天下咸稱蔡侯紙也。』」

④ 日，與黑謂之黓；黑與青謂之黻。

⑤ 韶，舜樂，夏禹樂名。

⑥ 孝經親喪章曰：「孝子之喪親也，言不文。」

① 廣注：「老子『信言不美；美言不信。』」

② 史記老子傳：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

③ 廣注：「莊子古之王天下者，知雖落天地，不自慮也；辯雖離萬物，不自說也。」

④ 詩碩人：「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倩，好口輔貌。盼，目白黑分也。

⑤ 潛五子之歌：「鬱陶乎予心。」釋文：鬱陶，憂思也。

⑥ 廣注：「莊子『山林與？阜壤與？使我欣欣然而樂與？』」按水田曰阜。

⑦ 語出淮南子。

⑧ 廣注：「闕子『以桂爲餌，鍛黃金之鈎，錯以銀碧，垂翡翠之綸。』」

⑨ 語出莊子。

⑩ 語出詩碩人箋：「發禪也，蓋以禪穀爲之。」

⑪ 易賁之上九曰：「白賁，无咎。」

⑫ 說文薺，木莖，朝暹莫落者，从艸聲，詩曰：「顏如薺華。」今作薺，亦作舜。

顏氏家訓文章 節錄

顏之推

夫文章者，原出五經；詔命策檄，生於書者也；序述論議，生於易者也；歌詠賦頌，生於詩者也；祭祀哀誄，生於禮者也；書奏箴銘，生於春秋者也。朝廷憲章，軍旅誓誥，敷顯仁義，發明功德，牧民建國，施用多途。至於陶冶性靈，從容諷諫，入其滋味，亦樂事也，行有餘力，則可習之。然而自古文人，多陷輕薄；屈原露才揚己，顯暴君過，宋玉體貌容冶，見遇俳優，東方曼倩滑稽不雅，司馬長卿竊貨無操，王褒過章僮約，揚雄德敗美新，李陵降辱夷虜，劉歆反覆莽世，傅毅黨附權門，班固盜竊父史，趙元叔抗竦過度，馮敬通浮華擯壓，馬季長佞媚獲諂，蔡伯喈同惡受誅，吳質詆忤鄉里，曹植悖慢犯法，杜篤乞假無厭，路粹隘狹已甚，陳琳實號麤疎，繁欽性無檢格，劉楨屈強輸作，王粲率躁見嫌，孔融禰衡誕傲致殞，楊修丁廙扇動取斃，阮籍無禮敗俗，嵇康凌物凶終，傅玄忿鬪免官，孫楚矜誇凌上，陸機犯順履險，潘岳乾沒取危，顏延年負氣摧黜，謝靈運空疎亂紀，王元長凶賊自貽，謝玄暉侮慢見及，凡此諸人，皆其翹秀者，不能悉紀，大較如此。至於帝王亦或不免，自昔天子而有才華者，唯漢武，魏太祖，文帝，宋孝武

帝，皆負世議，非懿德之君也。自子游、子夏、荀況、孟軻、牧乘、賈誼、蘇武、張衡、左思之儔，有盛名而免過患者，時復聞之，但其損敗居多耳。每嘗思之，原其所積文章之體，標舉與會，發引性靈，使人矜伐，故忽於持操，果於進取。今世文士，此患彌切：一事愜當，一句清巧，神厲九霄，志凌千載，自吟自賞，不覺更有傍人；加以砂礫所傷，慘於矛戟，諷刺之禍，速乎風塵，深宜方慮，以保元吉。

凡爲文章，猶人乘騏驎，雖有逸氣，當以銜勒制之。勿使流亂軌躅，故意填坑岸也。文章當以理致爲心腎，氣調爲筋骨，事義爲皮膚，華麗爲冠冕，今世相承，趨末棄本，率多浮豔。辭與理競，辭勝而理伏；事與才爭，事繁而才損；放逸者流宕而忘歸，穿鑿者補綴而不足。時俗如此，安能獨違，但務去泰去甚耳。必有盛才重譽，改革體裁者，實吾所希。

古人之文，宏材逸氣，體度風格，去今實遠，但緝綴疎朴，未爲密緻耳。今世音律諧靡，章句偶對，諱避精詳，賢於往昔多矣！宜以古之製裁爲本，今之辭調爲末，竝須兩存，不可偏棄也。

### 【傳略】

顏之推，本梁江寧人（從盧文弼說），終於隋，著家訓二十篇，述立身治家之法，辨正時俗之謬，以戒子孫，歸心等篇，申明佛法，不專以儒理立言也。



【結構大旨】

「夫文章者」段，自首至「則可習之」，論文章原出於經，可以餘力及之。「然而自古文人」至「以保元吉」，論古今文人多陷輕薄，宜思患而預防之。「凡爲文章」段，論行文貴有節制。「文章當以理致爲心腎」段，論爲文當以理爲本，辭爲末。「古人之文」段，論古今之文，均可取法，不宜偏廢也。

【注釋】

①趙曦明顏氏家訓法，盧文弨補「宋本作不可習無。」

②盧云：「性靈者，天然之美也。陶冶而成之，如董仲舒所言，如泥之在鈞，惟甄者之所爲；猶金之在鎔，惟冶者之所鑄；則有質而有文矣。從，七恭切。」

③盧云：「神滋味，喻嗜學也。」

④班固序楚辭曰：「今若屈原，露才揚已。」

⑤趙注：宋玉登徒子好色賦：大夫登徒子侍於楚王，短宋玉曰：玉爲人體貌閑麗，口多微詞，性又好色，王勿令出入後宮。」

⑥東方朔事，見漢書東方朔傳，文長不錄。

⑦司馬相如事，見漢書司馬相如傳，文長不錄。

④趙注：「沈氏考證：王褒有僮約一篇，自言到寡婦楊惠舍，故言過章僮約，下對揚雄德敗美新，「約」字頗似「幼」字，諸本誤以爲過章，「童幼」案僮約全文載徐堅初學記。」

⑤揚雄著刺秦美新，頌王莽功德，爲世所譏。

⑥李陵降匈奴事，見史記李將軍傳，漢書李陵傳。

⑦劉歆仕王莽爲國師公，後以謀反自殺，事詳漢書楚元王傳，王莽傳。

⑧竇惡爲大將軍，以殺爲司馬，語詳後漢書文苑傳。

⑨趙注：「後漢書班彪傳，子固字孟堅，以彪所續前史不詳，欲就其業，有人上書告固私改作國史者，收固繫獄，郡上其書，

顯宗甚奇之，除關蠶令史，使終成前所著書，永平中，始受詔，潛精積思二十餘年，至建中初始成，然則非盜竊父史也。」

⑩趙注：「後漢書文苑傳，趙壹字元叔，漢陽西縣人，恃才倨傲，爲鄉黨所指，屢抵罪，有人救得免，作刺烏賦，又作刺世疾邪

賦，以舒其怨憤，舉郡計吏，見司徒良逢，長揖而已，欲見河南尹羊陟，會其尙臥，哭之，此所謂抗竦過度也。

⑪趙注：「後漢書馮衍傳，衍字敬通，京兆杜陵人，更始二年，鮑永行大將軍事，安集北方，以衍爲立漢將軍，領狼孟，屯太

原，世祖卽位，永衍審知更始已死，乃罷兵，降於河內，帝怨永衍不時至，永以立功任用，而衍獨見黜，頃之，爲曲陽令，誅斬

劇賊當封，以譏毀故賞不行，越武末，上疏自陳，猶以前過不用，顯宗卽位，人多短衍，以文過其實，遂廢於家。」

◎趙注：「後漢書馬融傳，融字季長，扶風茂陵人，才高博洽，爲世通儒，然於郭氏，不敢復違忤勢家，遂爲梁冀草奏李固，又作大將軍西第頌，以此頗爲正直所羞。」

◎趙注：「後漢書蔡邕傳，邕字伯喈，陳留圉人，董卓爲司徒，舉高第，三日之間，周歷三臺，及卓被誅，邕在司徒王允坐，殊不意，言之而歎，有動於色，允勃然叱之，收付廷尉，治罪死獄中。」

◎趙注：「裴松之注，賈字季重，始爲單家，少遊遊貴戚間，不與鄉里相浮沈，故雖已出官本國，猶不與之士名。」

◎趙注：「魏志陳思王植傳，黃初二年，監國謁者灌均，希指奏植醉酒悖慢，劫脅使者，有司請治罪，帝以太后故，貶爵安鄉侯。」

◎趙注：「後漢書文苑傳，杜篤字季雅，京兆杜陵人，博學不修小節，不爲鄉人所禮，居美陽，與合游，數從請託，不諧，頗相恨，令怨收篤送京師。」

◎趙注：「裴注引典略曰：粹字文蔚，與陳琳阮瑀等典記室，承指數致孔融罪，融誅之後，人視粹所作，無不嘉其才，而畏其筆。」

◎趙注：「魏志王粲傳，琳避難冀州，袁紹使典文章，袁氏敗，歸太祖，太祖謂曰：卿昔爲本初移書，但可罪狀孤而已，何乃上及父祖？琳謝罪，太祖愛其才而不咎。」

①趙注：「裴注，繁音婆，典略曰：欽字休伯，以文才機辨，少得名於汝穎，其所與太子書記，喉轉意率，皆巧麗，爲丞相主簿卒。章仲將曰：孔璋實自麤疏，休伯都無檢格。」

②趙注：「裴注引典略曰：太子嘗請諸文學，酒酣坐歎，命夫人甄氏出拜，坐中衆人咸伏，而植獨平視，太祖聞之，乃收植減死輸作。」

③趙注：「本傳，王粲，字仲宣，山陽高平人，以西京擾亂，乃之荊州依劉表，表以粲貌寢，而體弱通俊，不甚重也。」

④趙注：「後漢書孔融傳，融見操，雄詐漸著，數不能堪，故發辭偏宕，多致乖忤。」  
⑤文苑傳：「衡字正平，平原般人，少有才辯，而氣尚剛傲，好矯時慢物，惟善孔融，融亦深受其才，衡始弱冠，而年四十，遂與爲交友，稱於曹操，而衡素輕操，操不能容，送與劉表，後復傲慢於表，表恥不能容，以送江夏太守黃祖，祖性急，故送衡與之，祖大會賓客，而衡言不遜，祖大怒，欲加捶，而衡方大罵，祖遂令殺之。」

⑥趙注：「魏志陳思王植傳，植既以才見異，而丁儀、丁廙、楊修爲之羽翼，幾爲太子者數矣，文帝御之以術，故遂定爲嗣，太祖既慮終始之變，以修頗有才策，於是以罪誅修，文帝卽位，誅丁儀、丁廙，并其男口。」

⑦趙注：「晉書阮籍傳，籍母終，正與人圍棋，對者求止，籍留與決賭，既而飲酒二斗，舉聲一號，吐血數升，裴楷往弔之，籍放髮箕踞，醉而直視。」

●趙注：「晉書稽康傳，康字叔夜，譙國鉅人，早孤，有奇才，遠邁不羣，長好老莊，常修養性服其之毒，山濤將去選官，舉康自代，乃與濤書告絕，此書既行，知其不可羈屈也，性絕巧而好鍛，宅中有一柳樹甚茂，乃激水澗之，每夏月居其下以鍛。東平呂安服康高致，每一相思，千里命駕，康友而善之，後安爲兄所枉訴，以事繫獄，詞相證引，遂復收康，初康居貧，嘗與向秀共鍛於大樹之下，以自贖給，鍾會往造焉，康不爲之禮，會以此憾之，及是，言於文帝曰：稽康臥龍也，不可起，公無憂天下，願以康爲慮耳，因謂康欲助母丘儉，宜因釐除之，帝既信會，遂并害之。」

●趙注：「晉書傅玄傳，玄字休奕，北地泥陽人，武帝受禪，廣納直言，玄及散騎常侍皇甫陶，共掌諫職，俄遷侍中。初玄進陶及陶入而抵玄以事，玄與陶爭言喧嘩，爲有司所奏，二人竟坐免官。」

●趙注：「晉書孫楚傳，楚字子荆，太原中都人，才藻卓絕，爽邁不羣，多所陵傲，缺鄉曲之譽，年四十餘，始參鎮東軍事，後遷佐著作郎，復參石苞驃騎將軍事，楚既負其才氣，頗侮易於苞，至則長揖曰：天子命我參卿軍事，因此而嫌隙遂構。」

●趙注：「晉書陸機傳，趙王倫輔政，引爲相國參軍，倫將篡位以爲中書郎，倫之誅也，齊王同疑九錫文及禪詔，機必與焉，收機等九人付廷尉，成都王穎奏王晏並救理之，得減死徙邊，遇赦而止。時成都王穎推功不居，勞謙下士，機遂委身焉，太安初，穎與河間王顥起兵討長沙王又，機後將軍河北大都督，戰於鹿苑，機軍大敗，宦人孟玖譖其有異志，穎大怒，使幸秀密收機，遂遇害於軍中。」

●趙注：「晉書潘岳傳，岳字安仁，滎陽中牟人，性輕躁，趙世利，其母數謂之曰：爾當知足，而乾沒不已乎？岳終不能改，初父爲琅邪內史，孫秀爲小史，給岳，岳惡其爲人，數撻辱之，趙王倫輔政，秀爲中書令，遂誣岳及石崇等，謀奉淮南王允齊王，同爲亂，誅之，夷三族，無長幼，一時被害。」

●趙注：「南史顏延之傳，延之字延年，琅邪臨沂人，讀書無所不覽，文章冠絕當時，疎誕不能取容，劉湛等恨之，言於義康，出爲永嘉太守，延年怨憤，作五君詠，湛以其詞旨不遜，欲黜爲遠郡，文帝詔曰：宜令思愆里閭，縱復不悛，當驅往東土，乃至難恕，自可隨事錄之，於是屏居，不與人閒事者七年。」

●趙注：「南史謝靈運傳，少好學，文章之美，與顏延之爲江左第一，襲封康樂公，性豪華，衣服多改舊形制，世共宗之，咸稱謝康樂也，宋受命，降爵爲侯，又爲太子左衛率，多愆禮度，朝廷唯以文義處之。」

●趙注：「南史王宏傳，曾孫融字元長，文詞捷速，竟陵王子良特相友好，武帝疾篤，暫絕，融戎服絳衫，於中書省開口，斷東宮仗不得進，欲矯詔立子良，上震蘇，朝事委四昌侯巖，俄而帝崩，融乃處分，以子良兵禁諸門，四昌侯聞急，馳到雲龍門，不得進，乃排而入，奉太孫登殿，扶出子良，鬱林深怨融，卽位十餘日，收下廷尉獄，賜死。」

●趙注：「南史謝裕傳，裕弟述，弟眺字玄暉，好學有美名，文章清麗，啟王敬則反謀，遷尙書吏部郎，東昏失德，江斬欲立江夏王寶子，末更回惑，欲立始安王遙光，遙光又遣親人劉溫致意於眺，眺自以受恩明帝，不肯答，少日，遙光以眺兼知

衛尉事，眇懼見引，即以祐等謀告左興盛，又語劉暄，暄陽驚，馳告始安王及江祐，始安欲出眇爲東陽郡，祐固執不與，先是眇嘗輕祐爲人，至是構而害之，收眇下獄死。」

⑧盧云：「翹，高貌，翹秀，謂其出拔尤異者。」

⑨趙注：「漢書藝文志，孫卿子三十三篇，名況，趙人，爲齊稷下祭酒。師古注：本曰荀卿，宣帝諱，故曰孫，案今書三十二篇。」

枚乘傳，乘字叔，淮陰人，爲吳王濞郎中，王謀逆，諫不用，去遊梁，梁客皆善屬辭賦，乘尤高。孝王薨，歸淮陰。武帝自爲太子時，聞乘名，及即位，乘年老，以安車徵，道死。賈誼傳，誼，維陽人，以能誦詩書屬文，稱於郡中，文帝召以爲博士，超遷，歲中至

大中大夫，後爲長沙王梁太傅，死年三十三。藝文志，儒家，賈誼五十八篇，又賦七篇。蘇建傳，建，中子，武字子卿，以移

中監使匈奴，單于欲降之，武不從，留十九歲始歸。文選載武五言詩四篇。後漢書張衡傳，衡字平子，南陽西鄂人，作二京

賦。晉書文苑傳，左思字太冲，齊國臨淄人，造齊都賦，一年乃成。復欲賦三都，構思十年，門庭落溷，皆著筆紙，過得一句，即

便疏之。」

⑩趙注：「說文，衡，馬勒。口中銜行馬也。」勒，馬頭絡銜也。

⑪坑岸，猶言坑塹。

⑫希，望也。

# 史通言語

劉知幾

蓋樞機之發，榮辱之主。言之不文，行之不遠，則知飭詞專對，古之所重也。夫上古之世，人惟朴略，言語難曉，訓釋方通。是以尋理則事簡而意深，考文則詞艱而義釋。若尚書載伊尹之訓，臯陶之謨，洛誥康誥，牧誓秦誓是也。周監二代，郁郁乎文，大夫行人，尤重詞命。語微婉而多切，言流靡而不淫。若春秋載呂相絕秦，子產獻捷，臧孫諫君納鼎，魏絳對戮楊干是也。戰國虎爭，馳說雲湧。人持弄丸之辯，家挾飛鉗之術。劇談者以譎誑爲宗，利口者以寓言爲主。若史記載蘇秦合從，張儀連橫，范雎反間以相秦，魯連解紛而全趙是也。逮漢魏已降，周隋而往，世皆尙文，時無專對。運籌畫策，自具於章表；獻可替否，總歸於筆札。宰我子貢之道不行，蘇秦張儀之業遂廢矣。假有忠言切諫，答戲解嘲，其可稱者，若朱雲折檻以抗憤，張綱埋輪而獻直，秦宓之酬吳客，王融之答虜使，此之小辯，曾何足云？是以歷選載言，布諸方冊，自漢已下，無足觀焉。

尋夫戰國已前，其言皆可諷詠，非但筆削所致，良由體質素美。何以覈諸？至如「鶉賁」，「鸚鵡」，童豎之謠也。「山木」，「輔車」，「時俗之諺也」。「幡腹」，「棄甲」，「城者之謳也」。「原



田是謀，<sup>①</sup>與人之誦也。斯皆芻詞鄙句，猶能溫潤若此。況乎束帶立朝之士，加以多聞博古之識者哉？則知時人出言，史官入記，雖有討論潤色，終不失其梗槩者也。

夫三傳之說，既不習於尙書，兩漢之詞，又多違於戰策，足以驗眈俗之遞改，知歲時之不同。而後來作者，通無遠識，記其當世口語，罕能從實而書，方復追效昔人，示其稽古。是以好丘明者，則偏模左傳，愛子長者，則全學史公。用使周秦言辭，見於魏晉之代，楚漢應對，行乎宋齊之日，而僞修混沌，<sup>②</sup>失彼天然，今古以之不純，真僞由其相亂。故裴少期譏孫盛錄曹公平素之語，而全作夫差亡滅之詞，<sup>③</sup>雖言似春秋，而事殊乖越者矣。然自咸洛不守，龜鼎南遷，江左爲禮樂之鄉，金陵實圖書之府，故其俗猶能語存規檢，言喜風流，頗沛造次，不忘經籍。<sup>④</sup>而史臣修飾，無所費功。其於中國，<sup>⑤</sup>則不然：何者？於斯時也，先王桑梓，翦爲蠻貊，被髮左衽，充物神州。其中辯若駒支，<sup>⑥</sup>學如郟子，<sup>⑦</sup>有時而遇，不可多得。而彥鸞<sup>⑧</sup>修僞國諸史，收弘<sup>⑨</sup>撰魏周二書，必諱彼夷音，變成華語，等楊由之聽雀，<sup>⑩</sup>如介葛之聞牛，<sup>⑪</sup>斯亦可矣。而於其間，則有妄益文彩，虛加風物，援引詩書，憲章史漢，遂使沮渠<sup>⑫</sup>乞伏，<sup>⑬</sup>儒雅比於元封，<sup>⑭</sup>拓跋<sup>⑮</sup>宇文，<sup>⑯</sup>德音同於正始。<sup>⑰</sup>華而失實，過莫大焉。唯王宋<sup>⑱</sup>著書，敍元高時事，抗詞正筆，務存直道，方言世語，由此畢彰。而今之學者，皆尤二子，以言多滓穢，語傷淺俗。夫本質如此，而推過史

臣，猶鑑者見媼姆多媼，而歸罪於明鏡也。又世之議者，咸以北朝衆作，周史爲工，蓋賞其記言之體，多同於古故也。夫以枉飾虛言，都捐實事，便號以良直，師其模楷，是則黃狐南史，舉目可求，班固華嶠，比肩皆是者矣。近有燉煌張太素，中山郎餘令，並稱述者，自負史才，郎著孝德傳，張著隋後略，凡所撰今語，皆依倣舊辭，若選言可以效古而書，其難類者，則忽而不取，料其所棄，可勝紀哉？

蓋江芊罵商臣曰：「呼役夫，宜君王廢汝而立職。」漢王怒，酈生曰：「豎儒！幾敗乃公事。」單固謂楊康曰：「老奴！汝死自其分。」樂廣歎衛玠曰：「誰家生得寧馨兒。」斯並當時侮媼之詞，流俗鄙俚之說，必播以唇吻，傳諸諷誦，而世人皆以爲上之二言，不失清雅，而下之兩句，殊爲魯朴者何哉？蓋楚漢世隔，事已成古，魏晉年近，言猶類今，已古者卽謂其文，猶今者乃驚其質。夫天地長久，風俗無恆，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而作者皆怯書今語，勇效昔言，不其惑乎？苟記言則約附五經，載語則依憑三史，是春秋之俗，戰國之風，互兩儀而並存，經千載其如一，奚以今來古往，質文之屢變者哉？蓋善爲政者，不擇人而理，故俗無精麁，咸被其化。工爲史者，不選事而書，故言無美惡，盡傳於後。若事皆不謬，言必近真，庶幾可與古人同居，何止得其精粕而已？

【傳略】

劉知幾，彭城人，字子玄，善文辭，舉進士。開元時累官太子賓客，嘗著史通，具有史家見識，徐堅歎曰：爲史氏者，宜置此座右也。

### 【結構大旨】

第一段述歷代言語變遷之情形。首三句以言貴修飾，反振篇意。『牧誓秦誓』節，述上古時語言渾樸。『魏梓對戮揚干』節，述春秋時語言流婉。『魯連解紛全趙』節，述戰國時語言誇辨。三者雖異，要皆應聲而出，非假章表筆札以爲工者。『蘇秦張儀之業遂廢』節，言自漢及隋，變立談爲筆達。『無足觀焉』節，言其間史書，雖間載口語，已不足述覽矣。第三段論戰國以前言語之美，出於一時之風尚，不盡由於史官之修飾，引諺諺爲證。第三段歷述古今語仿舊詞之病。『真僞由其相亂』節，渾言摹古之失，下文舉事實證之。『事殊乖越』節，摹古一證。『過莫大焉』節，摹古二證。『歸罪明鏡』節，直陳一證。『比肩皆是』節，評世俗議者之淺陋。『可勝紀哉』節，摹古三證。第三段推出議者病根，由於矜遠謾近，因痛論其謬誤，而以『言必近真』結出一篇之正意。

### 【注釋】

①易上繫：「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

②事見左傳成公十三年。

③事見左傳襄公二十五年。

④事見左傳桓公二年。

⑤事見左傳襄公三年。

⑥浦起龍史通通釋：「文心論說篇，轉丸騁其巧辭，飛針伏其精術。尹知章鬼谷序，蘇秦張儀，受掉圍之術，又受轉丸，祛儼三章。按弄丸兼用莊子「市南宜僚」事。鬼谷子有飛箝篇。」

⑦浦釋：「漢書本傳，朱雲字游，成帝時，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臣願賜尚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左將軍辛慶忌免冠叩頭爭，上意解。後當治檻，上曰：『勿易，』因而輯之，以旌直臣。」

⑧浦釋：「後漢張皓傳，子綱字文紀，爲御史，漢安元年，選遣八使，徇行風俗，餘人受命之部，綱獨埋其車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遂奏大將軍梁冀河南尹不疑書上，京師震悚。」

⑨浦釋：「蜀志本傳，秦宓字子勅，拜左中郎將，長水校尉，吳遣使張溫來聘，在館焉。溫問曰：『君學乎？』宓曰：『五尺童子皆學，何必小人。』溫復問曰：『天有頭乎？』宓曰：『有之，在西，詩曰：『乃眷西顧。』』溫曰：『天有耳乎？』宓曰：『天處高而聽卑，詩曰：『鶴鳴于九臯，聲聞於天。』』溫曰：『天有足乎？』宓曰：『有，詩曰：『天步艱難，之子不猶。』』溫曰：『天

有姓乎？」宓曰：「有姓劉。」溫曰：「何以知之？」答曰：「天子姓劉。」溫曰：「日出於東乎？」宓曰：「雖生於東，而沒於西。」答問如響，應聲而出。於是溫大敬服。」

⑤浦釋：「南齊本傳，王融字元長，上使兼主客，接騰使房款高宋弁，弁見融年少，問：「王主客年幾？」融曰：「五十之年，久踰其中。」後日，上以虜獻馬不稱，使融問曰：「秦西燕北，實多駿驥，所獻良馬，乃駑駘不若，將且且信，信有時而爽，駟馴之牧，遂不能嗣。」宋弁曰：「當是不習土地。」融曰：「周穆馬迹徧於天下，若騏驎之性，因地而遷，則造父之策，有時而敗。」弁不能答。」

⑥浦釋：「左傳僖五，童謠曰：「丙之辰，龍尾伏辰，均服振振，取虢之旂，犇之賁賁，天策煥煥，火中成軍，虢公其奔。」」

⑦浦釋：「左昭二十五，文武之世，童謠有之，曰：「鶉之鷓之，公出擘之。鶉鷓之羽，公在外野，在飯之馬。鶉鷓踈踈，公在乾候，微養與籒。鶉鷓之巢，遠哉遙遙。揭父喪勞，宋父以驕。鶉鷓鶉鷓，往歌來哭。」」

⑧浦釋：「左隱十一，周諺有之，曰：「山有木，工則度之；寶有禮，主則擇之。」」

⑨浦釋：「左僖五，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者，其虞轡之謂也。」

⑩浦釋：「左文四，「睥其目，嚼其腹，乘甲而復，于思于思，乘甲復來。」」

⑪浦釋：「左僖二十八，聽與人之誦曰：「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

②浦釋：「莊子天地篇，子貢南遊於楚，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爲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澆，搯搯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於此，鑿木爲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其名爲槩。』爲圃者作色而笑曰：『吾聞之，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吾羞而不爲也。』子貢反於魯，以告孔子，孔子曰：『彼假修渾沌氏之術者也，誠其一不知其二，治其內，不治其外。』」

③浦釋：「魏武紀注：『孫盛魏氏春秋云：』答諸將曰：『劉備，人傑也，將生憂寡人，』臣松之以爲孫盛製書，多用左氏，以易舊文，後之學者，將何取信哉？且魏武方以天下勵志，而用夫羞分死之言，尤非其類。』」

④原注：「若梁史載高祖在國中，見蕭正德而謂之曰：『嗟其泣矣，何嗟及矣，』湘東王暕世子方等見殺，謂其次子方緒曰：『不有其廢，君何以興？』皆其類也。』」

⑤浦釋：「談苑，雍熙中校九經，杜臨述貞觀勅云：『經籍訛舛，由五胡之亂，學士多南遷，中國經術浸微。』按唐初語稱中原爲中國，此一證也，然其稱起漢魏間。世說識鑿，裴晉謂劉備，使居中國能亂人。又容止注，明帝得吳降人，問：『江東聞中國名士爲誰？』皆是也。』」

⑥浦釋：「左傳十四，會于向，將執戎子駒支，范宣子親數諸朝曰：『詩朝之，爾無與焉。』對曰：『官之師旅，無乃實有所闕，而罪我諸戎，不與于會，亦無勞焉，賦青瑀而退。』」

浦釋：「左傳昭十七，邾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皞氏鳥名官，何故也？』邾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我高祖少皞，鳥名適至，故紀於鳥，為鳥師而鳥名。』云云。仲尼聞之，見於邾子而學之。」

⑤ 彥鸞，崔鴻字。

⑥ 收弘，魏收，牛弘。

浦釋：「後漢方術傳，楊由，成都人，為郡文學掾時，有大雀集於庫樓上，太守廉范以問由，由對曰：『此占郡內當有小兵。按郭評云：楊由占雀，非聽雀也，聽雀是益部楊宣事，愚以為大泥，凡禽占之術，未有不以鳴聲為占者，范史書集不齊鳴，省文耳，聽字無害。』」

浦釋：「左傳二十九，介葛盧來朝，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其音云。』問之而信。」

⑦ 沮渠，北涼。

⑧ 乞伏，西秦。

⑨ 元封，漢武帝年號。

⑩ 拓跋，元魏。

⑪ 宇文，北周。

⑤ 正始，魏文帝年號。

⑥ 王宋，王劭齊志，宋孝王開東風俗傳。

⑦ 原注：「如周太祖實名黑獺，魏本索頭，故當時有童謠曰：「狐非狐，貉非貉，燒梨狗子嚼斷索。」又曰：「瓊獺頭圍藥，河中狗子破樹菰。」又西帝下詔罵齊神武，數其罪二十，請如此事，雖可遺棄，而周史以爲其事非雅，略而不載，賴君懋編錄，故得傳聞於後，其事不傳於北齊，因而埋沒者，蓋亦多矣。」

⑧ 浦釋：「唐書張公瓚傳，子太素，龍朔中東臺舍人，兼修國史，著書百餘篇。」通志略，太素著北齊書二十卷，隋書三十卷，隋後略十卷，燉煌張氏家傳二十卷，又見史官建置篇。」

⑨ 浦釋：「唐儒學傳，郎餘令授王元軌府參軍事，從父知年，亦爲王友，元軌每日，郎家二賢皆入府，不意培壤而松柏爲林，餘令以梁元帝有孝德傳，更撰後傳數十篇，改著作佐郎。」

⑩ 語見左傳文公元年。

⑪ 語見史記留侯世家。

⑫ 浦釋：「魏志王陵傳注，魏略曰：山陽單固，字恭夏，有器識，兗州刺史令狐嚴辟爲別駕，與從事楊康，並爲腹心，後恩與王陵通謀，康固皆知其計，康至洛陽，露其事太傅東，取固問曰：「卿知其事邪？」令狐反乎？」固故云無有，康與固對相詰，乃



罵康曰：「老庸既負使君，又滅我族，願汝當活耶？」初楊康自以白其事，冀得封拜，後亦并斬，墮刑，固又罵康曰：「老奴汝死自分耳，何面目行地下也。」

浦釋：「晉書樂廣傳，廣字彥輔，與王衍俱宅心事外，天下言風流者，王樂稱首焉。」  
衛玠傳，玠字叔寶，風神秀異，妻父即樂廣也。時謂婦公冰清，女婿玉潤。按二傳俱無甯馨兒語，其語今見王衍傳，衍總角造山濤，濤嗟歎，日而送之曰：「何物老嫗，生甯馨兒。」史通似誤。「通雅，甯馨呼語詞，今讀此字，亦云那向。」

## 史通浮詞

劉知幾

夫人樞機之發，聲塵不窮，必有徐音。足句爲其始末。是以伊惟夫蓋，發語之端也；焉哉矣兮，斷句之助也。去之則言語不足，加之則章句獲全，而史之敘事，亦有時類此。故將述「晉靈公厚斂雕牆」則且以「不君」爲稱。欲云「司馬安四至九卿」而先以「巧宦」標目。所謂說事之端也。又書「重耳伐原示信」而續以「一戰而霸，文之教也」。載「匈奴爲偶人象邽都，令馳射莫能中」則云「其見憚如此」。所謂論事之助也。

昔尼父裁經，義在褒貶，明如日月，持用不刊，而史傳所書，貴乎博錄而已。至於本事之外，時寄

抑揚，此乃得失稟於片言，是非由於一句，談何容易，可不慎歟？但近代作者，溺於煩富，則有發言失中，加字不愜，遂令後之覽者，難以取信。蓋史記世家有云：「趙鞅諸子，無恤最賢。」夫賢者當以仁恕爲先，禮讓居本。至如僞會鄰國，進計行戕，俾同氣女兒，摩筭引決，此則詐而安忍，貪而無親，鯨鯢是儔，犬豕不若，焉得謂之賢哉？又漢書云：「蕭何知韓信賢。」案賢者處世，夷險若一，不隕穫於貧賤，不充詘於富貴。易傳曰：「知進退存亡者，其唯聖人乎？」如淮陰初在仄微，墮業無行，後居榮貴，滿盈速禍，躬爲逆上，名隸惡徒，周身之防靡聞，知足之情安在？美其善將，呼爲才略，則可矣！必以「賢」爲目，不其謬乎？又云：「嚴延年精悍敏捷，雖子貢冉有，通於政事，不能絕也。」夫以編名酷吏，列號屠伯，而輒比孔門達者，豈其倫哉？且以春秋至漢，多歷年所，必言貌取人，耳目不接，又焉知其才術相類，錙銖無爽，而云不能絕乎？

蓋古之記事也，或先經張本，或後傳終言，分布雖疎，錯綜逾密。今之記事也，則不然，或隔卷異篇，遽相矛盾；或連行接句，頓成乖角。是以齊史之論魏收，良直邪曲，三說各異。周書之評太祖，寬仁好殺，二理不同。非惟言無準的，固亦事成首鼠者矣。夫人有一言，而史辭再三，良以好發蕪言，不求謹理，而言之反覆，觀者惑焉。亦有開國承家，美惡昭露，皎如星漢，非靡沮所移，而輕事塵點，曲加

粉飾，求諸近史，此類尤多。如魏書稱登國以鳥名官，則云：「好尚淳朴，遠師少皞。」述道武結婚蕃落，則曰：「招攜荒服，追慕漢高。」自餘所說，多類於此。案魏氏始興邊朔，少識典墳，作僂蠻夷，抑惟秦晉。而鳥官創置，豈關郊子之言髦頭？而偶奚假奉春之策？奢言無限，何其厚顏？又周史稱「元行恭因齊滅得回，庾信贈其詩曰：「毓亡垂棘反，齊平寶鼎歸。」陳周弘正來聘，在館贈韋詩曰：「德星猶未動，真車詎肯來。」其為信弘正所重如此。夫文以害意，自古而然，擬非其倫，由來尙矣。必以庾周所作，皆為實錄，則其所褒貶，非止一人，咸宜取其指歸，何止採其四句而已。若乃題目不定，首尾相違，則百藥德棗是也。心挾愛憎，詞多出沒，則魏收牛弘是也。斯皆鑿裁非遠，智識不周，而輕弄筆端，肆情高下。故彌縫雖洽，而厥迹更彰，取惑無知，見啜有識。

夫詞寡者，出一言而已。周才蕪者，資數句而方泆。案左傳稱絳父論甲子，隱言於趙孟；班書述楚老哭龔生，莫識其名氏。苟舉斯一事，則觸類可知。至嵇康皇甫謐撰高士記，各為二叟立傳，全採左班之錄。而其傳論云：「二叟隱德容身，不求名利，避遠亂害，安於賤役。夫探揣古意，而廣足新言，此猶子建之詠三良，延年之歌秋婦。至於臨穴淚下，閨中長歎，雖語多本傳，而事無異說。蓋臆脛雖短，續之則悲；史文雖約，增之反累。加減前哲，豈容易哉。」

昔夫子斷唐虞以下，迄於周，翦截浮詞，撮其機要。故帝王之道，坦然明白。自去聖日遠，史籍逾多，得失是非，孰能刊定。假有才堪釐革，而以人廢言，此繞朝<sup>○</sup>所謂勿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者也。

### 【結構大旨】

首段論敘事之文，須有徐音足句，以爲提綱總結，先渾言，後舉例。第二段言徐音足句，貴得其當。先言孔子作春秋褒貶之明，次言後世作者發言之失中，歷舉例證。第三段論評斷矛盾夸飾之失。第四段詞貴簡單，未易增減前人之文。末段以自貢作結。

### 【注釋】

○浦釋：「音在語前，故當言徐，舊作徐音誤。」

○浦釋：按此四句，化用騰龍章句篇文，其原文云：夫惟蓋故，發端之首唱；乎哉矣也，送末之常科。

○語見左傳宣公二年。

○浦釋：「史記汲黯傳，黯姑姊子司馬安，少與黯爲太子洗馬，安文深巧，善宦，官四至九卿。按傳文深巧截句，善宦二字另讀，而潘岳閒居賦序，破句作巧宦之目，後遂習用之。」

○語見左傳僖公二十七年。

④ 語見史記酷吏傳。

⑤ 排，舊作特。

⑥ 浦釋：「史記趙簡子盡召諸子與語，無恤最賢，乃以爲太子，是爲襄子，襄子姊前爲代王夫人，簡子葬未除服，北登夏屋，請代王使野人操銅料以食，代王行，陰令宰人繼以料擊殺代王，遂與兵平代地，其姊聞之泣而呼天。摩笄自殺，代人憐之，名死地爲摩笄之山。」

⑦ 浦釋：項羽封沛公蜀漢魏叔子集熊養及字說曰：「漢高不肯之國，蕭何曰：臣願大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張良自韓來，韓信陳平自楚往，故曰：養民以致賢。」按語見漢書蕭何傳，而良遇在先，平至在後。魏冰叔渾統言之，漢中所致固止一信，但蕭何致賢之語，卻是泛詞，史通指實韓信，殊屬牽合，非止拈義之滯也。

⑧ 浦釋：此禮記儒行之文，鄭注：隕獲，困迫失志之貌，充絀，歡喜失節之貌。

⑨ 浦釋：「殿延年本傳，巧爲獄文，奏可論死，奄忽如神，流血數里，河南號爲屠伯。」

⑩ 原注：李百藥齊書序，論魏收云：若使子孫有靈，竊恐未揭高論。至收傳論又云：足以入相如之室，游尼父之門，但志存實錄，好抵陰私，於爾朱暢傳又云：收受暢財賄，故爲榮傳，多減其惡，是謂三說各異。按北齊書暢雙名文暢，受命語在其弟文略傳，文亦不同。

⑤原注：令狐德棻周書元偉傳，稱文帝不害諸元則云：太祖天縱寬仁，性罕猜忌。於本紀論又云：渚宮制勝，闕城擊戮，茹茹歸命，盡種誅夷，雖事出機道，而用乖於德教，是謂二理不同。按本注句複字脫，多不成語，今據周書改正，因此益悟集內篇文注語，時苦不通，皆竄亂所致，非其實也。

⑥浦釋：「史記灌夫傳，武安侯召御史大夫載，怒曰：『與長孺共一老秃翁，何爲首鼠兩端。』」

⑦浦釋：「無言字，按此句當作人惟一格。」

⑧靡沮，或作磨涅，俱未確。

⑨浦釋：「魏并官氏志，天賜元年，欲法古純質，每於制定官號，皆擬遠古雲鳥之義，諸曹走使，謂之燒鴨，取飛之迅疾，以伺察爲候官，謂之白鷺，取其延頸遠望，自餘諸官，義皆類此。」

⑩浦釋：「魏書崔玄伯傳，太祖曾引玄伯講漢書，至婁敬說漢祖，以魯元公主妻劉又，善之，嗟歎者良久，是以諸公主皆釐降於寶附之國。」

⑪浦釋：「晉天文志，昂七星，天之耳也，又爲鬚頭，胡星也。」「魏天象志，皇始元年六月，有星孛於鬚頭，是秋太用啓冀方之地。」

⑫浦釋：「漢書劉敬傳，上曰：『本言都秦地者婁敬，婁者，乃劉也。』賜姓劉氏，拜爲郎中，號奉春君。冒頓遊苦北邊，劉汝曰：

「陛下誠能以適長公主妻之，厚奉賂之，彼知漢女送厚，蠻夷必慕，以爲闕氏，生子必爲太子，代單于，豈嘗聞外孫，敢與大父抗禮者哉？」

⑤浦釋：「周書，元偉字猷，爲使主報聘於齊，是秋高祖親戎東討，偉爲齊所執，齊平，偉方見釋。偉性好虛靜，政事之暇，未嘗無書。初自鄴還也，庾信贈其詩云。按猷道史通作行恭，豈牛弘本然耶？」

⑥浦釋：「周書，章實字敏，志尚夷簡，所居之宅，枕帶林泉，明帝號之曰逍遙公。陳遣其尙書周弘正來聘，造實，後請實至賓館，弘正贈詩云。按世說陳太丘詣荀朗後，元方將車，于時太史奏真人東行，弘正詩真車語用此也。」

⑦原注：齊史，李百藥所撰。周史，令狐德棻所撰也。

⑧原注：魏書，魏收所撰。周史載元行恭等，此本牛弘所撰也。

⑨浦釋：「左傳，襄三十，晉悼夫人食與人之城杞者，絳縣人或年長矣，無子，而往與於食，有與疑年，使問之年，曰：「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五甲子矣。」吏走問之朝，捕虜曰：「七十三年矣。」趙孟召之，而謝過焉，曰：「使晉子辱在泥途久矣，武之罪也。」與之田，使爲君復陶。」

⑩浦釋：「漢書兩嬰傳，兩嬰皆楚人也，勝字君資，舍字君倩，世謂之楚兩嬰。王莽既篡國，遣使者奉璽書，卽拜勝，不復開口飲食，死，有老父來叩哭甚哀，既而曰：「嗟乎！蕭以香自燒，膏以明自銷。」遂趨而出，莫知其誰？」

浦釋：「文選，曹子建三良詩云：攬涕登君墓，臨穴仰天歎。」

浦釋：「宋書，顏延之字延年，獨酌郊野，當其得意，旁若無人。」按秋胡詩有「歲暮臨空房」句，所謂罔嘆也。

浦釋：「莊子駢拇篇，鳧脰雖短，續之則憂，鶴脰雖長，斷之則悲。」

語見左傳文公十三年。

## 史通敘事

劉知幾

夫史之稱美者，以敘事爲先。至若書功過，記善惡，文而不麗，質而非野，使人味其滋旨，懷其德音，三復忘疲，百遍無斃，自非作者曰聖，其孰能與於此乎？昔聖人之述作也，上自堯典，下終獲麟，是爲屬詞比事。○之言，疏通知遠。○之旨。子夏曰：「書之論事也，昭昭然若日月之代明。」揚雄有云：「說事者莫辨乎書，說理者莫辨乎春秋。」然則意指深奧，誥訓成義，○微顯闡幽，○婉而成章，○雖殊途異轍，亦各有差焉。諒以師範億載，規模萬古，爲述者之冠冕，實後來之龜鏡，既而馬遷史記，班固漢書，繼聖而作，抑其次也。故世之學者，皆先曰五經，次云三史，經史之目，於此分焉。嘗試言之，曰：經猶日也，史猶星也。夫杲日流景，則列星寢耀。桑榆既夕，而辰象粲然。故史漢之文，當乎尙書春秋之世也，則其言



淺俗，涉乎委巷，垂翅不舉，濫籥無聞。逮於戰國已降，去聖彌遠，然後能露其鋒穎，倜儻不羈。故知人才有殊，相去若是，校其優劣，詎可同年。自漢已降，幾將千載，作者相繼，非復一家。求其善者，蓋亦幾矣！夫班馬執簡，既五經之罪人，而晉宋殺青，又三史之不若。譬夫王霸有別，粹駁相懸，才難不其甚乎？然則人之著述，雖同自一手，其間則有善惡不均，精麤非類。若史記之蘇張蔡澤等傳，是其美者。至於三五本紀，日者太倉公龜策傳，固無所取焉。又漢書之帝紀陳項諸節，是其最也。至於淮南王司馬相如東方朔傳，又安足道哉？豈繪事以丹青成妍，帝京以山水爲助，故言媮者其史亦拙，事美者其書亦工，必時乏異聞，世無奇事，英雄不作，賢雋不生，區區碌碌，抑惟恆理，而責史臣顯其良直之體，申其微婉之才，蓋亦難矣！故揚子有云：「虞夏之書渾渾爾，商書灑灑爾，周書噩噩爾，下周者其書憔悴乎？」觀丘明之記事也，當桓文作霸，晉楚更盟，則能飾彼詞句，成其文雅。及王室大壞，事益縱橫，則春秋美辭，幾乎翳矣。觀子長之敘事也，自周已往，言所不該，其文闕略，無復體統。洎秦漢已下，條貫有倫，則煥炳可觀，有足稱者。至若荀悅漢紀，其才盡於十帝。陳壽魏書，其美窮於三祖。觸類而長，他皆若斯。夫識寶者稀，知音蓋寡。近有裴子野宋略，王劭齊志，此二家者，並長於敘事，無愧古人。而世人議者，皆雷同譽裴，而共詆王氏。夫江左事雅，裴筆所以專工。中原跡穢，王文由其屢鄙。且幾原務飾虛辭，君懋志存實

錄，此美惡所以爲異也。設使丘明重出，子長再生，記言於賀六渾之朝，書事於士尼干之代，將恐輟毫栖牘，無所施其德音，而作者安可以今方古，一概而論得失？夫敘事之體，其流甚多，非復片言所能覷縷。今輒區分類聚，定爲三篇，列之於下。

夫國史之美者，以敘事爲工，而敘事之工者，以簡要爲主。簡之時義大矣哉！歷觀自古，作者權輿，尚書發蹤，所載務於寡事。春秋變體，其言貴於省文。斯蓋澆淳殊致，前後異跡，然則文約而事豐，此述作之尤美者也。始自兩漢，迄乎三國，國史之文，日傷煩富。逮晉已降，流宕逾遠，尋其冗句，摘其煩詞，一行之間，必謬增數字，尺紙之內，恆虛費數行。夫聚蚊成雷，羣輕折軸，況於章句不節，言詞莫限，載之兼兩，曷足道哉？蓋敘事之體，其別有四：有直紀其才行者，有唯書其事跡者，有因言語而可知者，有假讚論而自見者。至如古文尚書，稱帝堯之德，標以「允恭克讓」；春秋左傳，言子太叔之狀，目以「美秀而文」。所稱如此，更無他說，所謂直紀其才行者。又如左氏載申生爲驪姬所譖，自縊而亡。史稱紀信爲項籍所圍，代君而死。此則不言其節操，而忠孝自彰，所謂唯書其事跡者。又如尚書稱武王之罪紂也，其誓曰：「焚炙忠良，剝剔孕婦。」左傳紀隨會之論楚也，其詞曰：「華輅藍縷，以啓山林。」此則才行事跡，莫不闕如，而言有關涉，事便顯露，所謂因言語而可知者。又如史記衛青傳後，

太史公曰：「蘇建嘗責大將軍不薦賢待士。」漢書孝文紀末，其讚曰：「吳王詐病不朝，賜以几杖。」此則傳之與紀，並所不書，而史臣發言，別出其事，所謂假讚論而自見者。然則才行事跡言語讚論，凡此四者，皆不相須，若兼而畢書，則其費尤廣。但自古經史，通多此類，能獲免者，蓋十無一二。

又敘事之省，其流有二焉。一曰省句，二曰省字。如左傳宋華耦來盟，稱其先人得罪於宋，魯人以為敏。夫以鈍者稱敏，則明賢達所嗤，此為省句也。春秋經曰：「隕石於宋五。」夫聞之隕，視之石，數之五，加以一字太詳，減其一字太略，求諸折中，簡要合理，此為省字也。其有反於是者，若公羊稱郟克，季孫行父，禿，孫良，夫跛，齊使跛者逆跛者，禿者逆禿者，眇者逆眇者。蓋宜除跛者已下句，但云各以其類逆。必事加再述，則於文殊費，此為煩句也。漢書張蒼傳云：「年老口中無齒。」蓋於此一句之內，去年及口中可矣。夫此六文成句，而三字妄加，此為煩字也。然則省句為易，省字為難，洞識此心，始可言史矣。苟句盡餘賸，字皆重複，史之煩蕪，職由於此。蓋餌巨魚者，垂其千鈞，而得之在於一筌。捕高鳥者，張其萬置，而獲之由於一目。夫敘事者，或虛益散辭，廣加閑說，必取其所要，不過一言一句耳。苟能同夫獵者漁者，既執而置鈞，必收其所留者，唯一筌一目而已。則庶幾駢枝盡去，而塵垢都捐，華逝而實存，滓去而瀦在矣。嗟乎！能損之又損，而玄之又玄，輪扁所不能語斤，伊摯所不能言鼎。

也。

夫飾言者爲文，編文者爲句，句積而章立，章積而篇成，篇目既分，而一家之言備矣。古者行人出境，以詞令爲宗；大夫應對，以言文爲主。況乎列以章句，刊之竹帛，安可不勵精雕飾，傳諸諷誦者哉？自聖賢述作，是曰經典，句皆韶夏，言盡琳琅，秩秩德音，洋洋盈耳，譬夫游滄海者，徒驚其浩曠，登太山者，但嗟其峻極，必摘以尤最，不知何者爲先。然章句之言，有顯有晦。顯也者，繁詞縟說，理盡於篇中。晦也者，省字約文，事溢於句外。然則晦之將顯，優劣不同，較可知矣！夫能略小存大，舉重明輕，一言而巨細咸該，片語而洪纖靡漏，此皆用晦之道也。昔古文義，務卻浮詞。虞書云：「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夏書云：「啟呱呱而泣，予不子。」周書稱「前徒倒戈，血流漂杵。」虞書云：「四罪而天下咸服。」此皆文如闕略，而語實周瞻，故覽之者初疑其易，而爲之者方覺其難。固非雕蟲小技，所能斥苦。其說也。旣而丘明受經，師範尼父。夫經以數字包義，而傳以一句成言，雖繁約有殊，而隱晦無異。故其綱紀而言邦俗也，則有士會爲政，晉國之盜奔秦。邢遷如歸，衛國忘亡。其款曲而言人事也，則有「犀革裹之，比及宋，手足皆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斯皆言近而旨遠，辭淺而義深，雖發語已殫，而含意未盡。使夫讀者，望表而知裏，捫毛而辯骨，視一事於句中，反三隅於字外。晦之時義，不亦大

哉？泊班馬二史，雖多謝五經，必求其所長，亦時值斯語。至若「高祖亡齋何，如失左右手，」漢兵敗，睢水爲之不流，「董生乘馬三年，不知牝牡，」翟公之門，可張雀羅，「則其例也。自茲已降，史道陵夷，作者蕪音累句，雲蒸泉湧。其爲文也。大抵編字不隻，捶句皆雙，修短取均，奇偶相配。故應以一言蔽之者，輒足爲二言，應以三句成文者，必分爲四句，彌漫重沓，不知所裁。是以處道受責於少期，子昇取譏於君懋，非不幸也。蓋作者言雖簡略，理皆要害，故能疎而不遺，儉而無闕。譬如用奇兵者，持一當百，能全克敵之功也。若才乏雋穎，思多昏滯，費詞既甚，敘事纒周，亦猶售鐵錢者，以兩當一方，成買遷之價也。然則史漢已前省要如彼，國晉已降，煩碎如此。必定其妍媸，甄其善惡。夫讀古史者，明其章句，皆可詠歌。觀近史者，悅其緒言，直求事意而已。是則一貴一賤，不言可知，無假推揚，而其理自見矣！

昔文章既作，比興由生，鳥獸以媿賢懋，草木以方男女，詩人騷客，言之備矣！泊乎中代，其體稍殊，或擬人必以其倫，或述事多比於古。當漢氏之臨天下也，君實稱帝，理異殷周，子乃封王，名非魯衛，而作者猶謂帝家爲王室，公輔爲王臣，盤石如建侯之言，帶河申俾侯之誓，而史臣撰錄，亦同彼文章，假託古詞，翻易今語，潤色之濫，萌於此矣！降及近古，彌見其甚。至如諸子短書，雜家小說，論逆臣則呼爲

問鼎，稱巨寇則目以長鯨，邦國初基，皆云草昧，帝王兆跡，必號龍飛，斯並理兼諷諭，言非指斥，異乎游夏措辭，南董顯書之義也。如魏收代史，吳均齊錄，或牢籠一世，或苞舉一家，自可申不刊之格言，弘至公之正說，而收稱劉氏納貢，則曰「來獻百牢」，均敘元日臨軒，必云「朝會萬國」。夫以吳徵魯賦，禹計塗山，持彼往事，用爲今說，置於文章則可，施於簡冊則否矣。亦有方以類聚，譬諸昔人，如王隱稱葛亮挑戰，「冀獲曹咎之利」。崔鴻稱慕容冲見幸，「爲有龍陽之姿」。「其事相符，言之讖矣！而盧思道稱邢邵「喪子不慟，自東門吳已來，未之有也」。李百藥稱王琳「雅得人心，雖李將軍恂善誘，無以加也」。「斯則虛引古事，妄足庸音，苟矜其學，必辨而非常者矣！昔禮記檀弓，工言物始，夫自我作故，首創新儀，前史所刊，後來取證，是以漢初立禘，子長所書，魯始爲盥，丘明是記，河橋可作，元凱取驗於毛詩。男子有笄，伯支遠徵於內則。卽其事也。案裴景仁秦記，稱苻堅方食，撫盤而詬。王劭齊志，述洛干感恩，脫帽而謝。及彥鸞撰以新史，重規刪其舊錄，乃易撫盤以推案，變脫帽爲免冠。夫近世通無案食，胡俗不施冠冕，直以事不類古，改從雅言，欲令學者何以考時俗之不同，察古今之有異？又自雜種稱制，充物神州，事異諸華，言多醜俗。至如「翼健」，「道武原」，「黑獺」，「周文本」名，而伯起革以他語，德棻闕而不載，蓋厖降劄，字之媿也。重耳黑臀，名之鄙諱。

也。④舊皆列以三史，傳諸五經，未聞後進談講，別加刊定。況齊丘之憤，彰於載識，⑤河邊之狗，著於謠詠，⑥明如日月，難爲蓋藏。此而不書，何以示後？亦有氏姓本複，減省從單，⑦或去万紐而留于，⑧或止存狄而除庫，⑨求諸自古，罕聞茲例。昔夫子有云：「文勝質則史。」故知史之爲務，必藉於文。自五經已降，三史而往，以文敘事，可得言焉。而今之所作，有異於是。其立言也，或虛加練飾，輕身雕彩，或體兼賦頌，或詞類俳優，文非文，史非史，譬夫烏孫造室，雜以漢儀，而刻鵠不成，反類於鶩者也。

【結構大旨】

首段爲一篇之敘，論行文當隨時代而異，不宜襲古人之辭，寧實無虛，寧真無僞，自起至「其孰能與於此乎」爲一節，說敘事大意，提出「作者曰聖」起下尚書春秋。此下至「經史之目於此分焉」爲第二節，推尚書春秋爲敘事之祖，馬班二家爲史體之宗。此下至「才雖不其甚乎」爲第三節，從二經跨入二史，以逮於後史之遞降。以下至「蓋亦難矣」爲第四節，就二史論情事既殊，雖同出一手，文之善惡，卽不能均。此下至「他皆若是」爲第五節，承上意論各史之得失，以見當就事敘事。此下至「一概而論得失」爲第六節，復承上意論裴子野王劭二家之得失，此下至「列之於下」爲第七節，爲一段之結束，并領起下文。第二段論敘事尚簡，自首至「曷足道哉」爲第一節，言明尚簡之旨，以尚書春秋爲準。

經，兩漢以降，均有不簡之失。此下至「能獲免者蓋十無一二」爲第二節，論敘事之體有四別。此下至「史之煩蕪，職由  
 於此」爲第三節，論敘事有省句省字二法，引正反二喻。此下至「伊摯所不能言鼎也」爲第四節，設喻總結上意。第三  
 段論敘事用晦，自首至「此皆用晦之道也」爲第一節，先泛說後點明用晦之道。此下至「所能斥苦其說也」爲第二  
 節，引尚書用晦之法。此下至「晦之時義不亦大哉」爲第三節，引左傳用晦之法。此下至「則其例也」爲第四節，引史  
 漢用晦之法。此下至「非不幸也」爲第五節，言後代史家不知用晦之病。此下至「其理自見已」爲第六節，總結上文。  
 第四段論敘事妄飾，自首至「言之備矣」爲第一節，推原妄飾，由於比與。此下至「萌於此矣」爲第二節，論漢史假古  
 爲飾之失。此下至「南而顯書之義也」爲第三節，論後代用古語之失。此下至「施於簡冊則否矣」爲第四節，舉魏收  
 吳均妄飾之證。此下至「必辨而非當者矣」爲第五節，言諸家擬人之得失。此下至「察古今之有異」爲第六節，言諸  
 家齊物之得失。此下至「何以示後」爲第七節，言不審醜名之失。此下至「罕聞茲例」言減省複姓之失。此下至末爲  
 第八節，總結別文，言史亦尚文，但不可虛飾耳。

【注釋】

○禮記，屬詞比事，春秋教也。

○禮記，疏通知遠，審教也。



② 二語指尙書。

③ 浦釋：「左傳杜序，其微顯閉幽，裁成義類者，皆據舊例而發義，指行事以正褒貶。按史通本此，非用易文也。」

④ 二語指春秋。

⑤ 見法言問神篇。

⑥ 浦釋：「北齊神武紀，姓高，名歡，字賀六渾，渤海蓊人也，世仕慕容氏，慕容敗，歸魏，神武既累世北邊，故習其俗，遂同鮮卑。」

⑦ 浦釋：「黃本作士于尼，其補注云：北史齊顯祖，諱彥，字子進，武明太后孕帝時，有赤光照室，及產，命之曰：「侯尼于，」鮮卑言有相子也，「士于尼」宜作「侯尼于。」」

⑧ 卑言有相子也，「士于尼」宜作「侯尼于。」

⑨ 浦釋：「觀本作餽，通作羅，左思吳都賦，嗟難得而觀羅，晉書傅咸疏，臣前所以不羅縵者，莫因結奏，得從私願也。金靈字考，」

次序也。

⑩ 極輿，始也。

⑪ 浦釋：「漢中山靖王傳，「衆煦深山，衆蟻成蠶。」注：蟻古蚊字。國策張儀說魏，「積羽沈舟，羣輕折軸，衆口鑠金。」

⑫ 見左傳襄公三十一年。

⑬ 見左傳僖公四年。

●見漢書高帝紀。

浦釋：「左宣十二，樂武子曰：楚自克庸以來，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敵之，訓之以篳路藍縷，以啟山林。按是樂書語，非

士會語也，二人皆稱武子，所以誤也。又昭十二年，右尹子革語，亦有篳路句，皆是言語，非書事跡。

浦釋：「史記贊，大將軍不敢親附士大夫招賢者，使人主之柄，奉法遵職而已。按其文全出蘇建口語。史公運之爲贊，事

舉而傳文者矣，故劉氏引之。

浦釋：「漢書贊，「孝文皇帝約身弛民，懷南越，和匈奴。父吳王詐病而賜几杖，專務德化。」按凡此數事，本皆史記紀中

正文，班氏取以爲贊，又一運化書筆之法，故劉氏類引之。」

原注：近史紀傳，欲言人居哀毀損，則先云「至性純孝。」欲言人盡夜觀書，則先云「篤志好學。」欲言人赴敵不顧，則

先云「武藝絕倫。」欲言人下筆成篇，則先云「文章敏速。」此則既述才行，又彰事迹也。如穀梁傳云：「駘姬以醜爲酒，

藥脯以毒，獻公田來，驪姬曰：「世子已祀，故致福於君。」君將食，驪姬跪曰：「食自外來者，不可不試也。」覆酒及地而

地填，以脯與犬，犬斃，驪姬下堂而啼，呼曰：「天乎！天乎！國子之國也，子何遲乎爲君。」又禮記云：「陽門之介夫死，司城子

罕，入而哭之哀，晉人之視宋者，反報於晉侯曰：「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而民說，殆不可伐也。」此則既書事跡，又

載言語也。又近代諸史，人有行事美惡，皆已具其紀傳中，續以讀論，重述前事，此則才行事跡，紀傳已書，讀論又載也。

◎原注：公梁，禮，新序，說苑，戰國策，楚漢春秋，史記，迄於皇家所撰五代史皆有之。

◎原注：唯左丘明野王無此也。

◎西釋：「左文十五，宋華耦來盟，公與之宴，辭曰：『君之先臣督，得罪於宋，殤公，名在諸侯之策，臣承其祀，其敢辱君，魯人以爲敏。』」杜注：「無故揚其祖惡，是不敏，魯人以爲敏，君子不與也。」按魯字之訓，劉云：禮記中亦有是註，但大小戴記，皆無是語，唯孔疏有其文，曰「魯人，魯鈍之人。」

◎浦釋：「穀梁成元，季孫行父禿，晉卻克眇，衛孫良夫跛，同時而聘于齊」云云。公羊成二，「客或跛或眇，於是使跛者逐跛者，眇者逐眇者。」按史通所引是穀非公，傳寫誤。

◎浦釋：「漢書張蒼傳，免相後，口中無齒食乳。」按句上無「年老」字。又按本傳全錄史記，史記有「老」字，無「年」字，豈唐初寫本漢書有此二字耶？

◎浦釋：「氣象典略云：『得鳥者，羅之一目也，然張一目之羅，終不得鳥矣。』」史通翻用其文，然失之迫隘，不若原文之善喻也。按魚象之言，本淮南說山訓。

◎浦釋：「莊子天道，『斷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疾不徐，得之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按文兼使鄙人運斤事，故曰不能語斤。

浦釋：「史記殷本紀，伊尹名阿衡，索隱：孫子兵書，伊尹名摯。孔安國亦曰：伊摯。呂覽本味，「伊尹設湯以至味，曰：鼎中之變，精妙微纖，口弗能言，志弗能喻。」按輪扁二句，本文心神思篇成語。」

浦釋：「左襄二十五，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之不遠，慎辭哉。」

浦釋：「莊子逸篇，佛譚所生，必於斥苦，司馬彪注，引「佛譚歌，爲力不齊，而迫促之。」按本文蓋竭力求及之意。」

浦釋：「左宣十六，晉侯請於王，以馘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爲太傅，於是晉國之盜，逃奔於秦。」

浦釋：「左閔二，僖之元年，齊桓公遷邢於夷儀，二年封衛於楚丘，邢遷如歸，衛國忘亡。」

浦釋：「左莊十二，宋萬弑閔公於蒙澤，奔陳，宋人請萬於陳，以賂陳人，使婦人飲之酒，而以犀革裹之，比及宋，手足皆見，宋人隨之。」

宋人隨之。」

浦釋：「左宣十二，楚子伐蕭，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

浦釋：「王訓故，鄒子，「董仲舒勸學三年，不窺園，乘馬不知牝牡。」」

浦釋：「漢齊汲鄭傳，「兩人中廢，賓客益落，先是下邳翟公爲廷尉，賓客亦填門，及廢，門外可張爵羅，後復爲廷尉，客欲

往，翟公大畧其門曰：「一死一生，迺知交情，一貴一富，迺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迺見。」」

浦釋：「晉書，王沈，字處道，典著作，與荀顛阮籍，共撰魏志，多爲時諱，未若陳壽之實錄也。」

①原注：「王邵齊志曰：『時議恨邢子才，不得掌與魏之書，恨快，溫子昇亦若此，而撰永安記，率是支言。』」

浦釋：「魏書文苑傳，溫子昇，字鵬舉，永熙中散騎常侍，濟陰王暉業嘗云：江左文人，有顏延之謝靈運沈約任昉，我子昇足以陵顏驟謝，吐沈含任，宋游道集其文筆，爲三十五卷。」

②原注：「國謂三國志，晉謂晉書也。」

③此下似有脫句。

④元魏初國號代。

⑤齊錄，謂北齊。

⑥浦釋：「魏書，太武帝太平眞君十一年，輿駕南伐，劉義隆使獻百牢，貢其方物。」

⑦浦釋：「按魏書，太宗神瑞二年春正月，賜附國大渠帥朝謁首者，絹帛金罽有差。」而文乃言高齊事，考齊書無元日會萬國明文，當是臣僚賀表中語，惜吳均齊錄，不可得見也。」

⑧浦釋：「魏志注，晉陽秋曰：諸葛亮寇於郿，據渭水南，亮挑戰，這高祖巾幗，欲以激怒，冀獲曹叅之利。史記項羽紀，項王謂大司馬曹叅曰：謹守成臯，漢欲挑戰，慎勿與戰。」漢果數挑楚軍戰，楚軍不出，使人辱之，大司馬怒，渡兵汜水，中渡，漢擊之，大破楚軍，皆自剄。」

●浦釋：「晉書載記，苻堅滅燕，慕容沖姊爲清河公主，年十四，有殊色，堅納之，龍冠後庭，沖年十二，亦有龍陽之姿，堅又幸之，姊弟專寵，長安歌之曰：『一雌復一雄，雙飛入紫宮。』」戰國魏策，魏王與黃陽君，共船而釣，得爲王掃枕席。」

●浦釋：「北齊書，『邢邵，字子才，養孤子恕，慈愛特深，在兗州有都信云，恕疾便憂之，顏色貶損，及卒，痛悼雖甚，不再哭，其高情遠識，開道滯累，東門吳以還，所未有也。』」戰國秦策，梁人有東門吳者，其子死而不憂，其相室曰：『公子愛子也，死而不憂，何也。』東門吳曰：『吾嘗無子，無子之時不憂，今與無子時同也，奚憂焉。』」

●浦釋：「北齊書，『王琳，字子珩，鎮壽陽，輕財愛士，得將卒之心，既及於難，當時田夫野老，知與不知，莫不爲歎，歐流涕，觀其誠信感物，雖李將軍之恂恂善誘，殆無以加焉。』」李將軍虞事見史記，郭評，子才喪孤不慟，何異於吳，王琳會葬十人，李廣不肖，豈爲虛引故事。」

●浦釋：漢書高紀，「八年十一月，令士卒從軍死者爲櫛，歸其縣，縣給衣衾棺葬具。」注應劭曰，「櫛，小棺也。」郭評，史通作輅，輅，車軸也。又考史記無此事，當改云：「漢初立櫛，孟堅所書。」

●浦釋：左襄四，邾宮伐郕，郕紇救郕，敗於狐鮪，國人從喪者皆鬻，魯於是乎始鬻。杜注：「鬻，麻髮合結也，喪多不能備凶服。」檀弓鄭注，「去纒而紒曰鬻，纒，黑緇，紒音計。」按左傳合男女言，檀弓以爲婦人弔也。」

●浦釋：「晉杜預傳，『預字元凱，杜陵人，預以孟津渡險，請建河於橋宮平津，議者以爲『殷周所都，歷聖賢而不作者，必』」

不可立故也。」預曰：「造舟爲梁，則河橋之謂也。」及橋成，帝從百僚臨會，舉觴屬預。」

⑤浦釋：「魏書，劉芳，字伯文，彭城人。北徙通直常侍，王廙之來奔也，宴於華林，廙語次曰：「古者婦人有笄，男子則無，喪服男子冠，而婦人笄。」芳曰：「冠尊，故譽其笄稱也，非男子無笄，禮內則稱子事父母，雞初鳴，櫛纒笄，男子有笄明矣。」廙以爲然，時人號爲劉石經。」

⑥浦釋：按裴之素記，崔之十六國書，皆無考。晉載記：「苻堅討姚萇，萇軍渴有死者，俄而降雨，萇登三尺，營外寸餘而已，萇軍大振，堅方食，去案怒曰：「天何故降澤賊營？」」

⑦浦釋：「北齊 萬俟 普傳：「子洛，字受洛干，戰有功，高祖親扶上馬，洛干免冠稽首曰：願出死力。」」

⑧浦釋：「魏書 帝紀：「昭成 帝 諱 什翼健。」周書 帝紀：「文帝 字 文氏，諱秦，字黑獺。」」

⑨浦釋：舊注，厲 降，八凱中一人。刺曠，衛莊 公 名。刺客 傳 亦 有 趙 人 刺 曠，重 耳，晉 文 公 名。黑 髻，晉 成 公 名。成 公 之 生 也，其母夢神規其髻以黑，曰：「使有晉國三，而與驢之孫，故名曰黑髻。」」

⑩原注：「杜 瑒 齊 記 載 戰 云：「首牛入西谷，逆頓上齊丘也。」」

⑪原注：「王 劭 齊 志 載 諸 云：「獲獾 頭 團，河 中 狗 子 破 爾 薺 也。」」

⑫浦釋：「通鑑 釋 例，「魏 之 羣 臣，出 代 北 者 皆 複 姓，事 文 遷 洛，改 爲 單 姓，史 患 其 煩，皆 從 後 姓。」今按北朝 諸 史，亦非盡改，

其省改之文，於魏書官氏志具列之。」

浦釋：「周書：『唐瑾仕魏爲驃騎開府，周文歎異之，賜姓萬紐于氏。』華岳頌：『新術作萬紐于瑾。』魏書官氏志：『勿紐于氏，後改爲于氏。』通志氏姓略：『勿紐于疑與萬紐于同。愚按勿紐無他据，而萬紐有據，疑魏志譌也，又易万作萬，北史儒林樊深賜姓亦然，則又傳寫者誤也。』

浦釋：「舊作存扶除厚。按官氏志無厚字，連扶之氏，但有乞扶氏，改爲扶氏，則似除厚，應爲除乞矣，然乞之與厚，聲形俱別，不應譌轉乃爾，再考本志有庫狄氏，後改爲狄氏，庫與厚，狄與扶，形俱相近，或當是也，又北齊臣如庫狄迴洛，庫狄盛之屬，多广頭去點，尤與厚字頭同。廣韻原始夜切，姓苑有之。」

## 答楊中丞書

柳冕

來書論文，盡養才之道，增作者之氣，推而行之，可以復聖人之教，見天地之心，甚善。嗟乎！天地養才而萬物生焉；聖人養才而文章生焉；風俗養才而志氣生焉。故才多而養之，可以鼓天下之氣；天下之氣生，則君子之風盛。古者陳詩以觀民風，君子之風，仁義是也；小人之風，邪佞是也。風生於文，文生於質，天地之性也，止於經，聖人之道也，感於心，哀樂之音也，故觀乎志而知國風，逮德下衰，風雅不作，



形似醜體之文興，而雅頌比興之義廢，醜麗而工，君子恥之，此文之病也。嗟乎！天下之才少久矣。文章之氣衰甚矣，風俗之不養才病矣，才少而氣衰使然也，故當世君子，學其道，習其弊，不知其病也，所以其才日盡，其氣益衰，其教不興，故其人日野，如病者之氣，從壯得衰，從衰得老，從老得死，沈綿而去，終身不悟，非良醫孰能知之。

夫君子學文，所以行道。足下兄弟，今之才子，官雖不薄，道則未行，亦有才者之病。君子患不知之，既知之，則病不能無病。故無病則氣生，氣生則才勇，才勇則文壯，文壯然後可以鼓天下之動，此養才之道也，在足下他日行之。如老夫之文，不近於道，老夫之氣，已至於衰，老夫之心，不復能勇，三者無矣，又安得見古人之文，論君子之道，近先王之教，斯不能必矣。冕白。

【傳略】

柳冕，字敬叔，河東人，芳子。博學富文詞。世爲史官，父子俱居集賢院，累遷太常博士，出爲婺州刺史，兼福唐觀察使，自以久疏斥，又性躁狷，不能無恨，上表乞代，遷卒。文無專集，今從唐文純中選出。

【結構大旨】

第一段論養才則氣盛，而成君子之風，不養才則氣衰，而成小人之風。第二段勸揚中丞盡養才之道，以自證語作結。

【注釋】

○易復卦「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答李翊書

韓愈

六月二十六日，愈白李生足下，生之書辭甚高，而其問何下而恭也？能如是，誰不欲告生以其道，道德之歸也有日矣，況其外之文乎？抑愈所謂望孔子之門牆，而不入於其宮者，焉足以知是且非耶？雖然，不可不爲生言之。生所謂立言者是也，生所爲者與所期者，甚似而幾矣，抑不知生之志，斬勝於人而取於人耶？將斬至於古之立言者耶？斬勝於人而取於人，則固勝於人而可取於人矣！將斬至於古之立言者，則無望其速成，無誘於勢利，養其根本，竣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曄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

抑又有難者，愈之所爲，不自知其至猶未也。雖然，學之二十餘年矣，始者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聖人之志不敢存，處若忘，行若遺，儼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惟陳言之務去，戛戛乎其難哉。其觀於人，不知其非笑之爲非笑也。如是者亦有年，猶不改，然後識古書之正

僞，與雖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白黑分矣，而務去之，乃徐有得也。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汨汨然來矣。其觀於人也，笑之則以爲喜，譽之則以爲憂。以其猶有人之說者存也，如是者亦有年，然後浩乎其沛然矣。吾又懼其雜也，迎而拒之，平心而察之。其皆醇也，然後肆焉。雖然，不可以不養也，行之乎仁義之途，游之乎詩書之源，無迷其途，無絕其源，終吾身而已矣！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氣之與言猶是也，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雖如是，其敢自謂幾於成乎？雖幾於成，其用於人也奚取焉。雖然，待用於人者，其肖於器邪？用與舍屬諸人。君子則不然，處心有道，行己有方，用則施諸人，舍則傳諸其徒，垂諸文而爲後世法，如是者其亦足樂乎？其無足樂也，有志乎古者希矣。志乎古必遺乎今，吾誠樂而悲之。亟稱其人，所以勸之，非敢襲其可襲而貶其可貶也。問於愈者多矣，念生之言，不志乎利，聊相爲言之。愈白。

【傳略】

韓愈，字退之，南陽人（舊作昌黎人，係稱其郡望），官至吏部侍郎，長慶中卒，諡文，以興起名教弘仁義爲事，文章宏深奧

衍，左右六經，蘇軾稱其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門人李漢編其文爲昌黎先生集。

【結構大旨】

「其言竊如也，」以上爲第一段，以下爲第二段，第一段答李翊之問。渾言仁義爲文之根本，第二段「抑又有難者，」至「其敢自謂幾於成，」述生平致力於文，漸進之狀，皆甘苦自得之言，重在平心養氣，存聖人之志，行仁義之途。此節亦以申明「無望其速成」也。此下論「處心」「行己」申明「無誘於勢利」也。

### 【注釋】

○虞登中注：「翊或作翊，非也。貞元十八年，陸儉、陸參、主司權德輿於禮部，公以李翊薦於儉，用是其年登第，此書其十七所作歟？」

○禮記曲禮：「儼若思。」

○水流貌，音骨。

## 楊評事文集後序

柳宗元

文之用，辭令褒貶，導揚諷諭而已。雖其言鄙瑩，足以備於用，然而闕其文采，固不足以竦動時聽，夸示後學，立言而朽，君子不由也。故作者抱其根源，而必由是假道焉。作於聖，故曰經；述於才，故曰文。文有二道，辭令褒貶，本乎著述者也；導揚諷諭，本乎比興者也。著述者流，蓋出於書之謨訓，易之象繫，

春秋之筆削。其要在於高壯廣厚，詞正而理備，謂宜藏於簡冊也。比興者流，蓋出於虞夏之詠歌，殷周之風雅，其要在於麗則清越，言暢而意美，謂宜流於謠誦也。

茲二者，考其旨義，乖離不合，故秉筆之士，恆偏勝獨得，而罕有兼者焉。厥有能而專美，命之曰藝成。雖古文雅之盛世，不能並肩而生。唐興以來，稱是選而不作者，梓潼陳拾遺，其後燕文貞，以著述之餘，攻比興而莫能極；張曲江，以比興之隳，窮著述而不克備。其餘各探一隅，相與背馳於道者，其去彌遠，文之難兼，斯益甚矣。

若楊君者，少以篇什著聲於時，其炳耀尤異之詞，諷誦於文人，盈滿於江湖，達於京師，晚節徧悟文體，尤邃敘述，學富識遠，才涌未已，其雄傑老成之風，與時增加。既獲是，不數年而天，其季年所作尤善，其爲鄂州新城頌，諸葛武侯傳論，餞送梓潼陳衆甫，汝南周愿，河東裴泰，武都符義府，太山羊士諤，隴西李鍊，凡六序，廬山禪居記，辭李常侍啓，遠遊賦，七夕賦，皆人文之選已。用是陪陳君之後，其可謂具體者歟？嗚呼！公既悟文而疾，既即功而廢，廢不逾年，大病及之，卒不得窮其工，竟其才，遺文未克流於世，休聲未克充於時，凡我從事於文者，所宜追惜而悼慕也。宗元以通家修好，幼護省謁，故得奉公元兄命，論次篇簡，遂述其制作之所詣，以繫於後。

【傳略】

柳宗元，字子厚，河東人，第進士，中博學鴻詞，拜監察御史，坐王叔文黨，貶永州司馬，徙柳州刺史，爲文益進，韓愈謂其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有柳先生文集，外集，龍城錄等。

【結構大旨】

自首至「謂宜流於謠誦也」言文有二體，一源於著述，一源於比興。「茲二者考其旨義」至「斯亦甚矣」言二體雖兼擅揚，爲說入下文楊君地步。「若楊君者」以下，說入楊君正文，始稱其才，既惜其早逝，不得極其詣。

【注釋】

○廖登中注：「楊君陵也，先友記云，楊氏兄弟者，洪農人，憑由江南西道，入爲散騎常侍，凝以兵部郎中卒，陵以大理評事卒，用知評事之爲陵也審矣，唐書云，陵終侍御史諫也。」

○廖注：「楊子詩人之賦麗以則，謂靡麗而有法則。禮記其聲清越而長。」

○廖注：「陳子昂，梓州射洪人，嘗爲右拾遺，唐興，文章承徐庾餘風，天下祖尙，子昂始變正風雅。」

○廖注：「張說封燕國公，諡文貞，朝廷大述作，多出其手，其文屬思精壯，世所不逮，說歿後，帝使就其家，錄其文行於世。」

○廖注：張九齡，韶州曲江人，開元後，天下稱曲江公而不名云。」

答韋中立論師道書

柳宗元

二十一日宗元白：辱書云，「欲相師。」僕道不篤，業甚淺近，環顧其中，未見可師者。雖常好言論，爲文章，甚不自是也。不意吾子自京師來，蠻夷間，乃幸見取，僕自卜固無取，假令有取，亦不敢爲人師。爲衆人師且不敢，況敢爲吾子師乎？孟子稱「人之患在好爲人師。」由魏晉氏以下，人益不事師。今之世不聞有師。有輒譁笑之，以爲狂人。獨韓愈奮不顧流俗，犯笑侮，收召後學，作師說，因抗顏而爲師。世果羣恠聚罵，指目牽引，而增與爲言辭，愈以是得狂名。居長安，炊不暇熟，又挈挈而東，如是者數矣。屈子賦曰：「邑犬羣吠，」吠所恠也。僕往聞庸蜀之南，恆雨少日，日出則犬吠，余以爲過言。前六七年，僕來南，二年冬，幸大雪，踰嶺被南越中數州，數州之犬，皆蒼黃吠噬，狂走者累日，至無雪乃已。然後始信前所聞者。今韓愈既自以爲蜀之日，而吾子又欲使吾爲越之雪，不以病乎？非獨見病，亦以病吾子。然雪與日，豈有過哉？顧吠者犬耳。度今天下不吠者幾人，而敢敢銜恠於羣目，以召闢取怒乎？僕自謫過以來，益少志慮，居南中九年，增脚氣病，漸不喜鬧，豈可使呶呶者，早暮拂吾耳，騷吾心，則固僵仆煩憤，愈不可過矣！平居望外，遭齒舌不少，獨欠爲人師耳！抑又聞之：古者重官禮，將以責成人之道，



是聖人所尤用心者也。數百年來，人不復行。近有孫昌胤者，獨發憤行之。既成禮，明日造朝，至外庭，薦笏言於卿士曰：「某子冠畢。」應之者咸撫然。<sup>①</sup>京兆尹鄭叔則<sup>②</sup>怫然曳笏卻立，曰：「何預我耶？」  
廷中皆大笑。天下不以非鄭尹而快孫子何哉？獨爲所不爲也。今之命師者大類此。吾子行厚而辭深，凡所作皆恢恢然有古人形貌。雖僕敢爲師，亦何所增加也。假而以僕年先吾子，聞道著書之日不後，誠欲往來言所聞，則僕固願悉陳中所得者。吾子苟自擇之，取某事，去某事，則可矣！若定是非以教吾子，僕材不足，而又畏前所陳者，其爲不敢也決矣！

吾子前所欲見吾文，既悉以陳之，非以耀明于子，聊欲以觀子氣色，誠好惡何如也。今書來言者皆大過，吾子誠非佞譽諛諛之徒，直見愛甚，故然耳。始吾幼且少，爲文章，以辭爲工。及長，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爲炳炳烺烺<sup>③</sup>務采色，夸聲音，而以爲能也。凡吾所陳，皆自謂近道，而不知道之果近乎？遠乎？吾子好道，而可吾文，或者其於道不遠矣！故吾每爲文章，未嘗敢以輕心掉之，懼其剽而不留也。未嘗敢以怠心易之，懼其弛而不嚴也。未嘗敢以昏氣出之，懼其味沒而雜也。未嘗敢以矜氣作之，懼其偃蹇而驕也。抑之欲其奧，揚之欲其明，疎之欲其通，廉之欲其節，激而發之欲其清，固而存之欲其重，此吾所以羽翼夫道也。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求其恆，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



斷，本之易以求其勦，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參之穀梁氏以厲其氣，參之孟荀以暢其支，參之莊老以肆其端，參之國語以博其趣，參之離騷以致其幽，參之太史公以著其潔，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爲之文也。凡若此者，果是耶？非耶？有取乎？抑其無取乎？吾子幸觀焉，擇焉，有疑以告焉。苟亟來以廣是道，子不有得焉，則我得矣！又何以師云爾哉？取其實而去其名，無招越蜀吠惟，而爲外廷所笑，則幸矣！宗元白。

【結構大旨】

第一段答不爲師之意，先自謙學不足爲師，次言不敢爲師以取笑侮。文重在「不敢」一層。故引韓愈爲前車之鑒，引蜀日越雪之喻，引孫昌胤行冠禮之事，凡以明其憂讒畏譏之意而已。第二段論作文學文之法，蓋雖不爲師，而未嘗不語之。以中所得也。末數語仍繼回第一段，文極緻密。

【注釋】

◎廖瑩中注：「中立史無傳，新史年表云，潭州刺史彪之孫，不書爵位，觀其求師好學之志，公答以數千言，盡以平生爲文真訣告之，必當時佳士也。書中謂余居南中九年，此書元和八年在永作，集有送章七秀才下第序言中立文高行愿，而不錄於有司，當在此書後作，中立於元和十四年中第。」

① 出懷沙賦。

② 佛音佛，辰也。

③ 憮然，改容也。

④ 廖注：「貞元初鄭叔則爲京兆尹，五年二月，貶永州刺史。」

⑤ 煇音朗，大明貌。

## 答李生書

皇甫湜

辱書，適曛黑，使者立復，不果一二，承來意之厚，傳曰：「言及而不言，失人。」粗書其愆，爲足下答，幸察。來書所謂「今之工文，或先於奇怪者。」顧其文工與否耳，夫意新則異於常，異於常則怪矣；詞高則出於衆，出於衆則奇矣，虎豹之文，不得不炳於犬羊；鸞鳳之音，不得不鏘於烏鵲；金玉之光，不得不炫於瓦石；非有意先之也，迺自然也。必崔嵬然後爲岳，必滔天然後爲海，明堂之棟，必撓雲霓，驪龍之珠，必固深泉。

足下以少年氣盛，固當以出拔爲意，學文之初，且未自盡其才，何遽稱力不能哉？圖王不成，其弊

猶可以霸，其僅自見也，將不勝弊矣。孔子譏其身不能者，幸勉而思進之也。

來書所謂「浮豔聲病之文，恥不爲」者，雖誠可恥，但慮足下方今不爾，且不能自信其言也。何者？足下舉進士，舉進士者，有司高張科格，每歲聚者試之，其所取，乃足下所不爲者也。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足下方伐柯而捨其斧，可乎哉？恥之，不當求也；求而恥之，惑也。今吾子求之矣，是徒涉而恥濡足也，寧能自信其言哉？

來書所謂「汲汲於立法寧人」者，迺在位者之事，聖人得勢所施爲也，非詩賦之任也。功旣成，澤旣流，咏歌紀述光揚之作，作焉。聖人不得勢，方以文詞行於後，今吾子始學未仕，而急其事，亦太早計矣。

凡來書所謂數者，似言之未稱，思之或過，其餘則皆善矣。旣承嘉惠，敢自疎怠，聊復所爲，俟見方盡。滉再拜。

### 【傳略】

皇甫滉，字持正，睦州人。元和元年進士，解褐爲陸渾尉，仕至工部郎中，下急使氣，裴度特愛之，有雜文三十三篇。其文與李翱同出韓愈，翱得愈之醇而滉得其奇崛。其言語敘次，往往著力鋪排。與李生齊，雖揭擲自然之旨，猶未能盡其言也。

【結構大旨】

首段答復來書奇怪之間，以文之奇怪，由於自然，非矯揉而成。第二段勸李生當以出拔自期，仍以奇為主。第三段答復來書，「恥爲浮豔聲病之文」之說，譏李生不能自信其所言，語含風霜。第四段答復來書「立法寧人」之說，譏李生以未仕之身，而預在位之事。末段總結前文。

【注釋】

○論語季氏「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論語衛靈公「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湯括爲二語。

答王載言書

李 翱

翱頓首，足下不以翱卑賤無所可，乃陳辭屈慮，先我以書，且曰余之藝及心不能棄於時，將求知者。問「誰可？」則皆曰：「其李君乎？」告足下者過也；足下因而信之，又過也。果若來陳，雖道備德具，且猶不足辱厚命，況如翱者，多病少學，其能以此堪足下所望「博大而深宏」者耶？雖然，盛意不可以不答，故敢略陳其所聞。

蓋行己莫如恭，自責莫如厚，接衆莫如弘，用心莫如直，進道莫如勇，受益莫如擇友，好學莫如改

過，此聞之於師者也。相人之術有三：迫之以利而審其邪正，設之以事而察其厚薄，問之以謀而觀其智與不才，賢不肖分矣。此聞之於友者也。列天地，立君臣，親父子，別夫婦，明長幼，浹朋友，六經之旨也。浩乎若江海，高乎若邱山，赫乎若日火，包乎若天地，掇章稱詠，津潤怪麗，六經之詞也。創意造言，皆不相師，故其讀春秋也，如未嘗有詩也；其讀詩也，如未嘗有易；其讀易也，如未嘗有書也；其讀屈原莊周也，如未嘗有六經也。故義深則意遠，意遠則理辯，理辯則氣直，氣直則辭盛，辭盛則文工，如山有恆華，嵩衡焉，其同者高也；其草木之榮，不必均也；如瀆有淮濟河江焉，其同者出源到海也；其曲直淺深，色黃白，不必均也；如百品之雜焉，其同者飽於腹也；其味鹹酸苦辛，不必均也；此因學而知者也。此創意之大歸也。

天下之語文章，有六說焉：其尙異者，則曰「文章辭句奇險而已」；其好理者，則曰「文章敘意苟通而已」；其溺於時者，則曰「文章必當對」；其病於時者，則曰「文章不當對」；其愛難者，則曰「文章宜深不當易」；其愛易者，則曰「文章宜通不當難」。此皆情有所偏，滯而不流，未識文章之所主也。義不深不至於理，言不信不在於教勸，而詞句怪麗者，有之矣；劇秦美新，王褒僮約是也。其理往往有是者，而詞章不能工者，有之矣；劉氏人物表，王氏中說，俗傳太公家教是也。古之人能極於工

而已，不知其詞之對與否，易與難也。詩曰：「憂心悄悄，慄於羣小。」此非對也；又曰：「遘閔既多，受侮不少。」此非不對也。書曰：「朕暨讒說殄行，震驚朕師。」詩曰：「莞彼桑柔，其下候甸，將采其劉，瘼此下人。」此非易也。書曰：「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於上下。」詩曰：「十畝之間兮，桑者閑閑兮，行與子旋兮。」此非難也。學者不知其方，而稱說云云，如前所陳者，非吾之敢聞也。六經之後，百家之言興，老聃，列禦寇，莊周，鷓冠，田穰苴，孫武，屈原，宋玉，孟軻，吳起，商鞅，墨翟，鬼谷子，荀況，韓非，李斯，賈誼，枚乘，司馬遷，相如，劉向，揚雄，皆足以自成一派之文，學者之所師歸也。故義雖深，理雖當，詞不工者，不成文，宜不能傳也。「文」「理」「義」三者兼并，乃能獨立於一時，而不泯滅於後代，能必傳也。仲尼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子貢曰：「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鞞，猶犬羊之鞞。」此之謂也。陸機曰：「忱他人之我先。」韓退之曰：「唯陳言之務去。」假令述笑哂之狀，曰「莞爾」，則論語言之矣；曰「啞啞」，則易言之矣；曰「粲然」，則穀梁子言之矣；曰「適爾」，則班固言之矣；曰「矍然」，則左思言之矣；吾復言之，與前文何以異也？此造言之大歸。

吾所以不協於時而學古文者，悅古人之行也；悅古人之行者，愛古人之道也。故學其言，不可以不行其行，行其行，不可以不重其道，重其道，不可以不循其禮。古之人相接有等，輕重有儀，列於經傳，

皆可詳引。如師之於門人，則名之；於朋友，則字而不名；稱之於師，則雖朋友亦名之。子曰：「吾與回言。」又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又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是師之名門人驗也。夫子於鄭，兄事子產，於齊師事晏嬰，平仲，傳曰：「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又曰：「晏平仲善與人交。」子夏曰：「言游過矣。」子張曰：「子夏云何。」曾子曰：「堂堂乎張也。」是朋友字而不名驗也。子貢曰：「賜也何敢望回。」又曰：「師與商也孰賢。」子游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是稱於師雖朋友亦名驗也。孟子曰：「天下有達尊三，曰德爵年，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足下之書曰：「韋君詞、楊君潛，足下之德，與二君未知先後也，而足下齒幼而位卑，而皆名之。」傳曰：「吾見其與先生並行，非求益者，欲速成。」竊懼足下不思，乃陷於此。韋踐之與翱書，亟敍足下之善，故敢盡辭，以復足下之厚意，計必不以爲犯。李翱頓首。

【傳略】

李翱字習之，隴西成紀人，官至山南東道節度使，檢校戶部尚書，有李文公集十八卷。翱爲韓愈姪婿，其學皆出於愈，立言具有根柢，溫厚和平，俯仰中度，故歐陽修、蘇洵輩皆稱之。

【結構大旨】

首段故作自謙之辭，乃尺牘之常例。第二段皆以所聞於師友者，與所學而知者，此段後幅申明「創意」之法。第三段申明造言之法。第四段矯正載言來書稱友名之誤，以見學文當以行爲本之意。

【注釋】

①成化本作朱載言，一本作梁載言，此據通行本。

②載言來書語。

③劉劭，字宋才，魏邯鄲人，作人物志十二篇，今存。

④王通，隋秀才高第，大業末，退講義於龍門，唐志有文中子中說五卷，通考及玉海則作十卷。四庫提要疑爲後人僞託，未必出於通手也。

⑤係僞書，今佚。

⑥詩柏舟語。悄悄，憂貌。愠也，閔，病也。

⑦齊彞典（原彞典）語。堅，疾也。譏，譏語人之言也。殄行，傷害人之事也。震動也。驚，猶駭也。師衆也。

⑧詩桑柔語。莠，茂貌。侯，維也。句，言均也。劉，殘也。捋采之則枝葉凋殘。瘼，病也。言失蔭也。

⑨齊彞典語。



①詩十畝之間語，朱子云：政危國亂，賢者不樂仕於其朝，而思與其友歸於農圃。

②見左襄二十五年。

③論語陽貨：夫子莞爾而笑。

④易震卦：「笑言哑哑。」

⑤穀梁傳：「昭四年，軍人皆粲然而笑。」

⑥班固答賓戲：「主人適爾而笑。」

⑦左思吳都賦：「飄然而哈。」

## 與元九書

白居易

月日居易白：微之足下，自足下謫江陵，至於今，凡所贈答詩，僅百篇。每詩來，或辱序，或辱書，冠于卷首，皆所以陳古今歌詩之義，且自敘爲文因緣，與年月之遠近也。僕既受足下詩，又諭足下此意，常欲承答來旨，竊論歌詩大端，并自述爲文之意，總爲一書，致足下前。累歲已來，牽故少暇，間有容隙，或欲爲之，又自思所陳，亦無出足下之見，臨紙復罷者數四，卒不能成就其志，以至於今。今俟罪潯陽，除

盟櫛食寢外，無餘事，因覽足下去通州日，所留新舊文二十六軸，開卷得意，忽如會面。心所畜者，便欲快言，往往自疑，不知相去萬里也。旣而憤悱之氣，思有所洩，遂追就前志，勉爲此書，足下幸試爲僕留意一省。

夫文尙矣，三才各有文：天之文三，光首之；地之文五，材首之；人之文六，經首之。就六經言，詩又首之。何者？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聲，莫深乎義。詩者，根情苗言，筆聲實義，上自賢聖，下至愚賤，微及豚魚，幽及鬼神，羣分而氣同，形異而情一，未有聲入而不應，情交而不感者。聖人知其然，因其言，經之以六義，緣其聲，緯之以五音，音有韻，義有類，韻協則言順，言順則聲易入，類舉則情見，情見則感易交，於是乎孕大含深，貫微洞密，上下通而一氣，泰憂樂合而百志熙，五帝三皇所以直道而行，垂拱而理者，揭此以爲大柄，決此以爲大寶也。故聞「元首明，股肱良」之歌，則知虞道昌矣。聞五子洛汭之歌，則知夏政荒矣。言者無罪，聞者作戒，言者聞者，莫不兩盡其心焉。

洎周衰秦興，採詩官廢，上不以詩補察時政，下不以歌洩導人情，乃至於諂成之風動，救失之道缺，于時六義始剝矣。國風變爲騷辭，五言始於蘇李。蘇李騷人，皆不遇者，各繫其志，發而爲文，故河

梁之句，<sup>⑥</sup>止於傷別，澤畔之吟，<sup>⑦</sup>歸於怨思，彷徨抑鬱，不暇及他耳。然詩去未遠，梗槩尙存。故興離別，則引雙鳧一雁爲喻；諷君子小人，則引香草惡鳥爲比；雖義類不具，猶得風人之什二三焉。于時六義始缺矣。晉宋已還，得者蓋寡。以康樂之奧博，多溺於山水；以淵明之高古，偏放於田園；江鮑<sup>⑧</sup>之流，又狹於此，如梁鴻五噫<sup>⑨</sup>之例者，百無一二焉。于時六義寢微矣。陵夷至于梁陳間，率不過嘲風雪，弄花草而已。噫！風雪花艸之物，三百篇中，豈捨之乎？顧所用何如耳。設如「北風其涼，」假風以刺威虐也；「雨雪霏霏，」以愍征役也；「棠棣之華，」感華以諷兄弟也；「采采芣苢，」美艸以樂有子也。皆興發於此，而義歸於彼，反是者，可乎哉？然則「餘霞散成綺，澄江淨如練，」<sup>⑩</sup>「離花先委露，別葉乍辭風，」<sup>⑪</sup>之什，麗則麗矣，吾不知其所諷焉。故僕所謂嘲風雪，弄花草而已，于時六義盡去矣。

唐興二百年，其間詩人不可勝數，所可舉者，陳子昂有感遇詩二十首，鮑飭有感興詩十五首，又世之豪者，世稱李杜之作，才已奇矣，人不逮矣，索其風雅，比興十無一焉。杜詩最多，可傳者千餘篇，至于貫穿今古，隴縷格律，盡工盡善，又過於李。然撮其新安吏，石壕吏，潼關吏，塞蘆子，留花門之章，「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之句，亦不過三四十首。杜尙如此，況不逮杜者乎？

僕嘗痛詩道崩壞，忽忽憤發，或食輟哺，夜輟寢，不量才力，欲扶起之。嗟乎！事有大謬者，又不可一

二而言。然亦不能不麤陳於左右。僕始生六七月時，乳母抱弄於書屏下，有指「無」字「之」字示僕者，僕雖口未能言，心已默識。後有問此二字者，雖百十其試，而指之不差。則僕宿習之緣，已在文字中矣。及五六歲，便學爲詩。九歲諳識聲韻。十五六始知有進士，苦節讀書。二十已來，晝課賦，夜課書，閒又課詩，不遑寢息矣。以至于口舌成瘡，手肘成胝，既壯而腐革不豐盈，未老而齒髮早衰白，警警然如飛蠅垂珠在眸子中也，動以萬數，蓋以苦學力文所致，又自悲矣。家貧多故，二十七方從鄉賦，既第之後，雖專於科試，亦不廢詩。及授校書郎時，已盈三四百首。或出示交友，如足下輩，見皆謂之工。其實未窺作者之域耳。自登朝來，年齒漸長，閱事漸多，每與人言，多詢時務，每讀書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爲時而著，歌詩合爲事而作。是時皇帝初卽位，宰府有正人，屢降璽書，訪人急病，僕當此日，擢在翰林，身是諫官，手請諫紙，啓奏之外，有可以救濟人病，俾補時闕而難於指言者，輒詠歌之，欲稍稍遞進聞於上。以廣宸聰，副憂勤，次以酬恩獎，塞言責，下以復吾平生之志。豈圖志未就而悔已生，言未聞而謗已成矣。又請爲左右終言之。

凡聞僕賀雨詩，而衆口籍籍，已謂非宜矣。聞僕哭孔戡詩，衆面脈脈，盡不悅矣。聞秦中吟，則權豪貴近者，相目而變色矣。聞樂遊園寄足下詩，則執政柄者扼腕矣。聞宿紫閣村詩，則握軍要者切齒矣。

大率如此，不可偏舉。不相與者，號爲沽名，號爲詆訐，號爲訕謗。苟相與者，則如牛僧孺<sup>◎</sup>之戒焉，乃至骨肉妻孥，皆以我爲非也。其不我非者，舉世不過三兩人。有鄧魴者，見僕詩而喜，無何而魴死。有唐衢者，見僕詩而泣，未幾而衢死。其餘則足下，又十年來困躓若此。嗚呼！豈六義四始之風，天將破壞，不可支持耶？抑又不知天之意，不欲使下人之病苦聞於上耶？不然，何有志於詩者不利若此之甚也？

然僕又自思關東一男子耳，除讀書屬文外，其他懵然無知，乃至書畫棋博，可以接羣居之歡者，一無通曉，卽其愚拙可知矣。初應進士時，中朝無總麻之親，達官無半面之舊，策蹇步於利足之途，張空拳於戰文之場，十年之間，三登科第，名入衆耳，迹升清貫，出交賢俊，入侍冕旒，始得名於文章，終得罪於文章，亦其宜也。日者又聞親友閒說，禮吏部舉選，人多以僕私試賦判，傳爲準的，其餘詩句，亦往往在人口中，僕慙然自愧，不之信也。及再來長安，又聞有軍使高霞寓者，欲聘娼妓，妓大誇曰：「我誦得白學士長恨歌，豈同他妓哉？」由是增價。又足下書云：「到通州日，見江館柱間，有題僕詩者，一復何人哉？又昨過漢南日，適遇主人集衆樂娛他賓，諸妓見僕來，指而相顧曰：「此是秦中吟長恨歌主耳。」自長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鄉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題僕詩者，士庶僧徒婦孺處女之口，每閒居，知足保和，吟翫情性者一百首，謂之閒適詩。又有事物牽於外，情理動於內，隨感遇而形於

歎詠者一百首，謂之感傷詩。又有五言七言，長句短句，自一百韻至兩韻者，四百餘首，謂之雜律詩。凡爲十五卷，約八百首，異時相見，當盡致於執事。

微之！古人云：「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僕雖不肖，常師此語。大丈夫所守者道，所待者時。時之來也，爲雲龍，爲風鵬，勃然突然，陳力以出。時之不來也，爲霧豹，爲冥鴻，寂兮寥兮，奉身而退。進退出處，何往而不自得哉？故僕志在兼濟，行在獨善。奉而始終之，則爲道，言而發明之，則爲詩。謂之諷諭詩，兼濟之志也。謂之閒適詩，獨善之義也。故覽僕詩，知僕之道焉。其餘雜律詩，或誘於一時一物，發於一笑一吟，率然成章，非平生所尚者，但以親朋合散之際，取其釋恨佐權，今銓次之間，未能刪去，他時有爲我編集，每有詠僕詩者，此誠雕蟲之戲，不足爲多，然今時俗所重，正在此耳。雖前賢如淵雲者，前輩如李杜者，亦未能忘情於其間哉！古人云：「名者公器，不可以多取。」僕是何者，竊時之名已多，既竊時名，又欲竊時之富貴，使己爲造物者，肯兼與之乎？今之述窮，理固然也。況詩人多蹇，如陳子昂、杜甫，各授一拾遺，而迺剝至死。李白、孟浩然，輩不及一命，窮悴終身。近日孟郊六十，終試協律，張籍五十，未離一太祝。彼何人哉？彼何人哉？況僕之才，又不逮彼。今雖謫在遠郡，而官品至第五，月俸四五萬，寒有衣，飢有食，給身之外，施及家人，亦可謂不負白氏之子矣。微之！微之！勿念我哉！

僕數月來，檢討囊篋中，得新舊詩，各以分類，分爲卷，首自拾遺來，凡所拾所感，關於美刺與比者，又自武德訖元和，因事立題，題爲新樂府者，共一百五十首，謂之諷諭詩。又或退公獨處，或移病斯文者，略之可也。

微之！夫貴耳賤目，榮古陋今，人之大情也。僕不能遠徵古舊，如近歲韋蘇州<sup>⑤</sup>歌行，清麗之外，頗近興諷。其五言詩，又高雅閒澹，自成一家之體。今之秉筆者，誰能及之？然當蘇州在時，人亦未甚愛重，必待身後，然後人貴之。今僕之詩，人所愛者，悉不過雜律詩，與長恨歌已下耳。時之所重，僕之所輕。至於諷諭者，意激而言質，閒適者，思澹而詞适，以質合适，宜人之不愛也。今所愛者，並世而生，獨足下耳。然千百年後，安知復無如足下者出，而知愛我詩哉？故自八九年來，與足下，小通則以詩相戒，小窮則以詩相勉，索居則以詩相慰，同處則以詩相娛。知吾最要，率以詩也。如今年春遊城南時，與足下馬上相戲，因各誦新豔小律，不雜他篇，自皇子陂歸昭國里，迭吟遞唱，不絕聲者二十里餘。樊李在傍，無所措口。知我者以爲詩仙，不知我者以爲詩魔。何則？勞心靈，役聲氣，連朝接夕，不自知其苦，非魔而何？偶同人當美景，或花時宴罷，或月夜酣酒，一咏一吟，不知老之將至，雖驂鸞鶴，遊蓬瀛者之適，無以加于此焉。又非仙而何？微之！微之！此吾所以與足下外形骸，脫蹤蹟，傲軒鼎，輕人寰者，又以此也。當此之時，

足下與有餘力，且與僕悉索遠往中詩，取其尤長者，如張十八古樂府，李二十新歌行，盧揚二祕書律詩，竇七元八絕句，博搜精掇，編而次之，號元白往還詩集，衆君子得擬議於此者，莫不踴躍欣喜，以爲盛事。嗟呼！言未終而足下左轉不數月而僕又繼行，心期索然，何日成就，又可爲之歎息矣。

又僕嘗語足下，凡人爲文，私於自是，不忍於割截，或失於繁多，其間妍蚩，益又自惑，必待交友，有公鑒無姑息者，討論而削奪之，然後繁簡當否，得其中矣。況僕與足下爲文，尤患其多，已尙病之，況他人乎？今日各纂詩筆，麤爲卷第，待與足下相見日，各出所有，終前志焉。又不知相遇是何年？相見在何地？溘然而至，則如之何？微之！微之！知我心哉！潯陽臘月，江風苦寒，歲暮鮮歡，夜長無睡，引筆鋪紙，悄然燈前，有念則書，言無次第，勿以繁雜爲倦，且以代一夕之話也。微之！知我心哉！樂天再拜。

### 【傳略】

白居易，字樂天，下邳人，貞元中擢進士拔萃，元和初入翰林爲學士，遷左拾遺，論執強鯁，罷拜左贊善大夫，出爲江州司馬，累遷蘇杭二州刺史等職，會昌初以刑部尙書致仕，與香山僧如滿，結香火社，自稱香山居士，大中初卒，諡文，居易文章綺切，尤工詩，平易近人，初與元稹酬詠，號元白，有《白氏長慶集》。

### 【結構大旨】



第一段總述與書之意在論歌詩大端，並自述爲文之意，第二段論詩歌根情苗言華聲實義之旨，第三段述詩歌遞衰之沿革，周漢晉宋梁陳分四節說，第四段述唐代陳子杜之詩，有比興之義，稍爲近古，而未極其詣，引起下文之自任，第五段自述爲學之次第，與平生之志，第六段言作詩得謗，所志未就，第七段言志雖未就，而詩歌流布之廣，足爲造物所屈，因以自寬，第八段編詩內容，第九段言所作詩有兼濟獨善二義，第十段言微之能知其詩，異於衆人之好惡，因述二人遊從酬唱之樂，末仍歸到離別之感，末段言編纂詩筆，貴相削奪，以離思作結。

【注釋】

①元稹，字微之，汝南人，爲詩以平易勝。

②見書卷舜。

③見書五子之歌。

④蘇李，謂蘇武李陵。

⑤李陵與蘇武詩，「攜手上河梁。」

⑥指屈原所作。

⑦江鮑，謂江淹鮑照。

①梁鴻，字伯鸞，平陵人，博覽多通，與妻孟光，共入霸陵山中，以耕織爲樂，詠詩書彈琴以自娛，因東出關，過京師，作五噫之歌，漢章帝求之不得。

②見謝朓晚登三山還望京邑詩。

③見鮑照瓶月城西門解中詩，文選錄此詩離作歸，乍作早。

④譬，目翳也。

⑤牛僧孺於唐穆宗時同平章事，敬宗立，封奇章郡公，文宗時與李宗閔相結，懷私昵黨，排斥所憎，權震天下，時稱牛李。

⑥列女傳：「陶谷子化陶三年，名譽不興，其妻曰，妾聞南山有玄豹，霧雨七日而不食，欲以澤其毛而成文章也，故藏而遠害。」

⑦法言：「鴻飛冥冥，弋人何篡焉。」

⑧章應物，貞元初，爲蘇州刺史。

## 與王霖秀才書

孫樵

太原君足下，雷賦逾千六言，推之大易，參之元象，其旨甚微，其辭甚奇，如觀駭濤於重溟，徒知褻

魄胎目，莫得畔岸，誠謂足下怪於文，方舉降旗，將大誇朋從間，且疑子雲復生。無何，足下繼以翼旨及雜題十七篇，則與雷賦相關數百里，足下未到其壺，則非樵所敢與知，既入其域，設不如意，亦宜上下銖兩，不當如此懸隔。不知足下以此見嘗耶？抑以背時戾衆，且欲鋪粕啜醜，以蘄苟合耶？何自待則淺，而徇人反深？

鸞鳳之音必傾聽，雷霆之聲必駭心，龍章虎皮，是何等物，日月五星，是何等象，儲思必深，摛辭必高，道人之所不道，到人之所不到，趨怪走奇，中病歸正，以之明道，則顯而微，以之揚名，則久而傳。前輩作者正如是：譬玉川子月蝕詩，楊司城華山賦，韓吏部進學解，馮常侍清河壁記，莫不拔地倚天，句句欲活，讀之如赤手捕長蛇，不施控騎生馬，急不得暇，莫可捉搦；又似遠人入大興城，茫然自失，詎比十家縣，足未及東郭，目已極西郭耶。

樵嘗得爲文真訣於來無擇，來無擇得之於皇甫持正，皇甫持正得之於韓吏部退之。然樵未始與人言及文章，且懼得罪於時，今足下有意於此，而自疑尙多，其可無言乎？樵再拜。

【傳略】

孫樵，字可之，又字隱之，自稱關東人，不知籍何縣，大中九年進士，授中書舍人，僖宗時遷職方郎中，有文三十五篇。與王彙

秀才發，述其師承傳授甚詳。其文努力爲奇，視皇甫湜又有過之。蘇軾言學韓愈而不至者，爲皇甫湜，學湜而不至者，爲孫樵，可以見其所詣矣。

### 【結構大旨】

第一段以王彛所作雷賦與翼旨等文，善惡懸殊，刺其徇人深而自待淺。第二段論文以奇爲主。第三段自述師承淵源。

### 【注釋】

①玉川子，盧仝號。月蝕詩，見玉川子集。

②楊敬之之華山賦，載唐文粹。

③清河，壁記，未見。

④大興城，今陝西省城。隋文帝所建，由漢長安城徙都於此，唐曰京城。

## 答吳充秀才書

歐陽修

修頓首，白先輩吳君足下：前辱示書及文三篇，發而讀之，浩乎若千萬言之多，及少定而視焉，纔數百言爾，非夫辭豐意雄，霏然有不可禦之勢，何以至此？然猶自患佹佹。莫有開之使前者，此好學

之謙言也。修材不足用於時，仕不足榮於世，其毀譽不足輕重，氣力不足動人世之欲；假譽以爲重，借力而後進者，奚取於修焉。先輩學精文雄，其施於時，又非待假譽而爲重，借力而後進者也。然而惠然見臨，若有所責，得非急於謀道，不擇其人而問焉者歟。

夫學者未始不爲道，而至者鮮焉；非道之於人遠也，學者有所溺焉爾。蓋文之爲言，難工而可喜，易悅而自足。世之學者，往往溺之，一有工焉，則曰「吾學足矣」，甚者至棄百事，不關於心，曰「吾文士也，職於文而已」，此其所以至之鮮也。昔孔子老而歸魯，六經之作，數年之頃爾；然讀易者如無春秋，讀書者如無詩，何其用功少而能極其至也？聖人之文，雖不可及，然大抵道勝者，文不難而自至也。故孟子皇皇不暇著書，荀卿蓋亦晚而有作，若子雲仲淹，方勉焉以模言語，此道未足而強言者也。後之惑者，徒見前世之文傳，以爲學者文而已，故用力愈勤而愈不至；此足下所謂終日不出於軒序，不能縱橫高下皆如意者，道未足也。若道之充焉，雖行乎天地，入乎淵泉，無不之也。

足下之文，浩乎霈然，可謂善矣；而又志於爲道，猶自以爲未廣，若不止焉，孟荀可至而不難也。修學道而不至者，然幸不甘於所悅，而溺於所止，因吾子之能不自止，又以勵修之少進焉，幸甚。

歐陽修，字永叔，廬陵人，舉進士甲科，仁宗時爲諫官，論事切直，後拜參知政事，徙青州，與王安石不合，以太子少師致仕，博極羣書，得昌黎遺稿，苦心探索，遂以文章冠一代。撰有新唐書及新五代史，修文富於幽情雅韻，得騷人之意爲多，昌黎所謂「優游者有餘」，歐文是也。

### 【結構大旨】

首段稱頌吳君井自謙。第二段言學能充其道，則文不期工而自工，否則愈勤而愈不至。末段勉吳君努力，因以自勵。

### 【注釋】

○禮記仲尼燕居：「俱俱乎其何之。」釋文云：俱俱，無見貌。

○子雲，揚雄。仲淹，王通。

## 南齊書目錄序

曾鞏

南齊書八紀十一志四十列傳，合五十九篇，梁蕭子顯撰。始江淹已爲十志，沈約又爲齊紀，而子顯自表武帝，別爲此書。臣等因校正其訛謬，而敘其篇目曰：將以是非得失興壞理亂之故而爲法戒，則必得其所言，而後能傳於久，此史之所以作也。然而所託不得其人，則失其意，或亂其實，或析理之

不通，或設辭之不善，故雖有殊功建德非常之迹，將闢而不章，鬱而不發，而檣杙<sup>①</sup>、嵬瑣<sup>②</sup>、姦回凶慝之形，可幸而掩也。

嘗試論之，古之所謂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萬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適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難知之意，其文必足以發難顯之情，然後其任可得而稱也。何以知其然耶？昔者唐虞有神明之性，有微妙之德，使由之者不能知，知之者不能明。以爲治天下之本，號令之所布，法度之所設，其言至約，其體至備，以爲治天下之具，而爲二典<sup>③</sup>者，推而明之，所記者獨其迹耶？并與其深微之意而傳之，小大精粗，無不盡也；本末先後，無不白也；使誦其說者，如出乎其時；求其指者，如卽乎其人；是可謂明足以周萬事之理，道足以適天下之用，智足以通難知之意，文足以發難顯之情者乎？則方是之時，豈特任政者皆天下之士哉！蓋執簡操筆而隨者，亦皆聖人之徒也。

兩漢以來，爲史者去之遠矣！司馬遷從五帝三王既沒數千載之後，秦火之餘，因散絕殘脫之經，以及傳記百家之說，區區掇拾，以集著其善惡之迹，興廢之端，又創己意，以爲本紀世家八書列傳<sup>④</sup>之文，斯亦可謂奇矣。然而蔽害天下之聖法，是非顛倒，而采摭謬亂者，亦豈少哉？是豈可不謂明不足以周萬事之理，道不足以適天下之用，智不足以通難知之意，文不足以發難顯之情者乎？夫自三代

以後，爲史者如遷之文，亦不可不謂雋偉拔出之材，非常之士也；然顧以謂不足以發難顯之情者，何哉？蓋聖賢之高致，遷固有不能純達其情而見之於後者，故不得而與之也。遷之得失如此，況其他耶？至於宋齊梁陳後魏後周之書，蓋無以議爲也。

子顯之於斯文，喜自馳騁，其更改破析，刻彫藻績之變尤多，而其文益下，豈夫材固不可以彊而有耶？數世之史既然，故其辭迹曖昧，雖有隨世以就功名之君，相與合謀之臣，未有赫然得傾動天下之耳目，播天下之口者也；而一時儉奪傾危悖理反義之人，亦幸而不暴著於世，豈非所託不得其人故耶？可不惜哉！

蓋史者，所以明夫治天下之道也；故爲之者，亦必天下之材，然後其任可得而稱也，豈可忽哉！豈可忽哉！

### 【傳略】

曾鞏，字子固，建昌南豐人，嘉祐二年進士，官至中書舍人，著有元豐類稿五十卷，劉熙載云：「曾文辭盡事理，其氣味爾雅深厚，令人想見碩人之寬。」王介甫云：「夫安福徐行，轡中庸之廷，而造乎其室，舍二賢者而誰哉？」二賢謂正之子固也。然則子固之文，卽肖子固之爲人矣。」



【結構大旨】

第一段先述作序之由，次述作史不得人之弊。第二段論良史必具之條件。以二典爲例證。第三段論漢以後史才之差，舉司馬遷以例其餘。第四段批評南齊書，爲本篇正文。末以史才之重作結。

【注釋】

①左傳文十八年，願頊有不才子，不可教誨，天下之民，謂之「榘杙」。

②荀子非十二子「番字鬼瑱」，注：「鬼瑱者，謂爲姦細之行者也。」

③指書經堯典舜典二篇。

④史記列傳百三十篇。

仲兄字文甫說

蘇洵

洵讀易至渙之六四，曰「渙其羣，元吉。」曰：「嗟夫！羣者，聖人之所欲渙以混一天下者也，蓋余仲兄名渙，而字公羣，則是以聖人之所欲解散滌蕩者以自命也，而可乎？」他日以告，兄曰：「子可無爲我易之。」洵曰：「唯。」既而曰：「請以文甫易之，如何？」

且兄嘗見夫水之與風乎？油然而行，澗然而留，滄洄汪洋，滿而上浮者，是水也；而風實起之。蓬蓬然而發乎太空，不終日而行乎四方，蕩乎其無形，飄乎其遠來，既往而不知其迹之所存者，是風也。而水實形之。今夫風水之相遭乎大澤之陂也，紆餘委蛇，蜿蜒淪漣，安而相推，怒而相凌，舒而如雲，蹙而如鱗，疾而如馳，徐而如徊，揖讓旋辟，相顧而不前，其繁如毅，其亂如霧，紛紜鬱擾，百里若一，汨乎順流，至乎滄海之濱，磅礴洶涌，號怒相軋，交橫綢繆，放乎空虛，掉乎無垠，橫流逆折，潰旋傾側，宛轉膠戾，回者如輪，縈者如帶，直者如燧，奔者如燄，跳者如鷺，投者如鯉，殊狀異態，而風水之極觀備矣。故曰：「風行水上，渙」此亦天下之至文也。然而此二物者，豈有求乎文哉？無意乎相求，不期而相遭，而文生焉，是其爲文也，非水之文也，非風之文也，二物者非能爲文，而不能不爲文也，物之相使而文出於其間也，故曰：「天下之至文也。」今夫玉，非不溫然美矣，而不得以爲文，刻鏤組織，非不文矣，而不可以論乎自然，故夫天下之無營而文生之者，惟水與風而已。

昔者君子之處於世，不求其功，不得已而功成，天下以爲賢；不求有言，不得已而言出，天下以爲口實。嗚呼！此不可與他人道之，唯吾兄可也。

【傳略】

蘇洵，字明允，眉山人，官秘書省校書郎，以霸州文安縣主簿，修太常因革禮，書成而卒。著有嘉祐集，又名老泉先生集，曾鞏作蘇明允墓誌，稱其文曰：「修能使之約，遠能使之近，大能使之微，小能使之著，煩能不亂，肆能不流。」其所造可知已。

### 【結構大旨】

首段述爲兄易字之由。第二段因易渙卦，坎下巽上，坎爲水，巽爲風，篆辭有「風行水上渙」之語。暢論風水相遭，自然生文之態，以喻文章之巧，亦如是也。末段論立功立言皆出於自然以勉其兄。

### 【注釋】

① 辟，同避。

② 繁，細縷也，音斛。

③ 燧，積薪。有寇則焚燧之也。

## 上人書

王安石

嘗謂文者，禮教治政云爾，其書諸策而傳之人，大體歸然而已，而曰：「言之不文，行之不遠」云者，徒謂辭之不可以已也，非聖人作文之本意也。自孔子之死久，韓子作，望聖人於百千年中，卓然也。

獨子厚名與韓並，子厚非韓比也，然其文卒配韓以傳，亦豪傑可畏者也。韓子嘗語人以文矣，曰「云云」，子厚亦曰「云云」，疑二子者，徒語人以其辭耳，作文之本意，不如是其已也。孟子曰：「君子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諸左右逢其原。」孟子之云爾，非直施於文而已，然亦可託以爲作文之本意。

且所謂文者，務爲有補於世而已矣，所謂辭者，猶器之有刻鏤繪畫也，誠使巧且華，不必適用，誠使適用，亦不必巧且華，要之以適用爲本，以刻鏤繪畫爲之容而已。不適用，非所以爲器也，不爲之容，其亦若是乎？否也。然容亦未可已也，勿先之，其可也。

某學文久，數挾此說以自治，始欲書之策而傳之人，其試於事者，則有待矣，其爲是非耶？未能自定也；執事，正人也，不阿其所好者，書雜文十篇，獻左右，願賜之教，使之是非有定焉。

### 【傳略】

王安石，字介甫，號半山，臨川人，宋神宗時爲相，封荆國公，謀改革政治，興農田，水利，均輸，保甲，免役，市易，保馬，方田諸法，爲新法。時物議沸騰，名臣多被斥，然新法竟無效，遂求補外而卒。其文瘦硬通神，可醫冗弱之病。

### 【結構大旨】

第一段以禮教治政爲文，借孟子自得之說，以明作文之本意。韓柳諸公僅語人以其辭耳。第二段言文當以適用爲主，而辭句修飾，乃第二義也。末段以請對方是正爲結束。

### 答謝民師書

蘇軾

軾啓，軾受性剛簡，學迂材下，坐廢累年，不敢復齒。搢紳自還海北，見平生親舊，惘然如隔世人，況於左右無一日之雅，而敢求交乎？數賜見臨，傾蓋如故。幸甚過望，不可言也。

所示書教及詩賦雜文，觀之熟矣。大略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不可不止，文理自然，恣態橫生。孔子曰：「言之不文，行之不遠。」又曰：「詞達而已矣。」夫言止於達意，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繫風捕影，能使是物了然於心者，蓋千萬人而不一遇也，而況能使了然於口與手乎！是之謂詞達。詞至於能達，則文不可勝用矣。

揚雄好爲艱深之詞，以文淺易之說，若正言之，則人人知之矣。此正所謂「雕蟲篆刻」者。其太玄法言，皆是物也，而獨悔於賦，何哉？終身雕蟲，而獨變其音節，便謂之經，可乎？屈原作離騷經，蓋風雅之再變者，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可以其似賦而謂之雕蟲乎？使賈誼見孔子，升堂有餘矣，而乃以賦

鄙之，至與司馬相如同科，雄之陋如此比者甚衆，可與知者道，難與俗人言也，因論文偶及之耳。

歐陽文忠公言文章如精金美玉，市有定價，非人所能以口舌定貴賤也。紛紛多言，豈能有益於左右，愧悚不已！

### 【傳略】

蘇軾，字子瞻，洵之長子，嘉祐進士，英宗時直史館，神宗時與王安石議論不合，貶黃州，築室東坡，號東坡居士，哲宗時召還，累官翰林學士，兵部尚書，卒諡文忠。著有易傳東坡集等書。其文縱橫奔放，一瀉千里，昭析無疑，有得於莊子國策。詩飄逸不羣，書畫亦有名。

### 【結構大旨】

首段敘寒暄，第二段先述行文自然之妙，次論詞達之旨。東坡嘗讀莊子嘆曰：「吾昔有見，口未能言，今見是書，得吾心矣。」劉熙載謂「東坡過人處，在能說得出，不但見得到已也。」此可以見詞達之難。第三段論揚雄之文，矯揉做作，遠自然之旨，不得與屈賈並。末舉歐陽文忠語作結。

### 【注釋】

○齒，列也。

◎傾蓋如故，言相遇傾蓋之頃，如故人也。

◎法官晉子：「或問晉子少而好賦，」曰：「然，童子雕蟲篆刻。」俄而曰：「壯夫不爲也。」

### 答李推官書節錄

張耒

足下之文，可謂奇矣，捐去文字常體，力爲瓌奇險怪，務欲使人讀之，如見數千歲前科斗鳥跡所記弦匏之歌，鐘鼎之文也。足下之所嗜者如此，固無不善者。抑未之所聞，所謂能文者，豈謂其能奇哉？能文者固不專以能奇爲主也。

夫文何爲而設也？知理者不能言，世之能言者多矣，而文者獨傳，豈獨傳哉？因其能文也，而言益工，因其言工也，而理益明，是以聖人貴之。自六經下至於諸子，百氏騷人，辯士論述，大抵皆將以爲寓理之具也。是故理解者，文不期工而工；理愧者，巧爲粉澤，而隙閒百出。此猶兩人持牒而訟，直者操筆，不待累累，讀之如破竹，橫斜反覆，自中節目；曲者雖使假詞於子貢，問字於揚雄，如列五味，而不能調和，食之於口，無一可愜，況可使人玩味之乎？故學文之端，急於明理。夫不知爲文者，無所復道；如知文而不務理，求文之工，世未嘗有是也。

夫決水於江淮河海也，水順道而行，滔滔汨汨，日夜不止，衝砥柱，絕呂梁，放于江湖而納之海，其舒爲淪漣，鼓爲波濤，激之爲風飄，怒之爲雷霆，蛟龍魚鼉，噴薄出沒，是水之奇變也，而水初豈如此哉？順道而決之，因其所遇而變生焉。溝瀆東決而西竭，下滿而上虛，日夜激之，欲見其奇，彼其所至者，蛙蛭之玩耳。江淮河海之水，理達之文也，不求奇而奇至矣；激溝瀆而求水之奇，此無見於理，而欲以言語句讀爲奇之文也。

六經之文，莫奇於易，莫簡於春秋，夫豈以奇與簡爲務哉？勢自然耳。傳曰：「吉人之辭寡。」彼豈惡繁而好寡哉？雖欲爲繁而不可得也。自唐以來至今，文人好奇者不一，甚者，或爲缺句斷章，使脈理不屬，又取古書訓詁，希於見聞者，衣被而說合之，或得其字，不得其句，或得其句，不知其章，反覆咀嚼，卒亦無有，此最文之陋也。足下之文，雖不若此，然其意靡靡，似主於奇矣，故預爲足下陳之，願無以僕之言質俚而不省也。

【傳略】

張耒，字文潛，淮陰人，登進士第，元祐中，官至起居舍人，紹聖中，謫監黃州酒稅，徽宗召爲太常寺卿，坐元祐黨，復貶房州別駕，黃州安置，耒得自便，居於陳州，主管崇福宮卒，有柯山集，一曰宛邱集，又稱張右史集，耒出蘇軾之門，軾稱其文，「汪洋



沖澹，有一唱三歎之音。」其詩晚務平淡，學白居易，樂府效張籍。」

### 【結構大旨】

首段稱李推官文之奇，以爲下文鍼砭地步。第二段論學文之端，急於明理。第三段以水爲喻，末段引經傳爲證，並言唐以來文人之陋，以爲李推官戒。

### 【注釋】

①弦匏之獸，禮樂記：「弦匏笙簧」按皆樂器。

②砥柱，山名，在黃河中。

③呂梁，山名，在今山西離石縣東北，禹治洪水，鑿呂梁。

④「吉人之辭寡」見易下繫。

## 文說贈王生黼

宋 濂

明道之謂文，立教之謂文，可以輔俗化民之謂文。斯文也，果誰之文也？聖賢之文也，非聖賢之文也。聖賢之道充乎中，著乎外，形乎言，不求其成文而文生焉者也。不求其成文而文生焉者，文之至也。

故文猶水與木然。導川者不憂流之不延，而恐其源之不深；植木者不憂枝之不蕃，而慮其本之不培。培其本，深其源，其延且蕃也。孰禦？聖賢未嘗學爲文也，沛然而發之，卒然而書之，而天下之學爲文者，莫能過焉，以其爲本昌，爲源博也。彼人曰：「我學爲文也。」吾必知其不能也。夫文烏可以學爲哉？彼之以句讀順適爲工，訓詁艱深爲奇，窮其力而爲之，至於死而後已者，使其能至焉，亦技而已矣。況未必至也？

聖賢非不學也，學其大，不學其細也；窮乎天地之際，察乎陰陽之妙，遠求乎千載之上，廣索乎四海之內，無不知矣，無不盡矣，不特此也，反之於身以觀其誠，養之於心而欲其明，參之於氣而致其平，推之爲道而驗其恆，蓄之爲德而俟其成，德果成矣，道果至矣，視於其身，儼乎其有威，確乎其有儀，左禮而右樂，圓規而方矩，皆文也；聽乎其言，溫恭而不卑，皎厲而不亢，大綱而織目，中律而成章，亦皆文也；察乎其政，其政莫非文也；徵乎其家，其家莫非文也；夫如是，又從而文之，雖不求其文，文其可掩乎？此聖賢之文，所以法則乎天下，而教行乎後世也。

今之爲文者則不然，僞焉以弛其身，昧焉以汨其心，擾焉以乖其氣，其道德蔑如也，其言行禁如也，家焉而倫理謬，官焉而政教泯，而欲攻乎虛辭以自附乎古，多見其不察諸本而不思也。文者果何

繇而發乎？發乎心也。心烏在？主乎身也。身之不修，而欲修其辭，心之不和，而欲和其聲，是猶擊破缶而求合乎宮商，吹折葦而冀同乎有虞氏之簫韶也。決不可致矣。曷爲不思乎？聖賢與我無異也，聖賢之文若彼，而我之文若是，豈我心之不若乎？氣之不若乎？否也，特心與氣失其養耳。聖賢之心，浸灌乎道德，涵泳乎仁義，道德仁義積，而氣因以充，氣充，欲其文之不昌，不可遏也；今之人不能然，而欲其文之類乎聖賢，亦不可得也。嗚呼！甚矣！今之人之惑也。

聖賢之爲學，自心而身，自身而家，其爲事亦多矣，而未嘗敢先乎文；今之人未暇及乎他，自幼以至壯，一惟文焉是學，宜乎今之文勝於古之聖賢，而終不及者，豈無其故耶？不浚其源而揚其瀾，不培其本而抽其枝，弗至於槁且涸，不止也。

然則何爲而後可爲文也？蓋有方焉，聖賢不可見矣，聖賢之爲人，其道德仁義之說存乎書，求而學焉，不徒師其文而師其行，不徒識諸心而徵諸身，小則文一家，化一鄉，大則文被乎四方，漸漬生民，資<sup>○</sup>及草木，使人人改德而易行，親親而尊尊，宣之於簡冊，著之於無窮，亦庶幾明道而立教，輔俗而化民者乎？嗚呼！吾何由而得見斯人於斯世也？吾何爲而不思夫聖賢之盛也？虎林<sup>○</sup> 王生黼年甚少，讀春秋而好爲文，問法於予，予美其有志也，以其大者語之。

【傳略】

宋濂，字景濂，浦江人。元時仕翰林編修，辭不就。居門山，著書十餘年。後仕明，累官至翰林學士。自少至老，未嘗一日去書。初從吳萊學，既又學於柳貫、黃潛，無所不通。為文醇深演迤，與古作者並，為明代開國文臣之首。

【結構大旨】

首段論明道立教轉俗化民之為文，聖賢本昌源博，不學文而文工，後人但求之字句之末，故不能成。第二段詳言聖賢為學之範圍功候，明其文之所以成。第三段詳論今人之惑，明其文之所以劣。第四段比較聖賢與今人所學之異，結束二、三兩段之意。第五段正示學文致力之方，以答王生輔作結。

【注釋】

①貫，彼義切，飾也。

②虎林，今杭州。

空同子贅說節錄

蘇伯衡

尉遲楚好為文，謂空同子曰：「敢問文有體乎？」曰：「何體之有？易有似詩者，詩有似書者，書有

似禮者，何體之有？「有法乎？」曰：「初何法？典謨訓誥，國風雅頌，初何法？」「難乎易乎？」曰：「吾將言其難也，則古詩三百篇，多出於小夫婦人，吾將言其易也，則成一家言者，一代不數人。」「宜繁宜簡？」曰：「不在繁，不在簡，狀情寫物在辭達，辭達則一二言而非不足，辭未達則千百言而非有餘。」

「宜何如？」曰：「如江河。」「何也？」曰：「有本也。」「如鍵之於管，如樞之於戶，如將之於三軍，如腰領之於衣裳。」「何也？」曰：「統攝也。」「如置陣，如構居第，如建國都。」「何也？」曰：「謹布置也。」「如草木焉，根而幹，幹而枝，枝而葉而葩。」曰：「何也？」曰：「條理精暢而有附麗也。」「如手足之十二脈焉，各有起，有出，有循，有注，有會。」「何也？」曰：「支分脈別，而營衛流通也。」「如天地焉，包涵六合，而不見端倪。」「何也？」曰：「氣象沈鬱也。」「如漲海焉，波濤湧而魚龍張。」「何也？」曰：「浩汗詭怪也。」「如日月焉，朝夕見而令人喜。」「何也？」曰：「光景常新也。」「如煙霧舒而雲霞布。」「何也？」曰：「動蕩而變化也。」「如風靈流而雨雹集。」「何也？」曰：「神聚而冥會也。」「如重林，如遼谷。」「何也？」曰：「深遠也。」「如秋空，如寒冰。」「何也？」曰：「潔淨也。」「如太羹，如玄酒。」「何也？」曰：「雋永也。」「如瀨之旋，如馬之奔。」「何也？」曰：「回複馳」

騁也。」「如羊腸，如鳥道。」「何也？」曰：「縈迂曲折也。」「如孫吳之兵。」「何也？」曰：「奇正相生也。」「如常山之蛇。」「何也？」曰：「首尾相應也。」「如父師之臨子弟，如孝子仁人之處親側，如元夫碩士，端冕而立乎宗廟朝廷。」「何也？」曰：「端嚴也，溫雅也，正大也。」「如楚莊王之怒，如杞梁妻之泣，如昆陽城之戰，如公孫大娘之舞劍。」「何也？」曰：「激切也，雄壯也，頓挫也。」「如菽粟，如布帛，如精金，如美玉，如出水芙蓉。」「何也？」曰：「有補於世也，不假磨礱雕琢也。」「將烏乎以及此也？」曰：「易詩書二禮春秋所載，左邱明高赤所傳，孟荀莊老之徒所著，朝焉，夕焉，諷焉，詠焉，習焉，斯得之矣！雖然，非力之可爲也，聖賢道德之光華，積於中而發乎外，其言不期文而文，譬猶天地之化，雨露之潤，物之魂魄，以生華蔓羽毛，極人力所不能爲，孰非自然哉？故學於聖人之道，則聖人之言，莫之致而致之矣；學於聖人之言，非惟不得其道，并其所謂言，亦且不能至矣。」「尉遲楚出，以告公乘邱曰：「楚之於文也，其猶在山徑之間歟？微空同之導，吾出也，吾不知大道之恢，於是盡心焉，將於文欄焉。無難能者矣！」

【傳略】

蘇伯衡，字平仲，金華人，本宋蘇轍之裔，以轍子遵守婺州，因家於婺。元末貢於鄉，洪武初，徵入禮賢館，後爲國子學正，以爲

攬翰林編修宋濂以翰林承旨致仕，薦以自代。辭不拜，後起爲處州教授，以表箋忤旨，逮治，卒於獄。著有蘇平仲集。其警說一卷，則仿諸子文體，多託物寓意之辭。

### 【結構大旨】

首段借尉遲楚之問，辨「體法難易繁簡」諸說。第二段廣說譬喻，形容文章，布置皆先喻言，後正意。第三段論致力之法，重在學聖人之道而不學其言。

### 【注釋】

① 典謨訓誥，謂尚書也。尚書有堯典、大禹謨、伊訓、大誥等篇。

② 國風雅頌，謂詩也。

③ 十二脈，齊說，人體經脈，各分手足三陰三陽，共十二支。

④ 莊子：「反覆始終，不見端倪。」成玄英疏：「端，緒也。倪，畔也。」

⑤ 史記楚世家：「楚王卽位三年，不出號令，日夜爲樂。令國中曰：『有敢諫者，死無赦。』伍舉入諫，莊王左抱鄭姬，右抱越女，坐鐘鼓之間。伍舉曰：『願有進隱。』曰：『有鳥在於阜，三年不費不鳴，是何鳥也？』莊王曰：『三年不費，費將冲天，三年不鳴，鳴將驚人，舉退矣！吾知之矣！』居數月，淫益甚。大夫蘇從乃入諫。王曰：『若不聞令乎？』對曰：『殺身以明君，臣

之願也。於是乃罷淫樂，聽政，所誅者數百人，所進者數百人。任伍舉蘇從以政，國人說，是歲滅庸。」云云：所謂楚莊王之怒，殆指此。

④孟子：「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文選注引列女傳：「齊杞殖妻也，齊莊公襲莒，殖戰死，杞梁之妻無子，內外無五屬之親，既無所歸，乃就其夫之屍於其城下而哭之，內誠動人，道路過者，莫不爲之揮涕，十日而城爲之崩。」

⑤更始元年二月，立劉聖公爲天子，漢光武爲太常偏將軍，三月別與諸將徇昆陽，定陵鄗，皆下之。王莽遣將兵百萬，甲士四十二萬人，又驅諸猛獸虎豹犀象之屬，以助威武。光武將數千兵，徼之於陽關，諸將馳入昆陽，莽兵到城下者且十萬，圍之數十重，六月光武連勝之，莽兵大潰。語詳後漢書光武帝紀。

⑥杜甫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序云：「開元三載，余尙童稚，詎於郾城觀公孫氏舞劍器渾脫，瀏漓頓挫，獨出冠時，自高頭宜春梨園二伎坊內人洎外供奉，曉是舞者，聖文神武皇帝初，公孫一人而已。」

⑦南史：「顧延之問鮑照，「已與謝靈運優劣，」照曰：「謝五言如初發芙蓉，自然可愛，君詩如鋪錦列繡，亦雕鏤满眼。」

⑧謂公羊高毅梁赤。

⑨惘然，勃然貌。唐書王叔文傳：惘然以爲天下無人。」



## 董中峯侍郎文集序

唐順之

喉中以轉氣，管中以轉聲，氣有湮而復暢，聲有歇而復宣，闔之以助開，尾之以引首，此皆發於天機之自然，而凡爲樂者莫不能然也。最善爲樂者則不然，其妙常在於喉管之交，而其用常潛乎聲氣之表。氣轉於氣之未湮，是以湮暢百變而常若一氣；聲轉於聲之未歇，是以歇宣萬殊而常若一聲，使喉管聲氣融而爲一，而莫可以窺，蓋其機微矣。然而其聲與氣之必有所轉，而所謂開闔首尾之節，凡爲樂者莫不皆然者，則不容異也。使不轉氣與聲，則何以爲樂？使其轉氣與聲而可以窺也，則樂何以爲神？有賤工者，見夫善爲樂者之若無所轉，而以爲果無所轉也，於是直其氣與聲而出之，戛戛然一往而不復，是擊腐木溼鼓之音也。言文者何以異此。

漢以前之文，未嘗無法，而未嘗有法，法寓於無法之中，故其爲法也，密而不可窺；唐與近代之文，不能無法，而能毫釐不失乎法，以有法爲法，故其爲法也，嚴而不可犯。密則疑於無所謂法，嚴則疑於有法而可窺。然而文之必有法，出乎自然而不可易者，則不容異也。且夫不能有法，而何以議於無法。有人焉，見夫漢以前之文疑於無法，而以爲果無法也，於是率然而出之，決裂以爲體，餽釘以爲詞，

盡去自古以來開闔首尾經緯錯綜之法，而別爲一種臃腫借①澀浮蕩之文，其氣離而不屬，其聲離而不節，其意卑，其語澀，以爲秦與漢之文如是也；豈不猶腐木溼鼓之音，而且詫曰：「吾之樂合乎神。」嗚呼！今之言秦與漢者紛紛是矣，知其果「秦乎」「漢乎」否也？

中峯先生之文，未嘗言秦與漢，而能盡其才之所近，其守繩墨②謹而不肆，時出新意於繩墨之餘，蓋其所自得，而未嘗離乎法。其記與序，文章家所謂法之甚嚴者，先生尤長。先生在翰林三十餘年，嘗有聞於弘治以前諸先輩老儒，而潛思以至之，故其所爲若此。然今之爲先生之文者蓋少，其知先生之文而好之者，又少矣。先生之子近思將刻集以傳，而請序於余，近思豈亦以爲世之言秦與漢者，未必能知先生之文，而余之愚陋，稍知之也？晉江王道思③平涼④趙景仁，其文在一時文人中，最有法，皆先生丙戌爲考官時所取士，近思試以先生之文與吾言質之，其必有合乎否也？

### 【傳略】

唐順之，字應德，一字義修，武進人，嘉靖己丑進士，官至右僉都御史，巡撫淮揚，天啟中追謚襄文。順之學問淵博，留心經濟，欲以功名自見，嘗一當梁傑之任。其文具有樞樞，不爲游談，縱橫馳騁，無不盡之意。末年遽而講學，以天機爲宗，謂此心天機活潑，自寂自感，不容人力，惟順此天機而已。

【結構大旨】

第一段以樂爲喻，「言文者何以異此」一語，拍入正意。第二段論秦漢之文，法寓於無法之中；唐以後文，有法可窺明文。效法秦漢者，不知其有法而去法；皆暗與喻言照應。此段爲一篇正意。第三段評董中舉之文，卽好在有法，此係正文。

【注釋】

① 齷齪貌。

② 鉅釘，文辭因襲累積爲鉅釘。

③ 伊，同窳。

④ 繩墨，猶言法則。

⑤ 王慎中，字道思，晉江人，嘉靖丙戌進士，官至河南布政使參政。史稱慎中爲文，初亦高談秦漢，謂東京以下無可取。已而悟歐曾作文之法，乃盡焚舊作，一意師仿，尤得於曾鞏。唐順之初不服其說，久乃變而從之。壯年廢筆，益肆力於文，演筆詳贖，卓然成家，與慎之齊名，天下稱之曰王唐。

⑥ 平涼，今屬甘肅涇原道治。

# 日知錄論文九則

顧炎武

文之不可絕於天地間者，曰明道也，紀政事也，察民隱也，樂道人之善也。若此者，有益於天下，有益於將來，多一篇，多一篇之益矣！若夫怪力亂神之事，無稽之言，勦襲之說，諛佞之文，若此者，有損於己，無益於人，多一篇，多一篇之損矣！

文以少而盛，以多而衰。以二漢言之，東都之文，多於西京，而文衰矣！以三代之言，春秋以降之文，多於六經，而文衰矣！○記曰：「天下無道，則言有枝葉。」

子書自孟荀之外，如老莊管商申韓，皆自成一家言。至呂氏春秋，○淮南子，○則不能自成，故取諸子之言，彙而爲書，此子書之一變也。今人書集一一盡出其手，必不能多，大抵如呂覽淮南之類耳。其必古人之所未及就，後世之所不可無，而後爲之，庶乎其傳也與？

唐宋以下，何文人之多也？固有不識經術，不通古今，而自命爲文人者矣！韓文公符，○讀書城南詩曰：「文章豈不貴，經訓乃菑畲，潢潦無根源，朝滿夕已除，人不通古今，馬牛而襟裾，行身陷不義，況望多名譽。」而宋劉摯○之訓子孫，每曰：「士當以器識爲先，一號爲文人，無足觀矣！」然則以文人

名於世，焉足重哉？此揚子雲所謂「撫我華而不食我實」者也。「黃魯直」言「數十年來，先生君子，但用文章提獎後生，故華而不實。」本朝嘉靖以來，亦有此風，而陸文裕所記劉文靖告吉士之言，空同大以爲不平矣！

詩云：「巧言如簧，顏之厚矣。」而孔子亦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又曰：「巧言亂德。」夫巧言不但言語，凡今人所作詩賦碑狀，足以悅人之文，皆巧言之類也。不能不足以爲通人，夫惟能之而不爲，乃天下之大勇也。故夫子以剛毅木訥爲近仁，學者所用力之途，在此不在彼矣。

末世人情彌巧文而不慙，固有朝賦采薇之篇，而夕有捧檄之喜者。苟以其言取之，則車載魯連，斗量王蠋矣！是不然，世有知言者出焉，則其人之真僞，卽以其言辨之，而卒莫能逃也。黍離之大夫，始而搖搖，中而如噎，旣而如醉，無可奈何，而付之蒼天者，真也。汨羅之宗臣，言之重，辭之複，心煩意亂，而其詞不能以次者，真也。栗里之徵士，淡然若忘於世，而感憤之懷，有詩不能自止，而微見其情者，真也。其汲汲於自表暴而爲言者，僞也。易曰：「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失其守者其辭屈。」詩曰：「盜言孔甘，亂是用餞。」夫鏡情僞，屏盜言，君子之道，與王之事，莫先乎此。典謨爻象，此二帝三王之言也。論語孝經，此夫子之言也。文章在是，性與天道，亦不外乎是，故曰：

「有德者必有言。」善夫游定夫之言曰：「不能文章，而欲聞性與天道，譬猶築數仞之牆，而浮埃聚沫以爲基，無是理矣！」後之君子，於下學之初，卽談性道，乃以文章爲小技，而不必用力。然則夫子不曰：「其旨遠，其辭文」乎？不曰：「言之無文，行而不遠」乎？曾子曰：「出辭氣，斯遠鄙倍矣！」嘗見今講學先生，從語錄入門者，多不善於修辭，或乃反子貢之言以譏之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可得而聞，夫子之文章，不可得而聞也。」

以今日之地爲不古，而借古地名，以今日之官爲不古，而借古官名，舍今日恆用之字，而借古字之通用者，皆文人所以自蓋其俚淺也。

古人之文，不特一篇之中，無冗複也，一集之中，亦無冗複。且如稱人之善見于祭文，則不復見于誌；見于誌，則不復見于他文。後之人讀其全集，可以互見也。又有互見于他人之文者，如歐陽公作伊師魯誌，不言近日古文，自伊魯始，以爲范公祭文已言之，可以互見，不必重出。蓋歐陽公自信己與范公之文，並可傳於後世也。亦可以見古人之重愛其言也。劉夢得作柳子厚文集序曰：「凡子厚名氏與仕與年，暨行己之大方，有退之之誌若祭文在。」又可見古人不必其文之出於己也。

【傳略】

顧炎武，字寧人，號亭林，崑山人，明諸生，性耿介絕俗，與同里歸莊，有「歸奇顧怪」之目，魯王時與莊共起兵，明亡，周游四方，戰書自隨，所至輒墾田度地，以備有需，康熙時舉鴻博，薦修明史，皆不就，後卜居華陰以終，其學主博學有恥，歛華就實，凡國家典制，地方掌故，天文儀象，河漕兵農之屬，莫不窮究原委，晚益篤志六經，精研考證，遂開清代樸學之風，所著日知錄，最爲精詣。

### 【結構大旨】

所錄諸條，爲筆記體，第一則言文須有益，第二則言文不貴多，第三則言著書當自己出，第四則言文人當重實學，第五則痛詆巧言，第六則言文辭有真偽，第七則言修辭重舉，第八則言求古之病，第九則言爲文當避複見。

### 【註釋】

○論語述而：「子不語怪力亂神。」

○原注：「如惠施五車，其書竟無一篇傳者。」

○見禮記，表記有枝葉，謂言辭煩絮也。

○秦相呂不韋輯智略士作彙儒墨之旨，合名法之源，漢書藝文志列入雜家。

○漢淮南王 安與蘇飛，李尚，左吳，田由，雷被，毛技，伍被，晉昌等八人，及諸儒大山，小山之徒，共講論道德，遠統仁義，而著淮

南子一書，其旨近老子澹泊無爲，蹈虛守靜。漢書藝文志入雜家。

④符，韓愈子。

⑤學字莘老，東光人，遷於三禮春秋，有忠肅集。

⑥見法書。

⑦黃庭堅，字魯直，號山谷道人，分寧人，詩專學杜甫，爲江西詩派所宗。

⑧陸深，上海人，初名榮，字子淵，號巖山。

⑨等驗錄：「李憲剛，字獻吉，號空同子，弘正間名士，與予交好……獻吉下世，其子枝字伯材，以空同子八篇來覲，燃

燈讀之，重爲之流涕，內論學下篇一條，書劉閣老言李杜事，微失旨，劉名健，字希賢，號晦庵，洛陽人，相孝廟首尾二十年，相業甚可觀，素以理學自貢，予乙丑登第爲庶吉士，與衆同謁公於安福里第，公告諸吉士曰：「人學問有三事，第一是尋繹義理，以消融胸次；第二是考求典故，以經綸天下；第三卻是文章，好笑後生輩，才得科第，卻去學醉漢，做詩何用，好是李杜，李杜也只是兩個醉漢，撒下許多好人不學，卻去學醉漢。其言如此，雖抑揚之間不能無過，然意則深遠矣。」

⑩詩小雅巧言，「巧言如簧」，謂結構虛辭，使相符合，如笙中之簧，聲相應和也。

⑪見論語學而。



●見論語衛靈公。

●見論語子路。木者，質樸。訥者，遲鈍。

●伯夷叔齊，爲采薇之歌，則將終隱於山林間也。

●謂出仕也。

●魯仲連王蠋皆戰國時高士，不肯役身富貴者。

●見詩王風黍離，序云：「黍離，閔宗周也。周大夫行役，過故宗廟宮室，盡爲禾黍，閔宗室之顛覆，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詩也。」  
拈搖，憂無所愜也。醉者，醉於憂也。噎者，咽喉閉塞之名，憂深不能喘息，如噎之然。

●指屈原爲離騷諸篇。

●指陶潛。

●見易下繫。

●見詩小雅巧言，盜，逃也。餒，啖之別體，甘食食啖之貌，引申爲進。詩承上盜言孔甘，故以啖食爲喻。

●游醉，字定夫，越陽人，與楊時同事二程，伊川稱其德器粹然。

●見易下繫。

◎見論語季伯。

◎范仲淹。

## 文激敘

魏 膺

水生於天而流於地，風發於地而行於天，生於天而流於地者，陽下濟而陰受之也；發於地而行於天者，陰上升而陽畜之也，陰陽互乘，有交錯之義，故其遭也而文生焉！故曰「風水相遭而成文。」然其勢有彊弱，故其遭有輕重，而文有大小，洪波巨浪，山立而洶湧者，遭之重者也；淪漣漪激，皴蹙而密理者，遭之輕者也。重者人驚而快之，發豪士之氣，有鞭笞四海之心；輕者人樂而玩之，有遺世自得之慕，要爲陰陽自然之動，天地之至文，不可以偏廢也！

無錫錢子礎曰，博學好古，既自以其文章名天下，復取天下文甲乙，而選輯之，命曰「文激。」夫激，文之小者也，礎曰其何以是名？吾覽其書，有忠臣孝子義士節婦之文，足以震動天地，搖撼山嶽，若黑風白浪之起於晝日，而蛇龍鯢鱷，怒跳嬉擲於其間，顧退託於激，以自名其謙謙之志，固有然歟？然吾嘗泛大江，往返十餘適，嘗其解維鼓柁，輕風揚波，細激微瀾，如抽如織，樂而玩之，幾忘其有

身；及夫天風怒號，帆不得輒下，楫不得暫止，水駭舟立，舟中皆無人色，而吾方倚舷而望，且怖且快！攬其奇險雄莽之狀，以自壯其志氣，然且登舟之初，風水所遭遽若是，則必不敢解維鼓楫，蹈危險以自快！夫世之樂小言而畏大文也久矣，故錢子以激導之歟？

錢子之選，有忠孝道德經濟之文，以爲漪灑；靜深之文，以爲寒潭；續藻之文，以爲麗水；豔鼠<sup>①</sup>夸父<sup>②</sup>各滿其腹，若是則已矣！予姑妄言之，以塞弁首之責。

【傳略】

魏禧，字冰叔，號勺庭，兄祥，弟禮，皆以文章稱。時人號爲寧都三魏，禧尤著。明亡後，移家翠微峯，以古文實學爲歸，謝絕徵辟。嘗曰：「吾每遇難言事，必積誠累時，與其精神相貫注。」其言如此，可以知其概矣。

【結構大旨】

首段因易經渙卦「風行水上渙」之義，論風水相遭成文之理，與蘇洵仲兄字文甫說篇取境相同。第二段說入文灑，黑風白浪等語，仍以風水爲喻，與前文照應。自鳴謙謙之志，係第一種解釋，文義較淺。第三段寫自己置身風水之經驗，極親切有味。錢子以激導之，係第二種解釋，文義較深。淺者在先，深者在後，屬文之定例也。末段以水喻錢子所選之文，作結。

【注釋】

○分爲甲乙等也。

○莊子：「鯀飲河不過滿腹。」

○夸父，上古人名，不量力，欲逐日影，逐之於陽谷，渴死，棄其杖，膏肉所浸，化爲鄧林，見山海經。

## 與任王谷書

侯方域

僕少年溺於聲伎，未嘗刻意讀書，以此文章淺薄，不能發明古人之旨。然其大略，亦頗聞之矣。大約秦以前之文主骨，漢以後之文主氣。秦以前之文若六經，非可以文論也。其他如老韓諸子，左傳戰國策國語，皆斂氣於骨者也。漢以後之文，若史若漢若八家，最擅其勝，皆運骨於氣者也。斂氣於骨者，如秦華三峯，直與天接，層嵐危磴，非仙靈變化，未易攀陟，尋步計里，必蹶其趾。姑舉明文如李夢陽者，亦所謂蹶其趾者也。運骨於氣者，如縱舟長江大海間，其中烟嶼星島，往往可自成一都會，卽颶風忽起，波濤萬狀，東泊西注，未知所底，苟能操舵覘星，立意不亂，亦可自免漂溺之失。此韓歐諸子所以獨嵯峨於中流也。六朝選體之文，最不可恃！士雖多而將囂，或進或止，不按部伍，譬如用兵者，調遣旗幟聲援，但須知此中尙有小小行陣，遙相照應，未必全無益。至於摧鋒陷敵，必更有牙隊健兒，銜

枚而前，若徒恃此，鮮有不敗。今之爲文，解此者罕矣！高者又欲舍八家，跨史漢而趨先秦，則是不筏而問津，無羽翼而思飛舉，豈不怪哉？

頃見足下所爲杜周張湯諸論，奇確圓暢，若有餘力，僕目中所僅見，殫思著述，必當成名。然亦少有說，覺引天遣報施湯周處，稍涉觀縷。行文之旨，全在裁制，無論細大，皆可驅遣。當其閒漫纖碎處，反宜動色而陳，鑿鑿媿媿，使讀者見其關係，尋繹不倦。至大議論，人人能解者，不過數語發揮，便須控馭，歸於含蓄，若當快意時，聽其縱橫，必一瀉無復餘地矣！譬如渴虹飲水，霜華搏空，瞥然一見，瞬息滅沒，神力變態，轉更天矯，足下以爲何如？僕十五歲時，學爲文，金沙蔣黃門鳴玉方爲孝廉，有盛名，每見必稱佳，僕竊自喜，又得同學吳君伯裔日來逼索，盡日且酬和數首，以此得不廢，然皆從嬉遊之餘，縱筆出之，以博稱譽，塞詆讓，閒有合作，亦不過春花爛漫，柔脆飄揚，轉目便蕭索可憐！近得賈君開宗、徐君作肅共相磋磨，乃覺文章有分毫進益，賈精於論，徐老於法，二君嘗言此係何等事，君不慘淡經營，便輕率命筆，僕佩其言，不敢忘，足下當行文快意時，每一回思之，必賞此言之不謬也。

【傳略】

侯方域，字朝宗，南邨人，明末四公子之一，豪邁不羈，以清議自持，明亡不仕。工詩古文，文以韓歐爲宗，才思橫溢，如其爲人。

與魏禧、汪琬，稱清初三家。著有壯悔堂集。

### 【結構大旨】

首段論文分主骨主氣兩種，於六朝選體之文，深致不滿；於當時之跨史漢而趨先秦，貌爲高古者，亦不謂然，以其氣骨差也。第二段論爲文貴含蓄，病輕率。先因王谷之文，說入行文之旨，全在制裁，後以自己經驗作結。

### 【注釋】

①任王谷，宜興人，名源祥，自號善卷子，學者稱息齋先生。諸生有鳴鶴堂集。既沒，詩文贊不能梓，妻黃氏，蠶績刺繡，積十餘年，爲刻詩十卷。

②明人茅坤以韓愈、柳宗元、歐陽修、王安石、曾鞏、蘇洵、蘇軾、蘇轍，爲古文八大家。

③山東泰山，陝西華山。

④李夢陽，字獻吉，慶陽人，徙扶溝，宏治癸丑進士，官至江西提學副使。倡言復古，使天下毋讀唐以後書，學者翕然從之，文體一變。四庫書目提要謂「其文故作聱牙，以顯深文其淺易，開摹擬剽賊之風。」有空同集。

⑤皆漢酷吏。

⑥觀橫，委曲也。

⑤鑿鑿，鮮明之貌。

⑥娓娓，不倦貌。

⑦蔣鳴玉，金壇人，字楚珍，號中完，崇禎進士，著四書講義曰《舌存》，五經講義曰《圭約》。

⑧賈開宗，字靜子，商邱人，負才放縱，不事生產，著有《遡園集》，今不傳。

⑨徐作肅，字恭士，亦商邱人，與侯賈輩交善，能詩善書，為人落落穆穆，矜重自持。

## 與魏叔子書

邵長蘅

某頓首，叔子先生足下：向辱示論文數書，學者作文之法，綦備，獨疑於文章之源，尙蓄而未發，意「善易者不譚易」耶？抑有所祕也？僕於文，亦學之而未至者，顧衷所自志，敢一質之左右。聞之先輩曰：「夫文者，非僅辭章之謂也，聖賢之文以載道，學者之文，蘄弗畔道，故學文者，必先溶文之源，而後究文之法。」

溶文之源者何在？在讀書，在養氣。夫六經，道之淵藪也，故讀書先於治經，愚意欲畫以歲月，易象詩書春秋三禮諸書，以漸而及，不必屑屑拘牽注疏，務融液其大指所在，然後綜貫諸史，以驗其廢興治

忽<sup>①</sup>之由；旁及子集，以參其邪正得失之故，又恐力不能兼營，史自左氏司馬班范三國南北五代而外，子自莊列苟楊韓非呂氏賈董而外，集自韓柳歐蘇曾王而外，或略加節抄，可備採擇，此讀書之漸也。韓愈氏有言，「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是故其氣盛者，其文暢以醇；其氣舒者，其文疏以達；其氣矜者，其文礪以紕<sup>②</sup>；其氣慝<sup>③</sup>者，其文詖<sup>④</sup>以利；其氣撓者，其文剽以瑕。是故涵泳道德之塗，蓄畚六藝之圃，以充吾氣也；泊乎寡營，浩乎自得，以舒吾氣也；植聲氣，急標榜，矜吾氣者也；投贊干謁，蠅附蟻營，慝吾氣者也；應酬鞅轡，諛慕擢金<sup>⑤</sup>，撓吾氣者也；此養氣之說也，二者所以潛文之源也。

至於文之法，有不變者，有至變者，文體有二，曰敘事，曰議論，是謂定體。辭斷意續，筋絡相束，奔放者忌肆；雕刻者忌促；深蹟者忌詭；敷演者忌俗；是謂定格。言道者必宗經，言治者必宗史，導情欲婉而暢，述事欲法而明，是謂定理。此法之不變者也。若夫川橫馳騫，變化百出，各視工力之所及，巧拙不相師，後先不相襲，此法之至變者也。吾得其所爲不變者，不左史，不班范，不韓柳歐蘇，而不可駭其翹也。吾得其所爲至變者，即左史，即班范，即韓柳歐蘇，而不可訾其襲也，二者所以究文之法也。

是故不潛其源而言文，譬之揚蹄涔<sup>⑥</sup>之波者，不識渤澥之廣，炫螢尾之照者，不覩日月之明，幾



文之成不能也。不究其法而言文，譬之驟新羈之駟，而弛其銜轡，操匠郢之斤，而輟其規矩，<sup>①</sup>幾文之成不能也。

僕持此說，藏胸中久，與流俗人言，未免疑駭譁笑，唯先生爲當今文匠，而又疑向者之論尙有所秘也。輒敢竭其愚陋，冀相叩實，雖然，僕僅能言之耳，僕才氣蹇劣，又苦人事，雖心斬其至是，力不能赴，歲月荏苒，恐遂無成！亦何敢望與先生抗衡哉！<sup>②</sup>養由基<sup>③</sup>射楊葉於百步之外，不失一焉，張七屬之甲一發而洞胸貫札，此其於藝至精也。而支離疏<sup>④</sup>攘臂其旁，談縱送之法，刺刺<sup>⑤</sup>不休，試令之操弓挾矢，則捫指退矣。僕論文大類是，唯先生進而教之。

【傳略】

邵長蘅，字子湘，號青門山人，武進人。十歲補邑弟子員，既而以事黜籍，以詩古文鳴，常曰：「文章須十數年攻苦，自立根柢，不則沾沾樵秦漢，樵八家，要皆華葉耳。」當時若陳維崧、朱彝尊、<sup>⑥</sup>顧貞吉、<sup>⑦</sup>姜宸英、梅庚皆與友善。

【結構大旨】

首段渾言文源文法之當濬當究，爲下文之提綱。第二段論濬文之源，在讀書養氣。第三段論究文之法，有變不變兩種。第四段論不濬源不究法之弊，末段以自謙作結。

【注釋】

○管輅別傳：輅爲何晏所請共論易九事，九事皆明，鄧鳳曰：「善易而語不及易，何也？」輅曰：「善易者不論易也。」

○治理疏忽也。

○批，失誤也。

○厭，長縮也。

○跛，佞也，又偏陂也。

○言受人之金，而爲諛塞之文也。

○蹄，牛馬足跡中之水也，謂小水。

○莊子：「郢人墜漫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運斤成風，盡聖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

○養由基，楚人，養本邑名，其地見水經汝水注，由基蓋以邑爲氏，左傳成公十六年潘尪之黨與養由基踣甲而射之，徹七

札焉，（中略）呂錡……射共王中目，王召養由基，與之兩矢，使射呂錡，中項，伏殺，以一矢復命。

漢書枚乘傳：「乘奏書曰：『養由基，楚之善射者也，去楊葉百步，百發百中。』」

○莊子：「支離疏者，頤際乎齊，肩高乎頂，食撮指天，五管在上，兩髀爲脅，上徵武士，則支離攘臂於其間，上有大役，則支離

以有常疾，不受功，上與病者粟，則受三鍾與十束薪，」此借支離疏以自喻也。

○刺刺，聲聒貌，刺音辣。

### 答陳靄公書

汪琬

琬啓：前倉卒報書，媿無以仰副足下之意。茲者休沐少暇，故願更竭其愚。來書論文以明道立說，僕一讀再讀，歎爲知言。竊意足下於此，必當上述孔孟，次陳濂洛關閩<sup>①</sup>之書，最下亦當旁采前明薛文清<sup>②</sup>王文成<sup>③</sup>陳公甫<sup>④</sup>羅達夫<sup>⑤</sup>諸賢之說，爲之折衷其異同，研晰其醇駁，而相與致辨於微芒疑似之間，庶乎於道無負矣。而不虞書末，乃泛及於晚近諸君子也，然則足下之意，固不在於道，亦止以其文而已。

如以文言之，則大家之有法，猶弈師之有譜，曲工之有節，匠氏之有繩度，不可不講求而自得者也。後之作者，惟其知字而不知句，知句而不知篇，於是有開而無闔，有呼而無應，有前後而無操縱頓挫，不散則亂，譬如驅烏合之市人，而思制勝於天下，其不立敗者幾希！古人之於文也，揚之欲其高，斂之欲其深，推而遠之欲其雄且駿，其高也，如垂天之雲，其深也，如行地之泉，其雄且駿也，如波濤之洶

湧，如萬騎千乘之奔馳；而及其變化離合，一歸於自然也。又如神龍之蜿蜒，而不露其首尾，蓋凡開闔呼應操縱頓挫之法，無不備焉。則今之所傳唐宋諸大家，舉如此也。前明二百七十餘年，其文嘗屢變矣，而中間最卓卓知名者，亦無不學古人而得之。羅圭峯，學退之者也；歸震川，學永叔者也；王遵巖，學子固者也；方正學，唐荆川，學二蘇者也；其他楊文貞，李文正，王文恪，又學永叔子瞻而未至者也。前賢之學於古人者，非學其詞也，學其開闔呼應操縱頓挫之法，而加變化焉，以成一家者是也。後生小子，不知其說，乃欲以剽竊模擬當之，而古文於是乎亡矣！

今足下之言曰：「無寄託而專求之章法詞令，則亦木偶之形，支離之音。」是見後生之剽竊模擬，而故爲有激之言也。由僕觀之，非窮愁不能著書，古人之文，安得有所謂無寄託者哉！要當論其工與否耳。工者傳，不工者不傳也，又必其尤工者，然後能傳數千百年，而終於不可磨滅也。孔子曰：「言之無文，行而不遠。」夫有篇法，又有字句之法，此卽其言而文者也。雖聖人猶取之，而足下願得用支離木偶相鄙薄乎？噫！何其過論也！僕不佞，不足與知乎此，語狂且直，祈賜裁答！琬再頓首。

【傳略】

汪琬，字茗文，號鈍翁，晚居麇峯，因以自號。長洲人，順治乙未進士，由戶部主事，陞刑部郎中，降補北城兵馬司指揮，再陞戶

部主事，康熙己未，召試博學鴻詞，授翰林院編修，有鈍庵類稿、堯峯文鈔等集。其言源本六經，氣體浩灑，疏遠曠達，雖同時葉燮曾摘其謬，固不能掩其瑜也。

### 【結構大旨】

首段駁來書「以明道立說」而實重在文，宛與陳鶴公第一書，以才與氣為主，本不以明道之說爲然，此書特以矛攻盾耳。第二段論學古人之文，重在學其開闢呼應操縱頓挫之法，而非剽竊模擬之謂。第三段駁來書寄託之說，

### 【注釋】

①自北宋迄南宋以理學者者，稱濂洛關閩四派，濂溪周敦頤，洛陽程頤，關中張載，閩中朱熹是也。

②薛瑄，字德溫，號敬軒，明河津人。其學一本程朱，以躬行復性爲主，及王學興，世稱瑄之學爲河東派，卒諡文清。

③王守仁，字伯安，餘姚人。其學以良知良能爲主，稱爲姚江派，世稱陽明先生，卒諡文成。

④陳獻章，字公甫，明新會人。其學出於吳興弼，以靜爲主，其教學但令端坐澄心，學者稱白沙先生。

⑤羅洪先，字遠夫，明吉水人。其學以王守仁爲宗，嘗謂「學在經世，而以無欲爲本。」卒諡文莊。

⑥羅玘，字景鳴，明南城人。皆文規撫韓愈，真獨造，有注錄文集。

⑦歸有光，字熙甫，崑山人。初太倉王世貞傳北地信陽之說，以秦漢之文倡率天下，靡然風從。有光獨於荒江老屋中，求唐

宋諸家之遺則，神境高遠，絕去塵俗，姚鼐以之直接八家。

④王慎中，見前。

⑤方孝儒，字希直，明寧海人。從宋廩學。學術甚正，其文乃縱橫豪放，鄭瑗觀井頊言，稱其志高氣銳，而詞鋒浩然足以發之，有遜志齋集。

⑥唐順之，見前。

⑦楊士奇，名寓，以字行。明泰和人。諱文貞。鄭瑗觀井頊言，稱其文典則，無浮泛之病。

⑧李東陽，字賓之，明茶陵人。號西涯，卒諡文正。爲文典雅流麗，著有懷麓堂集等。

⑨王鏊，字濟之，明吳縣人。卒諡文恪。博學有識鑒，文章爾雅，議論明暢，有震澤集等。

## 答申謙居書

方苞

李渭占至京師，見足下所爲聖木行狀，無世俗蕪濁之氣，因謂如此人，當益勸學，俾治古文。適得來示，乃復記憶丙戌之春，聖木爲言生徒中有秀出者，卽足下也。僕聞諸父兄，藝術莫難於古文，自周以來，各自名家者，僅十數人，則其艱可知矣！苟無其材，雖務學，不可強而能也；苟無其學，雖有材，不能

驟而達也；有其材，有其學，而非其人，猶不能以有立焉。蓋古文之傳，與詩賦異道，魏晉以後，姦僉汚邪之人，而詩賦爲衆所稱者有矣，以彼瞶瞶於聲色之中，而曲得其情狀，亦所謂誠而形者也。故言之工而爲流俗所不棄，若古文則本經術，而依於事物之理，非中有所得，不可以爲僞，故自劉歆承父之學，議禮稽經而外，未聞姦僉汚邪之人，而古文爲世所傳述者。韓子有言，行之乎仁義之途，遊之乎詩書之源，茲乃所以能約六經之旨以成文，而非前後文士所可比並也。姑以世所稱唐宋八家言之，韓及曾王，並篤於經學，而淺深廣狹，醇駁等差各異矣。柳子厚自謂取原於經，而掇拾於文字間者，尙或不詳。歐陽永叔粗見諸經之大意，而未通其奧蹟。蘇氏父子則概乎其未有聞焉。此核其文而平生所學，不能自掩者也。韓歐蘇曾之文，氣象各肖其爲人。子厚則大節有虧，而餘行可述；介甫則學術雖誤，而內行無頗；其他雜家小能以文自耀者，必其行能少異於衆人者也。非然，則一事一言偶中於道而不可廢，如劉歆是也，然若歆者亦僅矣，以是觀之，苟志乎古文，必先定其所嚮，然後所學有以爲基，匪是則勤而無所。若夫左史以來相承之義法，各出之徑涂，則期月之間，可講而明也。

來示云：「三至京師，聞僕避客，次且而不進，一僕敢自侈大哉？凡叩吾之廬，多汲汲於名稱而欲僕爲之羽翼者也，如是則務學之根源絕矣！僕疾病衰疲，安能舍己所務，與之佔佔而喋喋乎？」若

足下資材既有可藉，而渭占又極言內行之修，固所願見而重以此事相勸者也。八家集僕無暇點定，足下所知識，有在京師而能任此者，當以舊本付之，是不可得，則俟會面而講以所聞。僕嘗爲儀禮喪服或問，戴記附焉，此人道之根源，以足下方讀禮，錄其易忽者數條以質，惟切究之餘不贅。

### 【傳略】

方苞，字靈皋，號望溪，桐城人，寄籍上元，康熙進士，累官禮部侍郎，以事落職者再，論學以宋儒爲宗，其說經皆推行程朱之學，尤致力於春秋三禮，文學韓歐，嚴於義法，非闡道翼教，有關人心風化者不苟作，爲桐城派之初祖。

### 【結構大旨】

第一段先稱道申謙居，爲尺牘中之寒暄語，次論爲古文必以材學行並重，若義法則非難通者。第二段答申謙居來書中所言雜事。

### 【注釋】

① 劉歆，向子，與向領校秘書，集六藝羣書種別爲七略，歆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皆列於學官，大爲諸儒所訕。

② 次且，與越起通，足不進貌。



③佔佔喋喋，多言貌。

## 論文偶記六則

劉大櫟

行文之道，神爲主，氣輔之。曹子桓蘇子由論文，以氣爲主，是矣。然氣隨神轉，神渾則氣灑，神遠則氣逸；神偉則氣高，神變則氣奇，神深則氣靜，故神爲氣之主。至專以理爲主，則未盡其妙。蓋人不窮理讀書，則出詞鄙倍空疏，人無經濟，則雖累牘，不適用於用。故義理書卷經濟者，行文之材料；神氣音節者，行文之能事也。

文章最要氣盛，然無神以主之，則氣無所附，蕩乎不知其所歸。神氣者，文之最精處也；音節者，文之稍粗處也；字句者，文之最粗處也。然予謂論文而至於字句，則文之能事盡矣。蓋音節者，神氣之迹也；字句者，音節之規也。神氣不可見，於音節見之；音節無可準，於字句準之。

音節高則神氣必高，音節下則神氣必下，故音節爲神氣之迹。一句之中，或多一字，或少一字，一字之中，或用平聲，或用仄聲，同一平字仄字，或用陰平陽平上聲去聲入聲，則音節迥異，故字句爲音節之矩。積字成句，積句成章，積章成篇，合而讀之，音節見矣；歌而詠之，神氣出矣。近人論文，不知有所

謂音節者，至語以字句，必笑以爲末事，此論似高實謬，作文若字句安頓不妙，豈復有文字乎？

凡行文字句短長，抑揚高下，無一定之律，而有一定之妙，可以意會，而不可以言傳。學者求神氣而得之音節，求音節而得之字句，思過半矣。其要只在讀古人文字時，設以此身代古人說話，一吞一吐，皆由彼而不由我，爛熟後，我之神氣，卽古人之神氣，古人之音節，都在我喉吻間，合我喉吻者，便是與古人神氣音節相似處，自然鏗鏘發金石。

唐人之體，較之漢人，微露圭角，少渾噩之象，然陸離璀璨，猶似夏商彝鼎，宋人文雖佳，而萬怪惶惑處少矣。荆川云：唐之韓，猶漢之班馬；宋之歐曾二蘇，猶唐之韓，此自其同者言之耳。然氣味有厚薄，力量有大小，時代使然，不可強也。然學者宜先求其同，而後別其異，不宜伐其異而不知其同耳。

文貴奇，所謂珍愛者，必非常物，然有奇在字句者，有奇在意思者，有奇在筆者，有奇在邱壑者，有奇在氣者，有奇在神者，字句之奇，不足爲奇，氣奇則真奇矣！讀古人文，於起滅轉接之間，覺有不可測識處，便是奇氣。文貴高，窮理則識高，立志則骨高，好古則調高。文貴大，道理博大，氣脈洪大，邱壑遠大，邱壑中必峯巒高大，波瀾闊大，乃可謂之大。文貴遠，遠必含蓄，或句上有句，或句下有句，或句中有句，或句外有句，說出者少，不說出者多，乃可謂遠。文貴簡，凡文筆老則簡，意真則簡，辭切則簡，理當則簡，

味淡則簡，氣蘊則簡，品貴則簡，神遠而含藏不盡則簡，故簡爲文章盡境。文貴疏，凡文力大則疏，宋畫密，元畫疏，顏柳字密，鍾王字疏，孟堅文密，子長文疏，凡文氣疏則縱，密則拘，神疏則逸，密則勞，疏則生，密則死。文貴變，易曰：「虎變文炳，豹變文蔚。」又曰：「物相雜，故曰文。」故文者，變之謂也。一集之中，篇篇變，一篇之中，段段變，一段之中，句句變，神變氣變音變節變句變字變，唯昌黎能之。文貴瘦，須從瘦出而不宜以瘦名，蓋文至瘦則筆能屈曲盡意，而言無不達，然以瘦名，則文必狹隘，公穀韓非王半山之文，極高峻難識，學之有得，便當舍去。文貴華，華正與樸相表裏，以其華美，故可貴重，所惡於華者，恐其近俗耳，所取於樸者，謂其不著粉飾耳，不著粉飾，而精彩濃麗，自左傳莊子史記而外，其妙不傳。文貴參差，天之生物，無一無偶，而無一齊者，故雖排比之文，亦以隨勢屈曲貫注爲佳。文貴去陳言，昌黎論文，以去陳言爲第一要義。樊宗師誌銘云：「惟古於詞必已出，降而不能乃剽賊，後皆指前公相襲，自漢迄今用一律。」今人行文，反以用古人成語，自謂有出處，自矜爲典雅，不知其爲襲也，剽賊也。文字是日新之物，若陳陳相因，安得不爲腐臭？原本古文意義，到行文時，卻須重加鑄造，一樣言語，不可便直用古人，此謂去陳言，未嘗不換字，卻不是換字法。行文最貴品藻，無品藻不成文字，如曰渾，曰浩，曰雄，曰奇，曰頓挫，曰跌宕之類，不可勝數，然有神上事，有氣上事，有體上事，有色上事，有聲上事，有

味上事，有識上事，有情上事，有才上事，有格上事，有境上事，須辨之甚明。文章品藻最貴者，曰雄曰逸，歐陽子逸而未雄，昌黎雄處多，逸處少，太史公雄過昌黎，而逸處更多於雄處，所以爲至。

### 【傳略】

劉大槐，字才甫，號海峯，桐城人，副貢生，乾隆時舉鴻博經學，皆報罷，晚官黟縣教諭，文喜學莊子，韓愈，未能盡化摹擬之迹，有海峯詩文集。

### 【結構大旨】

第一則論行文以神爲主，氣爲輔。第二則論神氣音節字句數者之精粗及關係。第三則論音節字句之重要。第四則論讀文之法。第五則論唐宋文之異。第六則論文貴奇，貴高，貴大，貴遠，貴簡，貴疏，貴變，貴瘦，貴華，貴參差，貴去陳言，貴品藻。

### 騷賦論上

程廷祚

聲韻之文，詩最先作，至周而體分六義焉。其二曰賦，戰國之季，屈原作離騷，傳稱爲賢人失志之賦。班孟堅云：「賦者，古詩之流也。」然則詩也，騷也，賦也，其名異也，義豈同乎？古之爲詩也，風行於邦國，雅頌施於朝廷，情動於中而形於言，其用則有賦與比興之分。總其大要，有陳情與志者焉，有體事與

物者焉。屈子之作，稱堯舜之耿介，<sup>①</sup>譏桀紂之昌披，<sup>②</sup>以寓其規諷；誓九死而不悔，<sup>③</sup>嗟黃昏之改期，<sup>④</sup>以致其忠怨；近於詩之陳情與志者矣。若夫體事與物，風之騶鐵，<sup>⑤</sup>雅之車攻吉日，<sup>⑥</sup>豳之采芣芣，<sup>⑦</sup>斯干靈臺，<sup>⑧</sup>宮殿苑囿之始也；公劉之「商居允荒」，<sup>⑨</sup>綿之「至於岐下」，<sup>⑩</sup>京都之所由來也。至於鳥獸草木之詠，其流寢以廣矣。故詩者，騷賦之大原也。

既知詩與騷賦之所以同，又當知騷與賦之所以異。詩之體大而該，其用博而能通，是以兼六義而被管絃。騷則長於言幽怨之情，而不可以登清廟。<sup>⑪</sup>賦能體萬物之情狀，而比興之義缺焉。蓋風雅頌之再變而後有離騷，騷之體流而成賦。賦也者，體類於騷而義取乎詩者也。故有謂離騷為屈原之賦者，彼非即以賦命之也，明其不得為詩云爾。騷之出于詩，猶王者之支庶封建為列侯也。賦之出于騷，猶陳完<sup>⑫</sup>之育於姜，而因代有其國也。騷之於詩遠而近，賦之於騷近而遠，騷主於幽深，賦宜於瀏亮。

昔屈原以經物之才，遭遇懷王昏惑，流離放逐，願進忠而不得，哀悼惻怛，發而為文。故其文也，有若星月之晦於雲霧者焉，有若金玉之雜於泥沙者焉，有若奔流急湍之阻礙而不得其性者焉，此離騷之作，其人與其時為之也。後之擬騷者，王褒<sup>⑬</sup>、劉向<sup>⑭</sup>，無論矣，以宋玉之親受業於屈原也，其九辯

能肖之乎？何則？非其人與時，固不可得而強也。

若夫賦之立體造端則異是，二十五篇<sup>◎</sup>之中，遠游橘頌，似賦而實騷，漢之長門<sup>◎</sup>，自悼<sup>◎</sup>，似騷而實賦。門庭流品，於是判矣。傳曰：「登高能賦，可以爲大夫。」鄭康成云：「賦者，鋪也，鋪陳今之政教美惡。」賦家之用，自朝廷郊廟以及山川草木，靡不摠寫，故作之者，必若長卿，所謂包括宇宙，總覽人物，有得之於內，不可得而傳者，故其難與詩與騷並。或曰：「騷作於屈原矣，賦何始乎？」曰：宋玉。」

### 【傳略】

程廷祚，原名默，字啓生，號綿莊，江寧人，少好治經，而於天文輿地食貨河渠兵農禮樂之事，皆能竟委探原，乾隆初以諸生召試鴻詞科，未入等，自此遂不應鄉舉，閉戶窮經，晚年自號青溪居士，卒年七十七，所著書能折衷漢宋之長，有易通、大易圖言、象爻求是說、尚書通議、青溪詩說、魯論說、春秋讖小錄、禮說、詩文集。

### 【結構大旨】

首段論騷賦皆原於詩，有「陳情與志」「體事與物」兩種，此則與詩同者。第二段論騷賦皆得于詩之一體，各有所偏而不全，此則其所異者。第三段專論騷，第四段專論賦。

### 【注釋】

○雜題：「彼僇舜之耿介兮，既違道而得路。」

○雜題：「何桀討之昌披兮，夫惟捷徑以窘步。」

○雜題：「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

○雜題：「日黃昏以爲期兮，羌中道而改步。」

○駢體，詩篇名，下同。

○清廟，周代祀文王之廟也，詩鄭箋：「清廟者，祭有清明之德者之宮也。」左傳賈逵注：「肅然清靜，謂之清廟。」

○陳完，春秋時齊人陳厲公子，宣公時陳人殺太子禦寇，完奔齊，桓公欲使爲卿，辭之，乃使爲工正，卒諡敬仲，及五世孫無字，始大於齊。

○漢藝文志：「王褒賦十六篇，」今闕，楚辭載九懷九篇，漢書列傳載聖主得賢臣頌一篇，文選載洞簾賦一篇，全上古三

代六朝文載甘泉宮頌碧雞頌二篇。

○漢藝文志：「劉向賦三十三篇，」今闕，楚辭載九歌九篇，古文苑載請雨華山賦一篇。

○謂楚辭也。

○司馬相如長門賦。

◎漢成帝時，班婕妤退處東宮，作賦自傷悼。漢書載其辭。

## 騷賦論中

程廷祚

荀卿禮知二篇，純用隱語，雖始構賦名，君子略之。宋玉以瑰偉之才，崛起騷人之後，奮其雄夸，迺與雅頌抗衡，而分裂其土壤，由是詞人之賦興焉。漢藝文志稱其所著十六篇，今雖不盡傳，觀其高唐神女風賦等作，可謂窮造化之精神，盡萬類之變態，瑰麗窈冥，無可端倪，其賦家之聖乎？後之視此，猶后夔之不能舍六律而正五音，公輸之不能捐規矩而成方圓矣。

於是綴詞之士，響應景從。漢興，陸賈導之於前，賈誼振之於後，文景以還，則有淮南王安、枚乘、莊忌、司馬相如、吾丘壽王、嚴助、枚皋，並以文詞見知於時。遭遇太平，揚其鴻藻，宣成之世，則有劉向、王褒、揚雄之倫。蓋賦之盛，于斯為極。賈生以命世之器，不竟其用，故其見於文也，聲多類騷，有屈氏之遺風。若其雄偉卓犖，冠於一代矣。長卿天縱綺麗，質有其文，心迹之論，賦家之準繩也。子虛上林，總衆類而不厭其繁，會羣采而不流於靡，高文絕豔，其宋玉之流亞乎？其次則揚雄也，王褒又其次也。子雲之長楊羽獵，家法乎上林，而有迅發之氣，甘泉深偉，廟堂之鴻章也。大抵漢人之



賦，首長卿而翼子雲，至是而賦家之能事畢矣。後有作者，弗可尙已。

東京作者，體卑於昔賢，而風弱於往代。其時則有馮衍、杜篤、班彪、班固、崔駰、傅毅、張衡、馬融、蔡邕、王延壽、邊讓、禰衡之流，就而論之，二班、張王，其最著乎？平子宏富，風度卓然。二京之方兩都，猶青之於藍也。賦至東京，長卿子雲之風未泯，雖神妙不足，而雅贍有餘，其猶有中古之遺音乎？

降及魏晉，非其儔矣。魏之王曹、晉之潘陸左郭，後先爭驅，咸爲一時之選。然賦至是，則規制分明，而古人之行無轍迹者，於是乎泯矣。其氣不足以發，其神不足以藏，而古人之崢嶸幽渺萬變不測者，弗能爲之矣。其賦道之衰乎？然而猶賢於六朝。

若夫宋齊以下，義取其纖，詞尙其巧，奏新聲於士女雜坐之列，演角觝於椎髻左衽之場，雖世俗喜其忘倦，而君子鄙之，揚子譏其類俳，今則信矣。

是古以賦譬之山水，岳瀆其楚漢乎，東京則山之麗於岳，水之附於瀆者也。又其山之旁出水之支流，則爲魏晉。至於指丘垤以爲山，畫沼、泚以爲水者，六朝之謂耳。此其升降之大凡也。蓋自雅頌息而賦興，盛於西京。東漢以後，始有今五言之詩。五言之詩，大行於魏晉而賦亡。此又其與詩相代

謝之故也。唐以後無賦。其所謂賦者，非賦也。君子於賦，祖楚而宗漢。盡變於東京，沿流於魏晉，六朝以下無譏焉。

### 【結構大旨】

首段論宋玉之賦，承上篇末句說入。第二段論西漢之賦，以賈誼司馬相如揚雄爲宗。第三段論東漢之賦，以二班張王爲宗。第四段論魏晉之賦。第五段論六朝之賦。第六段總論各代，爲一篇之結束。

### 【注釋】

① 荀子賦，有禮，智，慧，筭等篇，漢藝文志作十篇，今闕。

② 漢藝文志「宋玉賦十六篇」，今考楚辭載九辯九篇，招魂一篇，文選載風賦，高唐賦，神女賦，登徒子好色賦四篇，古文苑載笛賦，大言賦，小言賦，諷賦，釣賦五篇，總凡十九篇。

③ 齊舜典「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胥子。」

④ 漢藝文志「賈誼賦七篇」，今考楚辭載惜誓一篇，史記誼傳載用屈原賦，服鳥賦，古文苑載旱雲賦，又蘆賦殘凡五篇。

⑤ 漢藝文志「淮南王賦八十二篇」，今僅古文苑載屏風賦一篇。

⑥ 漢藝文志「枚乘賦九篇」，今存古文苑載梁王菟園賦，忘憂館柳賦二篇。

⑧漢藝文志「莊夫子賦二十四篇」今存楚辭載哀時命一篇。王逸云「嚴夫子之所作也，彼避漢明帝諱，故改莊爲嚴。」

⑨漢藝文志「司馬相如賦二十九篇」史記相如傳載子虛賦，哀二世賦，大人賦。文選亦載子虛賦而分爲二篇，其下篇

曰上林賦，又載長門賦，古文苑載美人賦凡六篇。

⑩漢藝文志「吾丘壽王賦十五篇」今佚。

⑪漢藝文志「嚴助賦三十五篇」今佚。

⑫漢藝文志「枚皋賦百二十篇」今佚。

⑬漢藝文志「揚雄賦十二篇」今存。

⑭司馬相如答盛覽問作賦曰：「合彙組以成文，列錦繡而爲質，一經一緯，一宮一商，此賦之迹也。賦家之心，包括宇宙，綽覽人物，斯乃得之於內，不可得而傳。」

⑮後漢書馮衍傳，「衍字敬通，京兆杜陵人也，所著賦誄銘說問交德諸情書記說自序官錄說策五十篇。」

⑯後漢書文苑傳，「杜篤字季雅，京兆杜陵人，所著女誡及雜文若干篇。」

⑰後漢書班彪傳，「所著賦律書記奏事合九篇。」

⑱後漢書班固傳，「所著典引實戲應讚詩賦銘誄頌書文記論議六言在者凡四十一篇。」

⑤後漢書崔駰傳，「所著詩賦銘頌書記表七依婚禮結言逢旨酒暨合二十一篇。」

⑥後漢書傅毅傳，「著詩賦誄頌祝文七激連珠凡二十八篇。」

⑦後漢書張衡傳，「所著詩賦銘七言靈憲應問七辯巡詣懸圖凡三十二篇。」

⑧後漢書馬融傳，「所著賦頌碑誄書記表奏七言琴歌對策遺令凡二十一篇。」

⑨後漢書蔡邕傳，「所著詩賦碑誄詰連珠箴用論議獨斷勸學釋詁紋樂女訓琴瑟祝文章表書記凡百四篇。」

⑩後漢書王逸傳，「逸子延壽，少游魯國，作靈光殿賦，曾有異夢，意惡之，乃作夢賦以自厲。」

⑪後漢書邊讓傳，「少辯博，能屬文，作章華賦，文多佚失。」

⑫後漢書福衡傳，「黃祖長子射爲章陵太守，尤善於衡，時有獻鸚鵡者，射舉厄於衡曰，「願先生賦之。」衡攬筆而作文，無加點，辭采甚麗，其文章多亡云。」

●王曹，謂王粲曹植。

●潘陸左郭，謂潘岳陸機左思郭璞。

●汜，音託，滴也。

●泚，小渚曰泚。

## 騷賦論下

程廷祚

或曰：「賦與騷異，則吾既得聞教矣。然則賦不可以宗騷乎哉？」曰：「不然也。賦與騷雖異體，而皆原於詩，騷出於變風雅而兼有賦比興之義，故於詩也爲最近。其聲宜於衰晚之世，宜於寂寞之野，宜於放臣棄子之願悟其君父者。至於賦之爲用，固有大焉，以其作於騷之後，故體似之，而義則又裁乎詩人之一義也。昔商周之作者，以聖賢之才，作爲篇詠，盛則宣其和平之響，變則發其哀憤之音，下起於閨門之私，而上薦於郊廟，千古以來，有能五『四始』而七『六義』者乎？不能也。騷由乎是，賦亦由乎是，又何疑乎賦之不可以宗騷也。」

「且騷之近於詩者，能具惻隱，含風諭。故觀其述讒邪之害，則庸主爲之動色；敘流離之苦，則悼夫爲之改容；傷公正之陵遲，則義士莫不於邑。至於賦家，則專於侈麗閎衍之詞，不必裁以正道，有助於淫靡之思，無益於勸戒之旨，此其所短也。」

「善乎！揚子雲曰：『詩人之賦麗以則，詞人之賦麗以淫。』以理勝者，雖則弗麗；以詞勝者，雖麗弗則；不則不麗，作者不爲也。長卿上林終以墮墮填塹，子雲甘泉稱屏玉女而卻宓妃，雖云『曲

終雅奏，「猶有諷諫之遺意焉。後之君子，詳其分合之由，察其升降之故，辨其邪正之歸，上祖風雅，中述離騷，下盡乎宋玉相如揚雄之美，先以理而後以詞，取其則而戒其淫，則可以繼詩人之末，而列於作者之林矣。」

### 【結構大旨】

首段論賦不可宗騷，第二段論騷賦之優劣。末段引揚子雲之言，以爲作賦之規範，總結三篇之意。

### 【注釋】

○見法言吾子篇。

○上林賦，「於是乃解酒罷獵而命有司曰：地可墾闢，悉爲農郊，以瞻氓隸，墾墾墳塹，使山澤之民得至焉。」

## 復家魚門 ○ 論古文書

程廷祚

簡齋 ○ 南還，蒙惠手教。文章一道，自古難言，誠有如足下所論者。抑恐竊有見：夫天地雕刻衆形，而咸出於無心；文之至者，體道而出，根心而生，不煩繩削而自合。

六經孔孟之書尚矣。自聖經不復作，而左丘明以華整之才，易古人之高渾簡質，文人之文，於是

焉始。歧趨別出，其變無窮，亦有世運之升降焉，非盡人之所爲也。漢代人品淆雜，文反近古，如賈生、董子、鼂錯、司馬遷、相如、匡衡、劉向之徒，意不在文，而文隨之。東京稍若不逮，而著作不謬於經術。下及魏晉，漸尙詞華，雄偉不足，然其傑出如王曹、湯陸者，猶不失厚重之意，亦非後世所易及也。末流至乎南朝之季，有不足道者矣。

韓退之之崛起數千載之後，屬文章靡敝，憑陵轡轆，首唱古文，而能範圍後來之作者，誠可謂文人之雄也已。然其自負太過，後之尊崇亦太過，此不可以不論。開皇之世，李諤上書論文體，深斥齊梁之弊，謂宜屏黜輕浮，遏止華僞。唐之中葉，柳冕與杜黃裳書，言文雅不振，當尊經術，卑文士，以正人心，而美風俗。以時考之，乃狂瀾之欲頹，百川將入於滄溟矣。退之安得自矜一人之力，其所乘之時然也。且退之以道自命，則當直接古聖賢之傳，三代可四，而六經可七矣。乃志在於沈浸醲郁，含英咀華，作爲文章，戛戛乎去陳言而造新語，以自標置，其所操抑末矣。以此與八代爭短長，縱使己所言皆在於仁義道德，彼所言皆在於月露風雲，而究無以相服。莊生云：「其於亡羊均矣。」又安得而起其衰。易曰：「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言道充而文見也，非強道以生文也。以丘明之才，而使經降爲傳；以退之之才，而使天下唯知有記誦詞章，豈不重可歎息哉？豈其故

果在世運哉？

宋之師法退之，而能名其家者，不過數人，未有及退之者也。繼之元明以來，又未有及數家者也。由退之而前，吾見退之之任之，由退之而後，將不任乎？何文之愈降而愈衰也？葉水心之言曰：「本朝歐王曾蘇，雖文詞爲盛，然往往不過記序銘論，浮說閒語，而著實處，反不逮唐人遠甚，學者不可但隨聲唱和，虛文無實，終於斲喪而已。」斯言也，其得曰「無所見」乎？

孔子曰：「修辭立其誠。」又曰：「辭達而已矣。」以「誠」爲本，以「達」爲用，蓋聖人之論文，盡於是矣。因文以見道，非誠也。有意而爲之，非達也。不反其本，而惟文之求，於是體制繁興，篇章盈溢，徒敝覽者之精神，而無補於實用，亦奚以爲？此由後學見退之輕蔑往古，自爲尊大，咸欲效尤，致使然耳。

承孜孜以後人不及退之爲問，足下蓋大有疑於文之升降，而欲求其故，救其衰也。愚何人斯？文之雄如退之，輒敢萌蚍蜉撼大樹之見，而加以雌黃，愚固有說以處此。夫文之衰，至今極矣，有志者起而振之。若曰：「舍唐宋人，則無所問津。」愚雖陋劣，未敢以爲然也。古之有至德卓行者，多不以文自見，不得已而欲自見於文，其取精用宏，固自有術，而要之以進德修業爲本原，以崇實黜浮爲標準，以



有關係發明爲體要，理充者華采不爲累，氣盛者偶儷不爲病，陳言不足去，新語不足撰，非格式所能拘，非世運所能限，在山滿山，在谷滿谷，則庶幾乎由秦而前，聖賢人之文矣。若退之之張皇號叫，永叔之纏綿悲慨，皆內不足，而求工好於文，豈古人所有哉？此言非足下無與發，如曰：「不然，」伏願有以教我。

【結構大旨】

首段言文當出以自然，第二段論六經以降，至于六朝文章之升降，第三段論韓退之溺於詛誦詞章之失，措辭雖少過，而其心胸固大，非古人所能牢籠，學者亦不可無此精神也。第四段通論宋元明文章之下衰，第五段論文以誠達爲主，第六段論振起斯文之要義。

【注釋】

①魚門，名晉芳，號蕺園，乾隆進士，好儒術，購書五萬卷，日夜搜討。

②蘭齋，袁枚號，錢塘人，寓居金陵隨園，以詩名。

③二語見韓愈進學解。

④見易坤文言。

④水心，名適，永嘉人。

## 文史通義詩教上

章學誠

周衰文弊，六藝道息，而諸子爭鳴。蓋至戰國，而文章之變盡，至戰國而著述之事專，至戰國而後世之文體備，故論文於戰國，而升降盛衰之故，可知也。戰國之文，奇袤錯出，而裂於道，人知之；其源皆出於六藝，人不知也。後世之文，其體皆備於戰國，人不知；其源多出於詩教，人愈不知也。知文體備於戰國，而始可與論後世之文；知諸家本於六藝，而後可與論戰國之文；知戰國多出於詩教，而後可與論六藝之文；可與論六藝之文，而後可與離文而見道；可與離文而見道，而後可與奉道而折諸家之文也。

戰國之文，其源皆出於六藝，何謂也？曰：一道體無所不該，六藝足以盡之。諸子之爲書，其持之有故，而言之成理者，必有得於道體之一端，而後乃能恣肆其說，以成一家之言也。所謂一端者，無非六藝之所該，故推之而皆得其所本，非謂諸子果能服六藝之教，而出辭必衷於是也。老子說本陰陽，莊列○寓言假象，易教也。鄒衍○侈言天地，關尹○推行五行，書教也。管○商○法制，義存政典，禮教也。

申<sup>①</sup>韓<sup>②</sup>刑名，旨歸賞罰，春秋教也。其他楊<sup>③</sup>墨<sup>④</sup>尹文<sup>⑤</sup>之言，蘇<sup>⑥</sup>張<sup>⑦</sup>孫<sup>⑧</sup>吳<sup>⑨</sup>之術，辨其源委，揭其旨趣，九流<sup>⑩</sup>之所分部，七錄<sup>⑪</sup>之所敍論，皆於物曲人官，得其一致，而不自知爲六典之遺也。」

戰國之文，既源於六藝，又謂多出於詩教，何謂也？曰：「戰國者，縱橫之世也，縱橫之學，本於古者行人之官。<sup>⑫</sup>觀春秋之辭命，列國大夫<sup>⑬</sup>同諸侯，出使專對，蓋欲文其言以達旨而已。至戰國而抵掌揣摩，騰說以取富貴，其辭敷張而揚厲，變其本而加恢奇焉。不可謂非行人辭命之極也。孔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奚爲？』是則比興之旨，諷諭之義，固行人之所肄也。縱橫者流，推而衍之，是以能委折而入情，微婉而善諷也。九流之學，承官曲於六典，雖或原於書易春秋，其質多本於禮教，爲其體之有所該也。及其出而用世，必兼縱橫，所以文其質也。古之文質合於一，至戰國而各具之質，當其用也，必兼縱橫之辭以文之。周衰文弊之效也。故曰：戰國者，縱橫之世也。」

後世之文，其體皆備於戰國，何謂也？曰：「子史衰而文集之體盛，著作衰而辭章之學興。文集者，辭章不專家，而萃聚文墨，以爲蛇龍之沮也。<sup>⑭</sup>後賢承而不廢者，江河導而其勢不容復遏也。經學不專家，而文集有經義；史學不專家，而文集有傳記；立言不專家，<sup>⑮</sup>而文集有論辨；後世之文集，舍經義與傳記論辨之三體，其餘莫非辭章之屬也。而辭章實備於戰國，承其流而代變其體製焉。學者不知，

而溯摯虞所哀之流別，甚且以蕭梁文選，舉爲辭章之祖也。其亦不知古今流別之義矣。

「今卽文選諸體，以徵戰國之賅。備京都諸賦，蘇張縱橫六國，侈陳形勢之遺也。上林羽獵，安林之從田，龍陽之同釣也。客難解嘲，屈原之漁父卜居，莊周之惠施問難也。韓非儲說，比事徵偶，連珠之所肇也。而或以爲始於傅毅之徒，非其質矣。孟子問齊王之欲，歷舉輕煖肥甘，聲音采色，七林之所啓也。而或以爲創之枚乘，忘其祖矣。鄒陽辨謗於梁王，江淹陳辭於建平，蘇秦之自解忠信而獲罪也。過秦王命六代辨亡諸論，抑揚往復，詩人諷諭之旨，孟荀所以稱述先王，傲時君也。淮南賓客，梁苑辭人，原管申陵之盛舉也。東方司馬，侍從於西京，徐陳應劉，徵逐於鄴下，談天雕龍之奇觀也。遇有升沈，時有得失，畸才彙於末世，利祿萃其性靈，廊廟山林，江湖魏闕，曠世而相感，不知悲喜之何從，文人情深於詩騷，古今一也。」

至戰國而文章之變盡，至戰國而後世之文體備，其言信而有徵矣。至戰國而著述之事專，何謂也？曰：「古未嘗有著述之事也，官師守其典章，史臣錄其職載，文字之道，百官以之治，而萬民以之察，而其用已備矣。是故聖王書同文以平天下，未有不用之於政教典章，而以文字爲一人之著述者也。道不行，而師儒立其教，我夫子之所以功賢堯舜也。然而予欲無言，無行不與，六藝存周公之舊典，

夫子未嘗著述也。論語記夫子之微言，而曾子子思，俱有述作以垂訓，至孟子而其文然後闕肆焉，著述至戰國而始專之明驗也。春秋之時，管子嘗有書矣。然載一時之典章政教，則猶周公之有官禮也。記管子之言行，則習管氏法者所綴輯，而非管仲所著述也。兵家之有太公陰符，醫家之有黃帝素問，農家之神農野老，先儒以謂後人僞撰，而依託乎古人，其言似是，而推究其旨，則亦有所未盡也。蓋末數小技，造端皆始於聖人，苟無微言要旨之授受，則不能以利用千古也。三代盛時，各守人官物曲之世氏，是以相傳以口耳，而孔孟以前，未嘗得見其書也。至戰國而官守師傅之道廢，通其學者，述舊聞而著於竹帛焉，中或不能無得失，要其所自，不容遽昧也。以戰國之人，而述黃農之說，是以先儒辨之文辭，而斷其僞託也。不知古初無著述，而戰國始以竹帛代口耳。實非有所僞託也。然則著述始專於戰國，蓋亦出於勢之不得不然矣。著述不能不衍爲文辭，而文辭不能不生其好尚，後人無前人之不得已，而惟以好尚逐於文辭焉，然猶自命爲著述，是以戰國爲文章之盛，而衰端亦已兆於戰國也。」

## 【傳略】

韋學誠，字實齋，會稽人，乾隆進士，官國子監典籍，造於史學，以纂修方志爲時所重，所著文史通義，校讎通義，尤有名。

### 【結構大旨】

首段總繫一篇大意，下文乃逐段分疏。第二段論戰國之文，出於六藝。第三段論戰國之文，多出於詩教。第四段論後世之文體，備於戰國。第五段就文選諸文，證明文體悉備於戰國。第六段論至戰國而著述之事專。

### 【注釋】

①莊列，指莊子列子。

②漢藝文志陰陽家有鄒子四十九篇，爲鄒衍所撰。衍，齊人，爲燕昭王師，居稷下，號談天衍。其書今佚，其先序先列之說，見史記孟子荀卿列傳。

③漢藝文志道家有關尹子九篇，關喜所撰，今存。

④漢藝文志道家有管子八十六篇，管仲所撰，有後人闕入者，今存。

⑤漢藝文志法家有商君二十九篇，商鞅所撰，今所傳商子凡五卷，共二十六篇，而其第十六篇第二十一篇又有錄無文。

⑥漢藝文志法家有申子六篇，申不害所撰，今佚。

⑦漢藝文志法家有韓子五十五篇，韓非所撰，今存。

⑧楊朱書不傳，今列子有楊朱篇。

⑩漢藝文志墨家有墨子七十一篇，墨翟所撰，今存道藏本五十三篇，四庫本六十三篇。

⑪漢藝文志名家有尹文子一篇，今存。

⑫漢藝文志縱橫家有蘇子三十三篇，蘇秦所撰，今佚。

⑬漢藝文志縱橫家有張子十篇，張儀所撰，今佚。

⑭漢藝文志兵書有吳孫子兵法八十二篇，孫武所撰，今存十三篇。

⑮漢藝文志兵書有吳起四十八篇，今存六篇。

⑯漢藝文志云：「諸子十家，其可觀者，九家而已。」即儒道陰陽法名墨縱橫雜農是也，并小說爲十家。

⑰梁貞士阮孝緒撰，體裁本七略而少變之，見隋書經籍志，一經典錄，紀六藝，二紀傳錄，紀史傳，三子兵錄，紀子書兵書，四文集錄，紀詩賦，五技術錄，紀術數，六佛錄，七道錄。

⑱漢藝文志：「縱橫家者流，蓋出於行人之官。」按周禮秋官之屬，有大行人小行人，蓋掌使之官。

⑲原注：詳見文集篇。

⑳孟子：「願蛇龍而放之沮。」

㉑原注：即諸子書也。

◎原注：「擊虞有文章流別傳。」

◎原注：「擊虞流別，孔道文苑，今俱不傳，故據文選。」

◎班固兩都賦，張衡西京賦，東京賦，南都賦，左思蜀都賦，吳都賦，魏都賦。

◎戰國時楚王嬖臣封於安陵，是爲安陵君，見國策。

◎戰國時魏幸臣，王與龍陽君共船而釣。

◎陸機有演連珠五十首。

◎原注：傅元之言。

◎枚乘七發，曹植七啟，張景陽七命。

◎鄒陽上書吳王，江淹詣建平王上書。

◎賈誼過秦論，班彪王命論，曹固六代論，陸機辨亡論。

◎原注：「風原上稱帝嚳，中述湯武，下道齊桓亦是。」

◎楚辭載淮南王招隱士一篇，其序曰，招隱士者，淮南小山之所作也，昔淮南王安博雅好古，招傾天下俊偉之士，自八公之徒，咸慕其德而歸其仁，各竭才智，著作篇章，分造辭篇，以類相從，故或稱小山，或稱大山，其義猶詩有小雅大雅也。



⑤梁孝王客，如齊人鄒陽，淮陰枚乘，吳莊忌夫子之徒，皆善屬辭賦。

⑥戰國四公子，平原孟嘗，春申信陵。

⑦謂東方朔，司馬相如。

⑧戰國時齊稷下談士，有談天衍，龍爽，奕轂，過髡，謂鄒衍，鄒爽，淳于髡也。

⑨原注：詳見外篇駁騷略，著錄先明大道論。

⑩原注：論語記曾子之沒，吳起，管仲，曾子，則曾子沒於戰國初年，而論語成於戰國之時明矣。

⑪原注：騷子，晏子，後人所託。

⑫原注：或謂管仲之書，不當稱桓公之謚，閻氏若璩又謂後人所加，非管子之本文。皆不知古人並無私自著書之事，皆是後人綴輯，詳諸子篇。

⑬原注：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及四方之志，與孔子所述，六藝舊典，皆非著述一類，其說已見於前。

## 文史通義詩教下

章學誠

或曰：「若是乎！三代以後，六藝惟詩教爲至廣也，敢問文章之用，莫盛於詩乎？」曰：「豈特三代

以後爲然哉？三代以前，詩教未嘗不廣也。『夫子曰：「不學詩，無以言。」』古無私門之著述，未嘗無達衷之言語也。惟託於聲音，而不著於文字，故秦人禁詩書，書闕有間，而詩篇無有散失也。後世竹帛之功，勝於口耳，而古人聲音之傳，勝於文字，則古今時異，而理勢亦殊也。自古聖王以禮樂治天下，三代文質，出於一也。世之盛也，典章存於官守，禮之質也；情志和於聲詩，樂之文也。迨其衰也，典章散而諸子以術鳴，故專門治術，皆爲官禮之變也；情志蕩而處士以橫議，故百家馳說，皆爲聲詩之變也。戰國之文章，先王禮樂之變也。然而獨謂詩教廣於戰國者，專門之業少，而縱橫騰說之言多。後世專門子術之書絕，而文集繁，雖有醇駁高下之不同，其究不過自抒其情志。故曰：「後世之文體，皆備於戰國，而詩教於斯，可謂極廣也。」學者誠能博覽後世之文集，而想見先王禮樂之初焉，庶幾有立而能言，可以與聞「學詩學禮」之訓矣。

學者惟拘聲韻爲之詩，而不知言情達志，敷陳諷諭，抑揚涵泳之文，皆本於詩教。是以後世文集繁，而紛紜承用之文，相與沿其體，而莫由知其統要也。至於聲韻之文，古人不盡通於詩，而後世承用詩賦之屬，亦不盡出六義之教也。其故亦備於戰國。是故明於戰國升降之體勢，而後禮樂之分可以明，六藝之教可以別，七略九流諸子百家之言，可以導源而濬流，兩漢六朝唐宋元明之文，可以畦分

而陸別官曲術業，聲詩辭說，口耳竹帛之遷變，可坐而定矣。

演疇皇極，<sup>③</sup>訓誥之韻者也，所以便諷誦，志不忘也。六象贊言，<sup>④</sup>爻繫之韻者也，所以通卜筮，闡幽元也。六藝非可皆通於詩也，而韻言不廢，則諧音協律，不得專爲詩教也。傳記如左國，著說如老莊，文逐聲而遂諧，語應節而遽協，豈必合詩教之比興哉？焦貢之易林，史游之急就，經部韻言之不涉於詩也。黃庭經之七言，參同契之斷字，子術韻言之不涉於詩也。後世雜藝百家，誦拾名數，率用五言七字，演爲歌訣，咸以取便記誦，皆無當於詩人之義也。而文指存乎咏歎，取義近於比興，多或滔滔萬言，少或寥寥片語，不必諧韻和聲，而識者雅賞其爲風騷遺範也。故善論文者，貴求作者之意指，而不可拘於形貌也。

傳曰：「不歌而誦謂之賦。」班氏固曰：「賦者，古詩之流。」劉氏勰曰：「六藝附庸，蔚爲大國。」蓋長言咏歎之一變，而無韻之文，可通於詩者，亦於是而益廣也。屈氏二十五篇，劉班著錄，以爲屈原賦也。漁父之辭，未嘗諧韻，<sup>⑤</sup>而入於賦。則文體承用之流別，不可不知其漸也。文之敷張而揚厲者，皆賦之變體，不特附庸之爲大國，抑亦陳完之後，離去宛邱故都，而大啓疆宇於東海之濱也。後世百家雜藝，亦用賦體爲拾誦，<sup>⑥</sup>蓋與歌訣同出六藝之外矣。然而賦家者流，猶有諸子之遺意，居然自命一

家之言者，其中又各有其宗旨焉。殊非後世詩賦之流，拘於文而無其質，茫然不可辨其流別也。是以劉班詩賦一略，區分五類，<sup>◎</sup>而屈原陸賈荀卿，定爲三家之學也。<sup>◎</sup>馬班二史，於相如揚雄諸家之著賦，俱詳載於列傳。自劉知幾以還，從而抵排非笑者，蓋不勝其紛紛矣。要皆不爲知言也。蓋爲後世文苑之權輿，而文苑必致文采之寶蹟，以視范史而下，標文苑而止，敍文人行略者，爲遠勝也。然而漢廷之賦，實非苟作，長篇錄入於全傳，足見其人之極思，殆與賈疏董策，<sup>◎</sup>爲用不同，而同主於以文傳人也。是則賦家者流，縱橫之派別，而兼諸子之餘風，此其所以異於後世辭章之士也。故論文於戰國而下，貴求作者之意指，而不可拘於形貌也。

論文拘形貌之弊，至後世文集而極矣。蓋編次者之無識，亦緣不知古人之流別，作者之意指，不得不拘貌而論文也。集文雖始於建安，<sup>◎</sup>而實盛於齊梁之際，古學之不可復，蓋至齊梁而後蕩然矣。范陳晉宋諸史，所載文人列傳，總其撰著，必云「詩賦碑箴頌誄若干篇」，而未嘗云「文集若干卷」。則古人文字，散著篇籍，而不強以類分可知也。孫武之書，蓋有八十二篇矣，而闔閭以謂「子之十三篇，吾既得而見」。是始計以下十三篇，當日別出獨行，而後世始合之明徵也。韓非之書，今存五十五篇矣，而秦王見其五蠹孤憤，恨不得與同時，是五蠹孤憤，當日別出獨行，而後世始合之明徵也。呂氏

春秋自序，以爲良人問十二紀，<sup>⑤</sup>是八覽六論，未嘗入序次也。董氏清明玉杯竹林之篇，班固與繁露並紀其篇名，<sup>⑥</sup>是當日諸篇，未入繁露之書也。夫諸子專家之書，指無旁及，而篇次猶不可強繩以類例，況文集所稟，體製非一，命意各殊，不深求其意指之所出，而欲強以篇題形貌相拘哉！

賦先於詩，騷別於賦，賦有問答發端，悞爲賦序，前人之議文選，猶其顯然者也。若夫封禪美新典引皆頌也，稱符命以頌功德，而別類其體爲「符命」，則王子淵以「聖主得賢臣」而頌嘉會，亦當別類其體爲「主臣」矣。班固次韻，乃漢書之自序也。其云「述高帝紀第一」「述陳項傳第一」者，所以自序撰書之本意。史遷有作於先，故已退居於述爾。今於史論之外，別出一體，爲「史述贊」，則遷書自序，所謂「作五帝紀第一，作伯夷傳第一」者，又當別出一體，爲「史作贊」矣。漢武詔策賢良，卽策問也，今以出於帝制，遂於策問之外，別名曰「詔」。然則制策之對，當離諸策，而別名爲表矣。賈誼過秦，蓋賈子之篇目也，<sup>⑦</sup>因陸機辨亡之論，規仿過秦，遂援左思「著論準過秦」之說，而標體爲「論」矣。<sup>⑧</sup>魏文典論，蓋猶桓子新論，王充論衡之以論名書耳，論文，其篇目也。今與六代辨亡諸篇，同次於論，然則昭明自序所謂「老莊之作，管孟之流，立意爲宗，不以能文爲本」，其例不收諸子篇次者，豈以有取斯文，卽可裁篇題論，而改子爲集乎？七林之文，皆設問也，今以枚生發問有七，而

遂標爲「七」，則九歌九章九辨，亦可標爲「九」乎？難蜀父老，亦設問也，今以篇題爲難，而別爲「難」體，則客難當與同編，而解嘲當別爲「嘲」體，賓戲當別爲「戲」體矣。文選者，辭章之圭臬，集部之準繩，而淆亂蕪穢，不可殫詰，則古人流別，作者意指，流覽諸集，孰是深窺而有得者乎？集人之文，尙未得其意指，而自哀所著爲文集者，何紛紛耶？若夫總集別集之類例，編輯撰次之得失，今古詳略之攸宜，錄選評鈔之當否，別有專篇討論，不盡述也。

### 【結構大旨】

首段論戰國文章爲禮樂之變，而多騰口說，故詩教爲至廣，至後世自抒情志之作日盛，一變而爲文集。第二段論義關諷諭，即屬詩教，不以聲韻協否爲別。第三段證明協韻之文，無關詩教，無韻之文，或涉風騷。第四段賦家者流，乃縱橫之派別，而兼諸子之餘風。第五段論古人文字，散著篇籍，非若後世文集編次，拘於篇題形貌也。第六段論文選分類之不當。

### 【注釋】

◎原注：名法兵農陰陽之類，主實用者，謂之專門治術，其初各有職掌，故歸於官，而爲禮之變也。

◎原注：談天雕龍堅白異同之類，主虛理者，謂之百家馳說，其言不過達其情志，故歸於詩，而爲樂之變也。

◎原注：六藝爲官禮之遺，其說亦詳外篇較騷略中，著錄先明大道論。

④原注：偽體子書，不足言也。

⑤原注：學問有主即是立，不盡如朱子所云，「肌膚筋骸之束」而已也。

⑥指尚書洪範「五臬極」一段，其實洪範協韻處，尚不止此。

⑦指易經。

⑧按漁父通篇協韻，實齊不明古音，故有此誤。

⑨原注：賈氏述書賦，吳氏事類賦，暨家樂性賦，星卜命相術業賦之類。

⑩漢書藝文志，原於劉氏七略，分詩賦爲五種，實齊所稱三家外，尚有雜賦歌詩兩種。

⑪原注：既詳外篇較讎略中漢志詩賦論。

⑫賈誼陳政事疏，董仲舒賢良策對。

⑬原注：魏文撰徐陳應劉文爲一集，此文集之始，學虞流別集，猶其後也。

⑭史記十二諸侯年表云：呂不韋者，秦莊襄王相，亦上觀尚古，刪拾春秋，集六國時事，以爲八覽六論十二紀爲呂氏春秋。

漢書藝文志，秦相呂不韋輯智略士作，章實齋據十二紀後敘意篇中「良人請問十二紀」語，以爲八覽六論，不在呂

氏春秋之中。

⑤漢書董仲舒傳，「仲舒所著，皆明經術之意，及上疏條教，凡百二十三篇，而說春秋事得失，聞舉玉杯，蓋露清明竹林之屬，復數十篇，十餘萬言，皆傳於後世。」案玉杯竹林諸篇，今見在春秋繁露中，而與繁露並舉，是當日諸篇，不在繁露中也。

⑥原注：今傳賈氏新書，首列過秦上下二篇，此爲後人輯定，不足爲據，漢志賈誼五十八篇，又賦七篇，此外別無論著，則過秦乃賈子篇目明矣。

⑦原注：左思著論之說，須活看，不可泥。

## 復魯絜非書

姚鼐

桐城姚鼐頓首絜非先生足下：相知恨少，晚遇先生，接其人，知爲君子矣；讀其文，非君子不能也；往與程魚門、周書昌論古今才士，惟爲古文者最少，苟爲之，必傑士也，況爲之專且善如先生者乎？辱書引義謙，而見推過當，非所敢任。鼐自幼迄衰，獲侍賢人長者爲師友，剽取見聞，加憶度爲說，非真知文能爲文也，奚辱命之哉？蓋虛懷樂取者，君子之心，而誦所得以正於君子，亦鄙陋之志也。

鼐聞天地之道，陰陽剛柔而已。文者，天地之精英，而陰陽剛柔之發也。惟聖人之言，統二氣之會



而弗偏，然而易詩書論語所載，亦間有可以剛柔分矣。值其時其人告語之體，各有宜也。自諸子而降，其爲文無弗有偏者。其得於陽與剛之美者，則其文如霆，如電，如長風之出谷，如崇山峻崖，如決大川，如奔騏驥，其光也，如杲日，如火，如金鏐鐵，其於人也，如憑高視遠，如君而朝萬象，如鼓萬勇士而戰之；其得於陰與柔之美者，則其文如升初日，如清風，如雲，如霞，如煙，如幽林曲澗，如淪，如漾，如珠玉之輝，如鴻鶴之鳴而入寥廓，其於人也，濔乎其如歎，邈乎其如有思，曠乎其如喜，愀乎其如悲，觀其文，諷其音，則爲文者之性情形狀，舉以殊焉。且夫陰陽剛柔，其本二端，造物者糅而氣有多寡進絀，則品次億萬，以至於不可窮，萬物生焉，故曰一陰一陽之爲道。夫文之多變，亦若是已。糅而偏勝可也，偏勝之極，一有一絕無，與夫剛不足爲剛，柔不足爲柔者，皆不可以言文。今夫野人孺子聞樂，以爲聲歌絃管之會爾，苟善樂者聞之，則五音十二律，必有一當，接於耳而分矣。夫論文者豈異於是乎？

宋朝歐陽曾公之文，其才皆偏於柔之美者也。歐公能取異己者之長而時濟之，曾公能避所短而不犯，觀先生之文，殆近於二公焉。抑人之學文，其功力所能至者，陳理義必明當，布置取舍繁簡廉肉不失法，吐辭雅馴不蕪而已。古今至此者，蓋不數數得，然尙非文之至。文之至者，通於神明，人力不及施也，先生以爲然乎？

惠寄之文，刻本固當見與，鈔本謹封還，然鈔本不能勝刻者，諸體中書疏贈序爲上，記事之文次之，論辨又次之，冊亦竊識數語於其間，未必當也。梅崖集果有逾人處，恨不識其人。郎君令甥皆美才，未易量聽所好恣爲之，勿拘其途可也。於所寄文，輒妄評說，勿罪勿罪！秋暑，惟體中安否？千萬自愛，七月朔日。

### 【傳略】

姚鼐，字姬傳，桐城人，乾隆進士，研精經學，破除漢宋門戶之見，謂義理考據詞章三者不可偏廢，尤以古文名重天下，所選古文辭類纂，義例甚嚴，學者多奉爲圭臬，其後古文因有桐城派之目，學者稱惜抱先生。

### 【結構大旨】

首段先稱魯絜非文行，次言將誦其所得，第二段論文分陽剛陰柔二體，極力形容，用如字甚多，係學湯繫辭及天保之詩，第三段評絜非之文，并論學文所當措意者，末段述瑣事。

### 【注釋】

○魯仕騷，字絜非，江西新城人，有山木集。

○程晉芳，字魚門，歙縣人，乾隆進士，有蕺園全集。

①周永年，字書昌，歷城人，乾隆進士，積書五萬卷，其學淹博無涯，不著書。

②席學經學於世父，學文於劉大櫟。

③梅屋集，朱仕琇集名。

## 答李礪玉書

朱仕琇

讀書一節，近市囂鄙，在先高其志，務潔其心，不以外之聞見動吾耳目，然後有以自置。自置者，世慮屏而心漸同乎古人也，漸同古人，則必漸異今人；漸異今人，人必漸怪之；懼其怪而徙志易心，則至古人也無日矣。混混焉，與世相濁而已。如是而其文何自而高？使其心有以自置，則吾心，古心也，以觀古人之言，猶吾言也，然後辨其是非焉，察其盈虧焉，究其誠僞焉，判其高下焉，如黑白之皎於前矣；於是順其節次焉，還其訓詁焉，沈潛其義蘊焉，調合其心氣焉；於是則而法之，役而就之，久則自然合之，又久則變化生之；於是而其文之高也，如累土之成臺，如鴻漸<sup>①</sup>之在天，有莫知其所所以然者。所謂自置者志也，古人入學先辨志，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孟子亦言尚志，故志者，學之幹，言之本也。所謂讀書作文之法，如此而已。至其他各言所得，皆枝葉耳，非其本幹所在，今故不以瀆陳也。

【傳略】

朱仕琇，字斐瞻，號梅屋，建寧人。乾隆進士，官夏津知縣，改福寧府教授，主講隘峯書院卒，其文獨闢蹊徑，上繼歸方，與姚姬傳齊名。

【結構大旨】

此篇以高志潔心為主，尤重在志字，故後幅復詳論之。

【注釋】

○易漸初六鴻漸于干，六二鴻漸于磐，九三鴻漸于陸，六四鴻漸于木，九五鴻漸于陵，上九鴻漸于陸，朱子本義曰：「鴻之行有序而進有漸。」

大雲山房文稿初集自序節錄

惲敬

敬生四年，先府君○教之四聲，八年學爲詩，十一學爲文，十五學六朝文，學漢魏賦頌，及宋元小詞，十七學漢唐宋元明諸大家文，先府君始告以讀書之序，窮理之要，攝心專氣之驗，非是不足以爲，於是復反而治小學，治經史百家。凡先府君手錄天官地志物理人事諸書，亦得次第觀之，然未有

大雲山房文稿初集自序節錄



所發也，時於一二日中得一解而油油然，數十日中得一解而油油然，至索之心，誦之口，書之手，仍芒芒乎搖搖乎而已。先府君曰：「此心與氣之故也，不可以急治，當僅而俟之，減嗜欲，暢情志，嗜欲減則不淆雜，情志暢然後能立，能立然後能久大。」自是之後，敬不敢言文者十年，旋走京師，遊中原，南極黔楚，與天下篤雅恭敏之士交，竊窺其言行著述，因復理先府君之言，欲有所論撰，而下筆迂回細謹，塊然不能自舉。嗚呼！天地萬物，皆日變者也，而不變者在焉，不變者所以成其日變也，文者生乎人之心，天地萬物之日變，氣爲之；心之日變，神爲之；神之變速於氣之變，而迂回之弊，循循然而緩，謹細之弊，切切然而急；於神皆有所闕焉，敢不力求所日變者哉，然而有不可變者，典論曰：學無所遺，辭無所假，擇其言尤雅者若干編，可以觀矣。

【傳略】

陳敏，字子居，陽湖人。乾隆舉人，歷知富陽江山二縣，遷江西吳城同知，以事去官，爲人負氣，矜尚名節，自言其學非漢非宋，不主故常，治古文得力於韓非李斯，與蘇明允相上下，近法家言，世稱陽湖派，有《大雲山房文集》。

【結構大旨】

先言自己爲學之次序，次言攝心專氣之要，末言文生於心，有變不變兩種，求其日變者，以藥迂回謹細之病。

【注釋】

○名論。

## 四六叢話○後序

阮元

昔考工有言，「青與白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良以言必齊備，事歸鏤繪，天經錯以地緯，陰偶繼夫陽奇。故虞廷采色，臣鄰施其燥火；○文王壽考，詩人美其追琢；○以質雜文，尙曰彬彬；○以文被質，乃稱臧。○文之與質，從可分矣。懿夫人文大著，肇始六經，典墳、邱索，○無非體要之辭，禮樂詩書，悉著立誠之訓。商瞿○觀象於文，言邱明振藻於簡策，莫不訓辭爾雅，音韻相諧。至於命成潤色，○禮舉多文，○仰止尼山，益知宗旨。使其文章正體，質實無華，是犬羊虎豹，翻追棘子之談，○黼黻青黃，見斥莊生之論也。○

周末諸子奮興，百家並鶩，老莊傳清淨之旨，孟荀析善惡之端，商韓刑名，呂劉雜體，若斯之類，派別子家，所謂以立意爲宗，不以能文爲本者也。○至於縱橫極於戰國，春秋紀於楚漢，馬班擬體，陳范希蹤，是爲史家，重於序事，所謂傳之簡牘，而事異篇章者也。○夫以子若彼，以史若此，方之篇翰，實有

不同。⑤

是惟楚國多才，靈均特起，賦繼孫卿之後，詞開宋玉之先，隱耀深華，驚采絕豔。故聖經賢傳六藝於此分途，文苑詞林，萬世咸歸範圍矣。洎夫賈生枚叔，並轡漢初，相如子雲，聯鑣西蜀。中興以後，文雅尤多，孟堅季長⑥之倫，平子敬通之輩。綜兩京文賦諸家，莫不洞穴經史，鑽研六書，耀采騰文，駢音麗字。故雕蟲繡悅，擬經者雖改修途⑦，月露風雲，變本者妄執笑柄⑧。建安七子，才調輩興，二祖陳王，亦儲盛藻，握徑寸之露珠，享千金於荆玉。至於三張二陸，太冲景純之徒，派雖弱於當塗，音尙聞夫正始焉。文通希範，并具才思，彥昇休文，肇開聲韻，輕重之和，擬諸金石，短長之節，雜以咸韶，蓋時會使然，故元音盡泄也。孝穆⑨振采於江南，子山⑩選聲於河北，昭明勒選六朝，範此規模，彥和著書千古，傳茲科律。迄於陳隋，極傷靡敝，天監大業之間，亦斯文升降之會哉。唐初四傑⑪，並駕一時，式江薛之靡音，追庾徐之健筆，若夫燕許⑫之宏裁，常楊⑬之巨製，會昌一品之集⑭，元白長慶之編⑮，莫不並挾龍文，聯登鳳閣。至於宣公翰苑之集⑯，篤摯曲暢，國事賴之，又加一等矣。義山⑰飛卿⑱，以繁縟相高，柯古⑲昭諫⑳，以新博領異，駢儷之文，斯稱極致。趙宋初造，鼎臣㉑大年㉒，猶沿唐舊，歐蘇王宋㉓，始脫恆蹊。以氣行，則機杼大變，驅成語，則光景一新。然而衣辭錦繡，布帛傷其無華，工謝雕幾，篋業呈其樸鑿。

南渡以還，浮溪<sup>①</sup>首倡，野處<sup>②</sup>西山<sup>③</sup>，亦稱名集。渭南<sup>④</sup>北海<sup>⑤</sup>，並號高文，雖新格別成，而古意寢失。元之<sup>⑥</sup>袁揭<sup>⑦</sup>，冕弁一世，則又揚南宋餘波，非復三唐雅調也。

載稽往古，統論斯文，日月以對待耀采，草木以錯比成華，玉十穀而皆雙，錦百兩而名匹，明堂斧藻，視畫績以成文，階屺<sup>⑧</sup>笙鏞，聽鏗鉉而應節，自周以來，體格有殊，文章無異，若夫昌黎肇作，皇李從風，歐陽自興，蘇王繼軌，體既變而異今，文乃尊而稱古。綜其議論之作，並升荀孟之堂，核其敘事之辭，獨步馬班之室，拙目妄譏其紕繆，儉腹徒襲爲空疏，實沿子史之正流，循經傳以分軌也。若夫魏文典論，士衡賦文，摯虞析其流別，任昉溯其原起，莫不謹嚴體製，評隲才華，豈知古調已遙，矯枉或過，莫守彥和之論，易爲真氏之宗<sup>⑨</sup>矣。

我師烏程孫司馬<sup>⑩</sup>，職參書鳳，心擅雕龍，綜覽萬篇，博稽千古，文人之能事，已攬其全，才士之用心，深窺其祕。王銍選話<sup>⑪</sup>，惟紀兩宋，謝伋談塵<sup>⑫</sup>，略有萬言，雖剽體裁，未臻美備。況夫學如滄海，必沿委以討原，詞比鄧林<sup>⑬</sup>，在揣本而達末，百家之雜編別集，盡得遺珠，七閣之祕笈奇書，更吹藜火<sup>⑭</sup>。凡此評文之語，勒成講藝之書，四駢六儷，觀其會通，七曜五雲，考其沈博，而且體分十八<sup>⑮</sup>，已括蕭劉，序首二篇，特標騷選，比青麗白，卿雲增繡黼之輝，刻羽流商，天籟遏笙簧之響，使非胸羅萬卷，安能具此



襟期，卽令下筆千言，未許臻茲醞釀也。元才困陋質，心好麗文，幸得師承，側聞緒論，妄執丹管而西行，願附驥尾而千里，固知盧王出於今時，流江河而不廢。子雲生於後世，懸日日而不刊者矣。

【傳略】

阮元，字伯元，號芸臺，儀徵人，乾隆進士，道光時，官至禮部尚書，歷官中外，所至以提倡學術自任，在史館倡修儒林傳，在學設學海堂，在浙設詁經精舍，又輯經籍纂詁，校刊十三經注疏，彙刻學海堂經解等書，所著曰學經室集，本設文達。

【結構大旨】

第一段論文須尙對偶，務采色，協音韻，否則失之質。第二段論子史不得爲文，按即古之所謂筆也。第三段評論歷代辭賦之才沿革盛衰。第四段論唐宋八家之文，乃子史之支流，非文之正格。第五段敘入四六叢話。

【注釋】

①四六叢話，烏程孫梅撰，共三十三卷，卷一至二十八論各體，二十九卷以下論作家。

②周禮放工記畫績，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文達所引小誤。

③濟皋陶謨，「帝曰：『吁！臣哉鄰哉！鄰哉！』禹曰：『兪。』帝曰……『子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

粃燥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

⑧詩大雅棫樸：「倬彼雲漢，爲章於天，周王壽考，遐不作人。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綱紀四方。」按追，雕也，金曰雕，玉曰琢。

⑨論語：「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⑩論語：「周監于二代，韜襲乎文哉。」

⑪左傳：「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

⑫商祖，字子禾，孔子弟子，受易於孔子。

⑬論語：「爲命，東里子產潤色之。」

⑭禮記儒行：「多文爲富。」

⑮論語：「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爲？』」

⑯莊子駢拇：「是故辯於明者，亂五色，淫文章，青黃黼黻之煌煌非乎，而離朱是已。」

⑰梁蕭統文選序：「老莊之作，管孟之流，蓋以立意爲宗，不以能文爲本。今之所撰，又亦略諸。」

⑱文選序：「若賢人之美詞，忠臣之抗直，謀夫之話，辨士之端，冰釋泉湧，金相玉振，所謂坐狙，丘議稷下，仲連之卻秦軍，食

其之下齊國，留侯之發八難，曲逆之吐六奇，蓋乃事美一時，語流千載，又亦繁博，雖傳之簡牘，而事異篇章，今之所集，亦所不取。」

⑤文選序。「至於紀事之史，繫年之書，所以褒貶是非，紀別異同，方之篇翰，亦已不同。」

⑥馬融，字季長，扶風茂陵人，美辭貌，才高博洽，爲世通儒，盧植鄭玄，皆其徒也。

⑦揚雄離蟲之論見前。

⑧見白居易與元九書。

⑨徐陵，字孝穆，南朝陳鄰人，自陳創業，文檄軍事，及禪授詔策，皆陵所製，爲一代文宗，文宣之時，國家有大手筆，必命陵草之，其文頗變舊體，組織巧密，多有新意。

⑩庾信，字子山，南陽新野人，幼而駿邁，聰敏絕倫，博覽羣書，尤善春秋左氏傳，聘於西魏，遂留長安，信雖位望通顯，常有鄉關之思，乃作哀江南賦以見意。

⑪唐初四傑，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也。勃，字子安，絳州龍門人，六歲善文詞，年未弱冠，授朝散郎，父福時，左遷交趾令，勃往省，渡海，溺水，瘁而卒，年二十九，文章鉅麗，爲四傑之冠，著有王子安集。炯，華陰人，舉神童，授校書郎，永隆二年，充崇文館學士，出爲梓州參軍，遷益川令，卒官，有盈川集。其文如懸河，酌之不竭，自謂吾愧在盧前，恥居王後。照鄰，字昇之，洛陽

人，授新郡尉，病去官，武后封嵩山，屢聘賢士，己已廢，著五悲文以自明，有虛昇之集。駱賓王，義烏人，七歲能賦詩，除臨海丞，鞅鞅不得志，棄官去。徐敬業亂，署賓王府屬，爲敬業傳檄天下，敬業敗，賓王亡命，不知所之。有駱丞集。

⑤ 燕許，指張說、蘇頌，號燕許大手筆。說字道濟，或字說之，其先自范陽徙河南，更爲洛陽人。玄宗召爲中書令，封燕國公，謚文貞。有張燕公集。頌字廷碩，武功人，幼敏悟，一覽千言，第進士，開元時，累官同平章事，封許國公。

⑥ 常袞，揚炎也。袞，京兆人，天寶末及進士第，累爲中書舍人，文采贈蔚，長於應用。楊炎，字公南，鳳翔天興人，文藻雄蔚，爲中書舍人。與常袞同時知制誥，竟長於除書，而炎善德音，自開元後，言制誥者，稱常楊云。

⑦ 李德裕，字文饒，吉甫子，以蔭補校書郎，召拜御史，相武宗，策功拜太尉，進位趙國公，改衛國公，宣宗即位，貶崖州司戶，卒。有會昌一品集，皆武宗時制誥。又有別集，皆賦詩雜文，外集皆選謫以後文。

⑧ 陸贄，字敬輿，蘇州嘉興人。有翰苑集，或題陸宣公奏議，文多用駢句，真意篤摯，反覆曲暢，不復見排偶之迹，經世之文極則也。

⑨ 李商隱，字義山，涇州河內人，開成二年進士，王茂元鎮河陽，表掌書記，以子妻之。商隱初爲文，瑰邁奇古，及在令狐楚府，楚本工章奏，因授其學，自是始爲今體章奏，尤善爲誄奠之辭。時溫庭筠段成式俱用是相夸，號三十六體。

⑩ 溫庭筠，本名岐，字飛卿，少敏悟，工爲詞章，與李商隱皆有名，號溫李。

①段成式，字柯古，唐臨淄人，官至太常卿，著有酉陽雜俎。

②羅隱，字昭諫，新登縣人也，十上不中第，從事湖南，不得志，乃歸，及歸錢鏐，因加殊遇，累官諫議大夫。其詩諷刺錢鏐，不乖忠孝，雜文亦無五代離齷之態。

③徐鉉，字鼎臣，揚州廣陵人，十歲能屬文，仕南唐，試知制誥，宋太平興國初，直學士院，從征太原，軍中書詔填委，鉉授筆無滯，辭理精當，有騎省集。

④楊億，字大年，建州浦城人，七歲能屬文，十一授秘書省正字，後至翰林學士，有武夷集，大致宗法李商隱，而精警不及。

⑤歐陽修，蘇軾，王安石，宋祁，諸家集皆有駢文。四六叢話云：「案宋初諸公，駢體精敏工切，不失唐人矩矱，至歐公倡爲古文，而體亦一變其格，始以排募古雅爭勝古人，而楊腹空筭者，亦復以優孟之似，藉口學步，於是六朝三唐格調浸遠，不可不辨。」

⑥汪藻，字彥章，饒州德興人，幼穎異，入太學，中進士，儷語精切，所爲制詞，人多傳誦，有浮溪集。

⑦洪邁，字景盧，鄞陽人，皓子，紹興十五年進士，歷官端明殿學士，博極載籍，文備衆體，著有野處類稿，容齋隨筆，夷堅志等。

⑧真德秀，字景元，浦城人，慶元五年進士，官至參知政事，謚文忠，有西山集。其駢體爲南宋一大家，華而有骨，實而彌工，不

染詞科之習。

⑤陸游，字務觀，山陰人，年十二，能屬文，鎮薦送第一，秦檜一頃適居其次，檜怒，黜黜之，檜死，始赴福州，孝德簿，范成大帥蜀，游爲參議官，以文字交，不拘禮法，自號放翁，詩爲南渡之冠，文亦佳，有渭南集，渭南者，封渭南縣伯。

⑥蔡崇禮，字叔厚，高密人，徙淮之北海，十歲能作邑人墓銘，登重和元年上半年上舍第，尋拜中書舍人，以寶文閣直學士知留興府，期年上印綬，退居台州，工於四六，渾然天成，有北海集。

⑦袁桷，字伯生，慶元人，舉茂才異等，歷拜集賢直學士，卒封陳留郡公，諡文清，所著有清容居士集。

⑧揭傒斯，字曼碩，富州人，大德間三入翰林，元統初累陞侍講學士，知經筵，卒諡文安，爲文嚴整簡單，朝廷大典冊及元勳茂德銘辭，必以命焉，有文安集。

⑨卮音士，堂簾曰卮，香願命「四人蔡弁執戈，夾兩階卮。」

⑩真德秀有文章正宗。

⑪孫梅，字松友，號春浦，乾隆進士，官太平府知府，少以才子名，有舊言堂集。

⑫宋王銍有四六話二卷，所論多宋人表啟之文，大抵舉其工巧之聯，而氣格法律，皆置不道，亦多推闡入微之論。

⑬謝似有四六談塵一卷，多以命意遣詞分工拙，所見在王銍上。

⑭山海經：「夸父與日逐走，渴飲河渭，不足，北飲大澤，未至，道渴死，棄其杖，化爲鄆林。」

黎，一年生草，古說書燃黎，以其光最明，可傳火徹夜。

④四六叢話分選二卷，賦二卷，制敕詔冊四卷，表三卷，筆疏一卷，啟二卷，頌一卷，書一卷，碑誌一卷，列一卷，序記論各一卷，銘箴贊一卷，檄露布一卷，祭誄一卷，雜文一卷，所謂「體分十八」也。外有談諧總論二卷，作家五卷。

⑤杜甫詩：「楊王盧駱當時體，輕薄爲文晒未休，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

⑥謝雄答劉歆書，「張伯松嘗爲雄道言其父及其先君嘉典訓，屬雄以此篇目，頗示其成者，伯松曰：『是懸諸日月不刊之書也。』」

## 送周荇農南歸序

曾國藩

天地之數，以奇而生，以偶而成，一則生兩，兩則還歸於一，一奇一偶，互爲其用，是以無息焉。物無獨必有對，太極生兩儀，①倍之爲四象，重之爲八卦，此一生兩之說也。兩之所該，分而爲三，爻而爲萬，萬則幾於息矣。②物不可以終息，故還歸於一，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③此兩而致於一之說也，一者陽之變，兩者陰之化，故曰：一奇一偶者，天地之用也。

文字之道，何獨不然。六籍尙已，自漢以來，爲文者莫善於司馬遷，遷之文其積句也皆奇，而義必

相輔，氣不孤伸，彼有偶焉者存焉，其他善者，班固則毗於用偶，韓愈則毗於用奇，蔡邕范蔚宗以下，如潘陸沈任等比者，皆師班氏者也；茅坤所稱八家，皆師韓氏者也；傳相祖述，源遠而流益分，判然若白黑之不類，於是刺議互興，尊丹者非素，而六朝隋唐以來駢偶之文，亦已久王而將厭。宋代諸子，乃承其敝，而倡爲韓氏之文，而蘇軾遂稱曰：「文起八代之衰，」非直其才之足以相勝，物窮則變，理固然也。豪傑之士，所見類不甚遠，韓氏有言：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爲孔墨，由是言之，彼其於班氏，相師而不相非明矣，耳食者不察，遂附此而抹撥一切，又其言多根六經，頗爲知道者所取，故古文之名獨尊，而駢偶之文，乃屏面不得與於其列，數百千年，無敢易其說者，所從來遠矣。

國家承平奕禩，列聖修禮右文，碩學鴻儒，往往多有，康熙雍正之間，魏禧汪琬姜宸英方苞之屬，號爲古文專家，而方氏最爲無類，純皇帝武功文德，壹邁古初，徵鴻博以考藝，開四庫館以招延賢，儻天下翕然爲沿博稽核之學，薄先輩之空言，爲文務闕麗，胡天遊邵齊燾孔廣森洪亮吉之徒，蔚然四起，是時郎中姚鼐，息影金陵，私淑方氏，如碩果之不食，可謂自得者也。沿及今日，方姚之流風，稍稍興起，求如天遊齊燾輩闕麗之文，闕然無復有存者矣。

問者吾鄉人凌君玉垣，孫君鼎臣，周君壽昌，乃頗從事於此，而周君爲之尤可喜，其才雅贍有餘



地，而奇趣迭生，蓋幾於能者。夫適王都者，或道晉，或道齊，要於達而已。司馬遷，文家之王都也。如周君之所道，進而不已，則且達於班氏，而不爲韓氏所非，又不已，則王都矣。周君以道光乙巳成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值皇太后萬壽，天子大孝錫類，臣下得榮其親，將奉誥命以歸覲，出所爲文示余，余乃略述文家原委，明奇偶互用之道，假贈言之義，以爲同志者勸。嗟乎！區區而以文字相討論，是則余之陋，而不賢者識小之類也。

【傳略】

曾國藩，字瀚生，號伯涵，湘鄉人，道光進士，授檢討。洪楊事起，以丁憂在籍侍郎，督辦團練，遂編制湘勇，連復沿江諸地，爲同治中興功臣第一，以大學士任兩江總督，卒於官，贈太傅，謚文正，其論學謂「義理考據詞章闕一不可」，與姚鼐之旨合，所爲古文，得於漢書，韓愈爲多，雄邁雅重，一振桐城陰柔之失。

【結構大旨】

首段論奇偶相生之理。第二段先述漢至宋駢散文體之消長，次言駢散文當並重，而古文尤爲知道者所取。第三段述清代駢散兩派之盛衰。第四段說入周行農正文，先稱其文，次敘送行作序之由。

【注釋】

①易繫辭「易有大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②息謂變化不行。

③易繫辭語，朱子本義曰，稠蘊，交密之狀。醇，謂厚而凝也。言氣化者也。化生，形化者也。

## 湖南文徵序

曾國藩

吾友湘潭羅君研生以所編纂湖南文徵百九十卷示余，而屬爲序其端，國藩陋甚，齒又益衰，奚足以語文事。竊聞古之文，初無所謂法也，易書詩儀禮春秋諸經，其體勢聲色，曾無一字相襲，卽周秦諸子，亦各自成體，持此衡彼，盡然若金玉與卉木之不同類，是烏有所謂法者，後人本不能文，強取古人所造而摹擬之，於是有合有離，而法不法名焉。

若其不俟摹擬，人心各具自然之文，約有二端，曰理，曰情，二者，人人之所固有，就吾所知之理，而筆諸書，而傳諸世，稱吾愛惡悲愉之情，而綴辭以達之，若剖肺肝而陳簡策，斯皆自然之文，性情敦厚者類能爲之，而淺深工拙，則相去十百千萬而未始有極，自羣經而外，百家著述，率有偏勝，以理勝者，多闡幽造極之語，而其弊或激宕失中，以情勝者，多排惻感人之言，而其弊常豐縛而寡實。

自東漢至隋，文人秀士，大抵義不孤行，辭多儷語，卽議大政，考大禮，亦每綴以排比之句，間以婀娜之聲，歷唐代而不改，雖韓李銳志復古，而不能革舉世駢體之風，此皆習於情韻者是也。

宋興既久，歐陽曾王之徒，崇奉韓公，以爲不遷之宗，適會其時大儒迭起，相與上探鄒魯，研討微言，羣士慕效，類皆法韓氏之氣體，以闡明性道。自元明至聖朝康熙之間，風會略同，非是不足與於斯文之末，此皆習於義理者類也。

乾隆以來，鴻生碩彥，稍厭舊聞，別啓涂軌，遠搜漢儒之學，因有所謂考據之文，一字之音訓，一物之制度，辨論動至數千言。曩所稱義理之文，淡遠簡樸者，或屏棄之以爲空疏不足道，此又習俗趨嚮之一變已。

湖南之爲邦，北枕大江，南薄五嶺，西接黔蜀，羣苗所萃，蓋亦山國荒僻之亞，然周之末，屈原出於其間，離騷諸篇，爲後世言情韻者所祖，逮乎宋世，周子復生於斯，作太極圖說、通書，爲後世言義理者所祖，兩賢者皆前無師承，創立高文，上與詩經、周易同風；下而百代逸才，舉莫能越其範圍；而況湖湘後進，沾被流風者乎？茲編所錄，精於理者，蓋十之六；善言情者，約十之四；而駢體亦頗有甄采，不言法而法未始或紊。惟考據之文，蒐集極少，前哲之倡導不宏，後世之欣慕亦寡，研生之學，稽說文，以究

達話，箋禹貢。以晰地志，固亦深明考據家之說。而論文但崇體要，不尚繁稱博引，取其長而不溺其偏，其猶君子慎於擇術之道歟？

### 【結構大旨】

首段先敘作文之由；次論古人之文，無所謂法。第二段總論自然之文，有情理二端。第三段述情韻之文，第四段以義理之文，第五段述考據之文，第六段說入湖南之文，仍以情韻義理考據分說，實注重情韻義理二種。

### 【注釋】

○漢許慎撰說文解字，爲言小學者所祖。

○禹貢係尚書篇名，爲言地理者所祖。

## 家訓四則

曾國藩

雄奇以行氣爲上，造句次之，選字又次之，然未有字不古雅而句能古雅，句不古雅而氣能古雅者亦未有字不雄奇而句能雄奇，句不雄奇而氣能雄奇者，是文章之雄奇，其精處在行氣，其麤處全在造句選字也。余好古人雄奇之文，以昌黎爲第一，揚子雲次之，二公之行氣，本之天授，至於人事之

精能，昌黎則造句之工夫居多，子雲則選字之工夫居多，所問敘事誌傳之文，難於行氣，是殊不然，如昌黎曹成王碑韓許公碑，固屬千奇萬變，不可方物。即盧夫人之銘，女挈之誌，寥寥短篇，亦復雄奇崛強，試將此四篇熟看，則知二大二小，各極其妙矣。

四言詩最難有聲響，有光芒，雖文選韋孟<sup>○</sup>以後諸作，<sup>○</sup>亦復爾雅有餘，精光不足，揚子雲之州箴百官箴諸四言，刻意摹古，亦乏作作之光，淵淵之聲，余生平於古人四言，最好韓公之作，如祭柳子厚文，祭張署文，進學解，送窮文諸四言，固可光如皎日，響若春霆，即其他凡墓誌之銘詞，及集中如平淮西碑，元和聖德各四言詩，亦皆於奇崛之中，迸出聲光，其要不外意義層出，筆仗雄拔而已。自韓公而外，則班孟堅，漢書敘傳一篇，亦四言中之最雋雅者，試將此數篇熟讀成誦，則於四言之道，自有悟境。

余嘗怪國朝大儒如戴東原<sup>○</sup>，錢辛楣<sup>○</sup>，段懋堂<sup>○</sup>，王懷祖<sup>○</sup>諸老，其小學訓詁，實能超越近古，直逼漢唐，而文章不能追尋古人深處，達於本而闕於末，知其一而昧其二，頗覺不解，私竊有志，欲以戴錢段王之訓詁，發爲班張左郭<sup>○</sup>之文章，久事戎行，斯願莫遂，爾曹旣得此精筴，以後更當專心盡志，以精礪之訓詁，作古茂之文章，由班張左郭，上而揚馬而莊騷而六經，靡不息息相通，下而潘陸<sup>○</sup>

而任沈<sup>⑩</sup>而江鮑徐庾<sup>⑪</sup>則詞愈雜，氣愈薄，而訓詁之道衰矣。至韓昌黎出，乃由班張揚馬而上躋六經，其訓詁亦甚精當，試觀南海神廟碑，送鄭尙書序諸篇，則知韓文實與漢賦相近。近世學韓文者，皆不知其與揚馬班張一鼻孔出氣，能參透此中消息，則幾矣。閱看書籍，成誦者少，亦是一短。嗣後宜將文選最愜意者熟讀，以能背誦爲斷，如兩都賦，西征賦，蕪城賦，及九辯，解嘲之類，皆宜熟讀。選後之文，如與楊遵彥書，哀江南賦，亦宜熟讀。又經世之文，如馬貴與文獻通考序二十四首，天文如丹元子之步天歌，地理如顧祖禹之州域形勢序，以上所選七篇三種，皆當手鈔熟讀背誦。

凡大家名家之作，必有一種面貌，一種神態，與他人迥不相同，譬之書家，羲獻，歐虞，褚李，顏柳，一點一畫，其面貌既截然不同，其神氣亦全無似處，本朝張得天，何義門，雖稱書家，而未能盡變古人之貌，故必於劉石菴之貌異神異，乃可推爲大家。詩文亦然，若非其貌其神，魯絕羣倫，不足以當大家之目。渠旣迴絕羣倫矣，而後人讀之，不能辨識其貌，領取其神，是讀者之見解未到，非作者之咎也。以後讀古文古詩，惟當先認其貌，後觀其神，久之自能分別蹊徑。今人動指某人學某家，大抵多道聽塗說，扣槃捫燭之類，不足信。君子貴於自知，不必隨衆口附和也。

【結構大旨】

第一則首論雄奇，宜求之行氣造句選字三者，次舉昌黎子雲爲雄奇之冠，復舉昌黎文四篇爲例。第二則論四言詩注重聲響光芒。第三則首論文人，宜以戴錢段王之訓話，發爲班張左郭之文章，次論閱看書籍之要。第四則論讀文當辨其面視，觀其神態。

【注釋】

①章孟，彭城人，爲楚元王傅，有諷諫詩，係四言。

②文選章孟以後，所選張茂先勸志詩，曹子建上竇躬詩，潘安仁關中詩皆四言。

③戴震，字東原，休寧人，乾隆進士，著方言疏證續方言等。

④錢大昕，字曉徵，一字辛楣，號竹汀，嘉定人，乾隆進士，官至少詹事，有潛研堂集。

⑤段玉裁，字若膺，號茂堂，金壇人，乾隆舉人，有經韻樓集，說文解字注等書。

⑥王念孫，字懷祖，高郵人，有廣雅疏證，韻書雜誌等書。

⑦謂班固張衡左思郭璞。

⑧謂潘岳陸機。

⑨謂任昉沈約。

⑤ 謂江淹，鮑照，徐陵，庾信。

⑥ 徐陵作。

⑦ 庾信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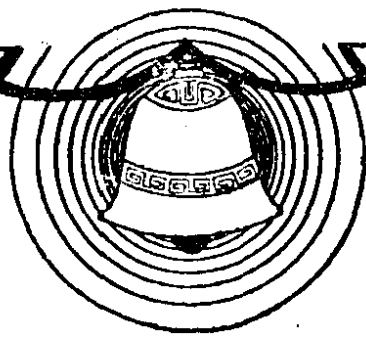
⑧ 謂王羲之，王獻之，歐陽詢，虞世南，褚遂良，李邕，顏真卿，柳公權，皆書家佼佼者。

⑨ 張照，字得天，號天瓶居士，華亭人，工書，刻有《天瓶齋帖》。

⑩ 何焯，字岫瞻，號義門，長洲人，喜臨摹晉唐法帖，所作真行書，並入能品。

⑪ 劉墉，字崇如，號石庵，諸城人，所書刻有《清愛堂帖》。





版 所 翻 必  
權 有 印 究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七月初版

中國文學批評論文集

全一册 實價國幣五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主 編 者 葉 楚 儉

編 註 者 王 煥 鑣

發 行 人 吳 秉 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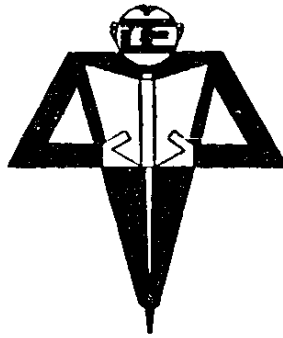
印 刷 所 正 中 書 局

發 行 所 正 中 書 局

上海福州路  
南京太平路

(281)

12  
10077



實價  
0.50 元

